

金石萃編

掃

葉山房發行

唐駝署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 十一

重修北嶽廟記

碑高一丈二尺一寸廣六尺二寸六分二  
十二行行四十六字正書篆額在曲陽縣

大宋重修北嶽廟記

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行給事中

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

內制置營田勸農使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食實封肆伯戶韓琦撰并書

朝奉郎太常博士通判定州軍州兼制置營田及管

內勸農事上騎都尉借緋錢貽範篆額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人目為大茂山而嶽名不著

嶽有祠不知廢于何代今廟于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

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故并質于

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于天地而五

嶽次之古者天口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其所既柴然

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

為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巖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衆

派別林焉而萬幹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

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電發焉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

之也新于是改于是安知其所以為神哉君人者惠民

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

心使違禍而趨福雖文于古其於教也固明明矣若其

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 我朝

撫有天下馴致太平 真宗皇帝紹 祖宗之

隆以建皇極封泰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是

尊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靈聖之號表于 我神懼

世人之未詳也又 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

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宮之

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著于定令以時繕修歷季既長

吏職廢忽日風月雨以坳以漏功大費廣久為不葺每

歲立冬 天子以所署祝冊就遣守臣以祇祀事

至則羅其邊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頽簷壞廡

之間退而安然因以為懼慢神瀆禮莫斯為甚慶曆八

年夏六月琦獲領州事得居 嶽鎮之下知廟之

未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懼水災歲以大歎

凡厥用度弗敢為擾會有 詔毀鄉民之擅為佛

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于邑吏而曠時

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

力焉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眾而已  
焉弗懈於是做陋朽橈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  
民薦獻之宇俾勿褻于

神而 神益以尊

彩繪塗壁罔不精極宜 神之喜辟蠻來宅皇祐  
元季冬十月九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鄙文志于廟

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為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為監也有  
禍福焉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

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 天子之命而治  
神之居黎 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唯

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皇祐二季正月十九日立

常山郭慶諫刻字

碑陰

碑陰作三截書上十一行中九行下七行每行字數  
十至三十六不等又題名二其一韓跋左行並正書  
皇祐元年冬十月九日重修 嶽祠功畢既勒

文以謹其事乃列將佐官屬名氏于石陰庶永後觀  
文林郎守冀州武邑縣令管勾定州路支撫司機宜

文字陳 薦

入內侍省內侍高品真定府定州等路走馬承受

公事謝 禹珪

西頭供奉官真定府定州等路走馬承受公事陳  
有方

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兵馬都監趙 滋

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兵馬都監張 傑

西染院使資州刺史定州路駐泊兵馬鈐轄張 忠

北作坊使綿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定  
州路駐泊兵馬鈐轄任 守忠

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保大軍節度觀察留後  
定州路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狄 青

順安軍判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節度推官

公事仇 公綽

冀州防禦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觀察推

官周 革

節度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劉 循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節度掌書記馬 良器

內殿崇班定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劉 斌

內殿崇班定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劉 宜孫

內殿崇班定州駐泊兵馬都監石 宗閱

朝奉郎太常博士通判定州軍州兼制置營田及管

內勸農事上騎都尉借緋錢 貽範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州軍州兼制置管

田及管内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游 開

將仕郎守曲陽縣尉盧 至堅

將仕郎守曲陽縣主簿李 奕

左班殿直知曲陽縣事兼兵馬監押口 昭

文林郎守司法參軍房 士安

將仕郎守司戶參軍裴 士諤

登仕郎守司理參軍趙 詒

承奉郎守錄事參軍曹 盡忠

太常博士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徐瓊累謁

祠下元豐庚申秋八月晦題 男韶美侍行

安陽韓跋元豐六年仲冬知成德軍棗城縣得替已

嘗恭謁 祠下今復自祁之鼓城解官再遂瞻

拜連治二邑皆獲善罷者荷 陰佑之所賜也

元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北嶽廟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梁相傳云是舜時從嶽

飛至者因祀于此其說迂誕不可信然古樹遺疎有

二堊鬼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所書全

法頗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可正視

舟州山人

稿

按文獻通考慶歷八年詔置河北四路安撫以韓琦

王拱辰賈昌朝等充諸路使四路謂魏瀛鎮定四州

也定州置安撫蓋昉於此宋初節度使領馬步軍都

部署其後守臣帶一路安撫使者皆帶馬步軍都部

署故有帥臣之稱英宗以後避御名改爲都總管宋

史職官志定州兼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據後改名

書之也此碑結銜內已有制置之名而馬端臨謂安

撫帶制置自建炎三年浙西康允之始攷之似未審

酒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皇祐二年韓琦知定州重修北嶽廟工竣

而撰書刻石以紀也史傳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

累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

安撫使進大學士碑系銜有行給事中爲傳所略

皇朝事實類苑載魏公嘗作閎古堂自爲記刻于

石後人又畫魏公像於堂上此亦其知定州時事

也篆額者錢貽範無傳文云天下之嶽五獨北之

常常卽恒也避眞宗諱用常字碑陰列定州官屬

二十四人內有傳可攷者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

人舉進士爲華陽尉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而不

載其守冀州武邑縣令傳略之也趙滋字子深開

封人韓琦經略陝西舉滋可將領得閭門祇候為

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後為京東東路都巡檢在京

東五年數獲盜不自言富弼為言乃自東頭供奉

官超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忠字聖

毗開封人仁宗即位遷天武左第三指揮使融州

刺史改潮州齊州團練使擢滄州本路鈐轄徙澶

州總管與碑系銜不合疑別一人任守忠見宦者

傳字稷臣由蔭入內黃門仁宗親政西鄙用兵為

秦鳳涇原路駐泊都監以功再遷東染院使內侍

押班出為定州鈐轄加內侍副都知碑系銜北作

坊使綿州團練使傳所不載狄青字漢臣汾州西

河人仁宗時徙真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

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

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畱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

與碑亦互有詳略劉斌史孝義傳有其人是報父

仇稱孝者與碑別一人餘俱無攷

傳應法師行狀

碑高七尺八寸廣三尺八寸三十四行行七十三字  
正書碑陰畫圖額題於南山上清太平宮之圖十字  
蓋在縣

聖宋傳應大瀟師行狀

法師姓張氏諱守真字悟元後漢三萁正一扶教大法

師迺丞相畱侯六代孫法師即子房之遠裔真嗣曼延

不常厥居今為盤匡人也瀟師幼孤及長氣詎過人言

行相顧不交權豪篤濟物之心遠壯嘗遊終南山遇

上聖空中降曰吾北大聖 玉帝輔臣授

命術時乘龍降壺匪正直英傑之士无以振古道汝有

異骨殆非凡庶夙叶真教可受吾教法師曰聖語曰

非奇○至于○曰○曰○曰○汝安得輒用腥穢然汝未

晤固不加臯可○曰○曰○曰○汝至誠○曰○曰○

謝復啓曰守真聞在男曰巫在女曰覲○曰○曰○

大丈夫之所恥願聞丕訓 真君曰○教汝劔瀆為

民除祇次指汝○曰○曰○國祚福○曰○曰○

○曰巫覲哉後○曰○蒸民災苦祈請者靡不赴之斬

邪去○一○曰○曰○自是不復為患 真君降

曰吾運化 本朝第二主將建元闕置十一座殿宇

列中外界星辰○國○曰○曰○曰○曰○曰○汝發

運必受 大君祇遇法師稱謝曰○曰○

君曰吾爲天上師汝須得人闡師法師迺詣古樓觀主

梁口門下朝真叩靈口月中口口口口口口法師於古終

南縣私第旁構 北帝宮塑 真君聖像自是口遠

從口者口奔走求口日聞神異故時人呼法師爲通靈

先生張黑殺開寶口年 太祖皇帝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馳驛口口是年十月三日赴命越十日口口

東都趨文陛 天子被口百辟別敘法師對敷神

氣自若左右爲之動容 上詢遇 真君神異事

法師具對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真君降言有類此乎對曰若陛下不之信棄臣市

可驗無口人聲燥嬾 上聖 帝然之曰果正

直之口即日詔建隆觀十九日 太祖上僊二

十一日 太宗皇帝嗣統命法師瓊林苑蔬謝

上帝結壇施瀝至誠幽贊潛通穹昊

真君降曰 大宋宗社口永時

太宗伺午夜秘殿底誠稽首再搢謝曰仰賴 上真

福浸生靈誓當修奉禮畢口口師西歸至太平興國二

年春命起居舍人王龜從內供奉王守節赴終南山慎

選勝基構立上清太平宮衆議未決皆 真

君降曰北帝宮甫近可建殊庭繇是以定良材雲口口

口風从迨三周歲始僞厥功顯符真語適敕法師尸之

及賜縣官邸店越數百楹旬日利以充費法師前後錫

資咸賈易創田園不啻萬畝立爲常住其經營後並弗

置者實法師之力焉 宣命給卒百人供法師驅

役當時輅車查至士俗響臻法師屋禮以延之迄今適

爲永式三年冬十月修祝 聖壽之蟻恭趨

象魏再親咫尺 帝旨高尙禮之賜紫口口簡於

黼座前游被隆恩復之攸館六年十月御前賜師號曰

崇耀大師七年春正月入內高品盧文壽 中

情委本宮祈禱用安宗社樂康兆民法師設普天大醮

威儀具陳寔非常 真君降靈迺錄感應聞奏

上知社稷有賴尤加虔奉雍熙中 朝廷

以口口口遞遣中貴麥守恩傳 天憲命法師昭

告旨卜祺祥遂居羅旻大醮口意端絜愈于常度升聞

晁旒及犬戎束手河朔怙然太史奏五福太一

臨吳分請修其祠 敕京城東南隅朔靈宇以

宅之丞召法師醮請太一真君 上謂曰非卿何

以感通神化祀畢而還淳化五年冬被制授鳳翔府管

內道正蓋尊嚴其教也 皇朝凡七祀園工必詔

法師導從 瀆駕口都人跣踵仰瞻

大聖人遇法師殊常之禮實前古之罕聞俾還本宮

告謝禱蕤薦事 國史詳焉當時水旱災沴靡不

修禳式昭景貺則知法師是 清世應運之士也

故得福廡一方慕勝道口服膺徒弟常不減數百法師

威而不猛有摠領均平之灑救寧上下無敢違越豈非

懿德之淵源乎至于夙夜寅奉香燈諸殿朝禮越二十

年雖風雨不淪法師象簡執成指痕斯乃勤至之驗也

法師凡為國家設二百餘齋修三百餘齋授宣敕三十

餘道居一日名門人謂曰吾有誅翦怪魅之功而虧修

鍊飛昇之妙奈何五行更王大數告窮胡能免於形謝

哉然而質雖遷殞神自有歸 上帝錄吾及物之

勲已領符命授五土之主汝等必能恢繼教風天弗違

願遠命蘭湯日三浴徐飲清泉斗餘易衣啓示手足以

至道二年閏七月十六日委蛇而化享年六十有六時

天地晦真大雨三日於別墅權厝後復兩三日法師重

修古迹宮觀有三鋪敘飛奏各賜名額曠昔未遇有子

曰元濟業進土法師朝覲奏名敕賜同學究出身遂調

選錄法師行狀以 聞奉 聖旨批付史官布衣

張濤集事跡門人刻石立于真堂之右

弟子二十一入 賜紫劉元載 張元明 元元

德 滕元勝 李元亨 李元輔 趙元正 王元

秘 段元素 李元清 李元白 張元宗 程元

亮 劉元吉 姜善信 李善應 許善能 強善

宗 趙善抱 楊善和 李善結 杜振塑 真像

李楚裴 咸平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立石

夫立善功於大名雖骨命所鍾誠明彰著然亦由志行

修蘊天心協應力行聖教而不泯者則 傳應大

法師其人也法師以景德二年八月中自別墅遷葬於

書臺鄧郭塚社祥符七年 敕加翊聖將軍曰

翊聖保德真君 法師舊號崇禪大師

今上秉錄嘗閱琅函因覽 翊聖傳記頗動

睿念景祐中降 制書加號傳應大法師

司竹殿直張君簡每瞻祀 法師真像欽歎久之

嘗謂人曰法師風貌瓌異真神明之標表故得民到于

今稱之法師善功美實刻石存焉張君覽之曰石劍字

缺文諠訛舛使遂之人曷以披現茂實者哉惜乎季祀

寤遠幾至湮滅具白主者願錄舊文命工重刊庶幾不

朽張君自出奉金以賞其費精求翠璽果成厥志識者

嘉之 監官都官耶楊公通儒英特聞而溢美曰是

贊成實有力焉前守寧州定安縣主簿周郁後序及書

篆

師孫六人 住持延生觀賜紫闍知白 住持資聖

宮賜紫張知常 住持順天興國觀賜紫強德安

內住持順天興國觀賜紫王全矩 劉知道劉全穆

住持資聖宮賜紫蘇宗晏 上清太平宮副宮主賜

紫尋宗選 上清太平宮主疑和大師賜紫劉子翔

三班借職監鳳翔府清平鎮酒稅務劉惟滋

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監鳳翔府上清太平官兼

兵馬都監輕軍都尉賜緋魚袋楊中和

皇祐二禩上章攝提格夏五月式十有五日重建

安定郡梁志刻

江寧崇教寺辟支佛塔記

石高二尺五寸五分廣二尺三寸一分十九行行二十六字正書在江寧

聖宋江寧府江寧縣牛首山崇教寺辟支佛塔記

顧河書

牛首雙峯高插雲漢寔金陵之巨屏東夏之福地林樹

葱鬱泉石相映聖賢大士多所棲宅故

宋明帝

嘗問道林誌云牛首有何神聖日文殊領一萬菩薩冬

居於此又辟支迦入定之所即稱為佛窟寺上有巖洞

幽清磅礴中鑲真隱世傳辟支宴坐之洞也西竺曰辟

支迦唐古緣覺因觀十二因緣而覺性明悟又云獨覺

觀四時之凋變知諸識之何依无師自悟稱之獨覺其

或靈山隱秀名洞棲真因其所居即為化境矣若夫道

之汚隆地有興替得其盛者繫於人焉當寺自天聖年

中有僧德銓戮力自效遍募檀信欲於山頂建造塔

以標勝跡歲月茲久工力未就乃有 府城信人高

懷義嘆之因循慨其湮沒遂集眾力同而成之即於洞

前按圖定址審曲面勢下葬舍利上建塔塔惣高四丈

五尺中安辟支佛來竺像一軀粹容儼若寶塔高妙瞻

者親者因不發菩提心即噫人之生以寒暑之勞朝營

夕謀豐衣厚食不啻一善至於盛貌髮華乾没于世者

有之矣若 高氏生能構斯善鳩舉眾類建是塔作

是緣鎮此名監標于勝槩是不朽之矣長干圓照大師

普莊因觀斯善合掌讚嘆云爾皇祐二年歲次庚寅春

三月三日起工八月望日落成後三日謹記

興塔僧德銓 殿主僧德勤 雜那僧德誠 寺主

僧處真

李整刊

右崇教寺辟支佛塔記長干圓照大師普莊為文都

元敬遊牛首山記謂不著撰人者攷之未審爾碑書

插為插落為清无為无皆宋時俗體 潛研堂金石跋尾



重修仙鶴觀記

碑連額高六尺八寸廣三尺一寸五分二寸  
行四十五字正書篆額在僧師縣鄭氏鎮

重修仙鶴觀記

前進士河南王夷仲撰

口老之法要其所歸惟清淨寂滅全自然之性不以外  
物廢於中者也口口口老之法也遷史叙老子口口口  
又傳記有說老子口口口域而始為口國者所以其書相  
出入轍雖異而其歸一也其法牙於漢喜於晉魏梁隋  
之間後口欲口道之相勝也則口者必忌於老老者必  
疾於口迭攻交毀歧而二焉然口之官遍處天下疎然  
相望鮮華偉壯莫口口加其徒豐衣有食幾中夏四民  
之口傾奉之心猶慊慊然慮不能穹隆極侈以充其志  
也老之居雖通都口邑口口一二垣頽屋敗僅有存者  
其徒常汲汲於蚤暮間且猶不克自資於温飽也嗚呼  
彼何盛而此何衰邪豈口之者能恢張其說謂極天之  
上而上際地之下而下泊人之死生去來貴賤壽夭凡  
生民之口惡欲莫不畢出於口而主之焉是以鼓動群  
衆使趨向之如走號令雖四海九州之外莫不一其心  
也老之法有羽化口口毆役鬼神移變星文之休咎口  
於禱禳厭伏之事口雄偉大苟奉而有之豈少哉蓋口

者衆而老者烹口口之人隨時趣舍向於後而忽於此  
也故口治老之官者非奉道篤信之士不可成已緱氏  
縣前記有周靈王太子晉控鶴昇仙之事故城東三里  
有仙鶴觀者得号於李唐間年祀寢遠屋口因廢廢露  
中里中之樂善者凡數十人相與歎曰是觀且廢今不  
能復之則何以使人瞻仰信奉以漸於善乎乃卜地得  
縣署之口口口口百步口於縣大夫奚君口為請命於  
府口可得道士左慶之清苦者也使居且口口口口年  
觀之門牆殿宇口慶之一口口吾口口曰為是觀也用  
非盡於民而積丐其微以足其頃假非擅而作蓋即舊  
号而起其廢功非逾乎制而口口此其像請文勒石以  
章興修之志於後予謂蠹於民擅於役逾於制者皆過  
也今無一焉惡得不為之書乎哉  
大宋皇祐二  
年九月乙酉記

觀主賜紫左慶之立石

將仕郎守河南府緱氏縣丞張昭寅

將仕郎守河南府緱氏縣主簿劉丕

口班殿直監西京緱氏縣鹽酒稅孟延亨書并篆額

禮部員外郎知河南府緱氏縣事上輕車都尉賜緋

魚袋路綸

億按宋史言宋初內外所授官名非本職唯以差遣

為資歷建隆四年詔選朝士分治劇邑大理正奚嶼

知館陶監察御史王佑知魏楊應夢知永濟屯田員

外子繼徽知臨清常參官宰縣自此始日知錄又于慎

行筆塵云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

千戶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不同以京朝官

之銜知某縣事非外吏也然則今碑題銜禮部員外

郎知河南府緱氏縣事正以朝官為之蓋緱氏於宋

為畿縣其地繁劇故知縣事者每重其人也便師金石錄

重修仙鶴觀實錄

石高四尺九寸廣三尺一寸十八行行廿一字正書

武威安道卿言

緱氏縣郭下燈油醮社故比部郎中孫劉荀等經

縣陳狀請到東京上清宮賜紫道士左慶之充

仙鶴觀主焚修住持開排施主如後

郭下安中素捨施地基二十八畝三分係正稅絹七尺

外別無青苗稅數亦無官私地課

郭下女弟子董氏獨辦修蓋正殿一坐

郭下女弟子閻氏獨辦塑老君并部從等

郭下韓宗正施造老君塲坐一所

郭下王居安自辦村木修道堂一坐

郭下田父裝土地里域真官兼造堂一所

左慶之與醮社等同共修真武殿一坐并門樓了當

醮社人李元吉 高士元 王 又 梁 熙

李從政 李仕誠 李居正 李道真

張士元 李舜德 李仕簡 李 義

此仙鶴觀元在縣東三里已來年代深遠倒塌荒廢至

大宋慶壽六年三月中依本縣圖經內名額重修

皇祐二年庚寅歲九月乙酉建安中素施石

東平康垣刻字

億按宋史王安石傳及食貨志青苗法自王安石始

立在神宗時今碑陰記云施地基二十八畝三分係

正稅絹七尺外別無青苗稅數碑之建當仁宗皇祐

二年已有此做法疑不可曉也或未變法以前課稅

內已立青苗名目安石因倣而行之輸歛倍甚民始

重困耳然則青苗名稅所起久矣又碑言燈油醮社

今鄉人猶於諸寺廟供燈立社亦其遺俗也便師金石錄

按宋史食貨志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

兵兩睡費累百萬然帝性恭儉寡慾故取民之制

不至培克神宗欲伸中國之威革前代之弊王安

石之流進售其強兵富國之術而青苗保甲之令  
行民始懼其害矣又檢李叅傳叅歷知興元府淮  
南京西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叅審訂其  
關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  
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羨糧熙寧青苗法蓋萌  
於此矣此傳可爲仁宗時已行青苗之証蓋叅行  
之祇以贖兵而王安石行之遂爲厲民之政矣

復唯識解院記

碑連額高九尺三寸廣三尺六寸四分十  
四行行三十字并額俱正書在藍田縣

予九月自扈之藍田宿道傍寺問其名曰唯識口洪集  
曰五代時石識存焉按其刻曰龍泉寺 國初更名

義井遂以故廢逮開寶九年通唯識論口志興卽其地  
廬之乃號唯識院慶曆初西方用兵 詔寺不及三

十室者皆毀至是院又廢後五年 用言者陝以西

寺毀而今願復宜勿禁故洪集實力之其費出於民姚

氏譽七人洪集有口行且老誦經回常一飯環其地數

鄉之人趨信之蓋如歸姚氏七人非巨家耐得其不顧

吝而洪集无寒暑奔走能勿懈故其室不俟久而成凡

爲屋曰殿曰堂曰厨曰門曰閣峇八區三十有式楹皆

壯宏可觀噫儒口口未嘗爲尺寸地雖童子不肯輒屈

日 國家嘗詔四方郡無小大皆立學本古庠序之  
法以爲教甫一年學不幸而廢死下士反無弋言復之  
者今唯識再毀矣皆不幾口而復其不願吝有若七人  
者其勿懈有若洪集譽其請而勿禁有若言口是儒果  
出口口甚遠也儒之人眎唯識豈獨不口越明年五月  
院成洪集自始末徠乞余言遂書之且以見其心之恥  
云昔皇祐三年也豫章黃口記琅邪口口元書宋太華  
鄭口口題額蘭陵口大雅立石 張遵刻

唯識解院者藍田故龍泉寺也有洪集者與姚氏共

復之而爲之碑碑文寥落耳書或正或行或草或兼

一二筆小篆分隸其草又時作渴筆極奇怪道偉似

魯公誠縣而時復出入但記者爲豫章黃口闕其名

書者爲瑯琊口口元闕其姓名二字題額者爲鄭口

口闕其名立石者爲口大雅闕其姓諸人名姓無一

全者獨刻者張遵姓名亡恙人固有幸不幸哉 石墨 鐫華

復唯識解院記豫章黃庶謨庶字亞夫宋時人其文

載伐檀集中 親妙齋金 石攷略

按碑云五代時石刻曰龍泉寺國初更名義井後

乃號唯龍院今檢陝西通志藍田縣不載此寺蓋

頽廢久矣豫章黃庶者山谷之父也字亞夫分寧

人慶歷二年進士歷一府三州從事攝康州所著

詩文名伐檀集宋史黃庭堅傳不附載

岱嶽觀題名四段

宋禧題名石橫廣一尺四寸高六寸四分八行行五六字不等行書

轉運使尚書工部郎中宋禧因巡歷遊岱嶽觀皇祐四

年三月二十有二日題時奉符宰殿省丞張周偕行

又石橫廣一尺四寸高六寸二分九行行七八字不等正書

州從事李昉因幹事至邑牽巡山供奉何懷智前巡山

侍禁李安龔丘簿胡稷臣符離進士張瓌口口時皇祐

壬辰歲仲夏月十有一日昉題石 觀主王歸德 道

士李若清

又石高四尺五寸廣三尺五行每行九字正書

皇祐六年甲午歲正月廿一日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永

州柳拱辰同尚書駕部郎中分司周世南祁陽縣令齊

術遊此

又記刻在唐岱嶽觀造像碑側之上被七行行四字五字不等行書左行

長清董元康權宰奉高受代將歸同王彥文遊政和甲

午重九日崇道繼至

張遵等峴首題名二段

此刻未詳是何碑側高九尺一尺一寸廣一尺三寸分上下截書上截四行行二十字

京西提點刑獄尚書職方員外郎張遵同提點刑獄東

頭供奉官閣門祗候康遵度因按部經峴首登黃焉尚

書毛田員外郎通判襄州黃孝立太常博士知襄陽縣

事王嘉錫偕從皇祐癸巳重九日嘉錫題記

又四行行九字此即刻在皇祐癸巳張遵題名下

太守孫頤景脩同湘南運使苗時中子居運判唐義問

君益遊此熙寧丙辰仲春十六日

李叅等草堂寺題名

石高一尺五寸廣一尺八行行十三字十六字不等左行行書在鳳翔府郿縣

淮南江浙荆湖等路都大制置發運使尚書司封郎中

李叅清臣與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鳳州母沆清臣著

作佐郎知郿縣郭霖君肅新知萬年劉顛景清大理寺

丞前知保定步翔新知萍鄉王宗元元之同州司士嚴

振伯起及弟衛尉丞泳道淵同遊皇祐甲午上巳日

此鳳翔題名也不知刻于何地後題皇祐甲午上巳

亦不知何人之筆綽有筋骨法似顏柳最為合作墨林

快事

按陝西通志草堂寺在郿縣東南四十里圭峯下

後秦西僧鳩摩羅什譯經之處唐改棲禪寺即所

謂草堂寺也鳩摩羅什自西竺來爾時未有寺為

樹草堂譯經其中其後建寺始定今名而俗猶呼草堂寺云題名七人惟李參有傳云字清臣鄆州

須城人但載其歷知興元府淮南京西陝西轉運使與題名之所載淮南江浙荆湖等路都大制置

發運使尙書司封郎中者不同末題皇祐甲午上巳日是年四月朔改元至和三月尙是皇祐六年

也

京兆府小學規

碑連額高七尺二寸四分廣三尺八寸五分作四截書各十八行行七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學

鄉貢進士裴珍書

大理寺丞簽署觀察判官廳公事專管勾府學李經

篆額

府學 榜准 使帖指揮族 宣聖廟內置立小學所

有合行事件須專指揮

一應生徒入小學並須先見教授投家狀并本家尊屬

保狀其保狀內須聲說情願令男或弟姪之類入小學聽讀委得令某甲一依學內規矩施行

官押署後上簿拘管

一放生徒內選差學長二人至四人傳授諸生藝業及

點檢過犯

一教授每日講說經書三兩帙授諸生所誦經書文句

音義題所學書字樣出所課詩賦題目撰所對屬詩句擇所記故事

一諸生學課分爲三等

第一等

每日抽籤問所聽經義三道念書一二百字學書十行

吟五七言古律詩一首三日試賦一首或四韻看賦一道

看史傳三五帙內記故事三條

第二等

再日念書約一百字學書十行吟詩一絕對屬一聯念

賦二韻記故事一件

第三等

再日念書五七十字學書十行念詩一首

一應生徒有過犯坵量事大小行罰季十五以下行扑

撻之法季十五以上罰錢充學內公用仍令學長上簿

學官教授通押

行止踰違盜博關訟不告出入毀棄書籍畫書牆壁損

壞器物互相往來課試不了戲玩誼諱

一應生徒依府學規歲時給假各有日限如妄求假告

及請假違限或調報本家尊屬仍依例行罰

右事須給榜小學告示各令知委

以前件如前

至和元季四月日

權府學教授蒲宗孟

府學說書兼教授裴演

祕書丞通判軍府兼管內勸農事提舉府學韓縉

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軍府兼管內勸農事提舉府

學薛依

忠武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尉知軍府事文

本學教授兼說書草澤任民師

三峯進士李邵管句立石 豐邑樊仲刻

右京兆府小學規後題忠武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

尉知軍府事文而不名者潞公彥博也潞公以前宰

相知府事故題銜較通判以下特大而不署名凡節

度使必帶檢校官宋史彥博傳不云檢校太尉者略

之也宋史職官志慶歷四年始置教授委運司及長

吏於幕職州縣內薦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尤益其

時諸州教授皆由本路薦辟不奉朝旨故胡瑗教授

蘇州不見於本傳據此碑蒲宗孟嘗為京兆府教授

本傳亦未之及也宋時有崇政殿說書及王府說書

據此刻則府學亦有說書矣裴衫書學顏清臣而得

其形似其書於作於則它碑無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宋史地理志京兆郡永興軍節度使本次府大

觀元年升大都督府舊領永興軍路安撫使宣和

二年詔永興軍守臣等銜不用軍額稱京兆府然

則永興軍之直稱京兆府始于宣和二年即升大

都督府亦在大觀元年据此碑則至和元年已稱

京兆府矣蓋沿唐之舊也永興軍之建立府學始

于景德元年知軍范雍奏請中書門下有牒有劄

刻石學中碑已見前此是小學生徒三等有年十

五歲以下者未知與彼碑所載之修業進士一百

三十七人同在學否也書碑裴衫象額李縉俱無

攻年月後列銜有權府學教授有說書兼教授而

又有教授兼說書有提舉府學者二人其知軍府

事特以其尊而臨之也蒲宗孟史傳字傳正閩州

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傳載仁宗時祇

此此下俱英宗時事其至和元年權教授不知與夔州推

官孰前孰後也韓絳史附見韓億傳億字宗魏由

靈壽徙雍邱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縝則釋乃第

四子史無事蹟可攷文彥博累拜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未興軍據宰相表知許州在  
皇祐二年十一月至此知永興又越三年矣餘俱

無攷

玉華宮詩

石高三尺六寸廣三尺七寸十行  
行十六字正書在坊州宜君縣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  
房鬼火青壤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洒美人  
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  
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問誰是長季者

宮在坊州宜君縣之西鳳皇谷今季秋予以吏役過  
是觀其遺址愴然于懷因記杜子美詩有故物獨石  
馬之句求其所謂石馬者蓋無得焉豈事益遠者其  
跡益混而無存邪遂刻杜詩于宮西之玉華寺俾來  
者觀之口口口焉時至和元季八月二十日也中部  
縣主簿李元瑜題

按唐書地理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北四里鳳  
凰谷貞觀二十年置永徽二年廢為寺冊府元龜  
云太宗建玉華宮正門謂之南風門殿覆瓦餘皆  
蒼之以茅帝以憲在清涼務從儉約匠人以爲層  
崑峻谷元覽退長於是疏泉抗殿包山通苑皇太

子所居南風門之東正門謂之嘉禮門殿名碑和  
殿其官曹署寺並皆創立微事營造庶物亦擾市  
取供而折番和僱之費以鉅億計矣及帝遊幸勅  
奉御王孝積於顯道門內起紫微殿十三間文甃  
重基高敞宏壯帝見之甚悅據此則玉華宮之規  
模壯麗如此自貞觀二十年至永徽二年僅逾六  
年雖廢為寺而宮殿之制不改也自永徽二年至  
杜少陵賦詩時相距百年而詩中已有不知何王  
殿之語似乎玉華宮名已不可問者又云蒼鼠竄  
古瓦陰房鬼火青則寺宇尚存但人迹闕寂耳至  
此碑之刻在未至和初又閱三百年宜乎但有遺  
址存并石馬俱不可攷矣李元瑜以中部主簿愴  
然于懷刻杜詩以表遺蹟可謂賢簿矣惜無傳可  
考又其記未將興建之盛著於篇特詳識之

零陵縣朝陽巖題名六段

石橫廣三尺三寸高二尺  
二寸八行行七字正書

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永州柳拱辰禮賓副使湖南同提  
點刑獄李用和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尹瞻至和  
二季乙未九月四日游此朝陽巖  
又高五尺七寸廣二尺三行中  
三大字左右年月人名正書

朝陽巖 嘉祐五年二月五日張子諒書盧臧題記

又高三尺六寸廣一尺六寸五行行十四字正書

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尚書職方郎中程潛治之尚

書虞部郎中知軍州事鞠遜道濟尚書比部員外郎通

判軍州事周惇頤茂叔治平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同遊

永州朝陽洞

又高廣均一尺五寸六行行六字正書

臨川劉蒙資明原武邢恕和叔河東安惇處厚元祐七

年九月二十一日泛舟渡江同遊朝陽巖

又橫廣三尺二寸高三尺一十六行行九十字正書

主郡吏南昌黃彪彪父暇日携子倏棧澁榮榮楮瑩遊

朝陽巖摩拂蒼崖觀伯父太史題刻歎慨久之表姪九

江夏孝章同來乾道辛卯五月日

又四行行十四十六字行書此刻在黃彪之左

零陵令君王淮伯清慶元庚申歲閏口月廿有二日招

北嶽王沆叔南桐鄉口致祥和之過水西憩火星巖淪

老石上口飲朝陽洞竟日乃還男荷侍行致祥敬題

按湖南通志朝陽巖在零陵縣西南三里唐元結

銘序自春陵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

尋之得巖與洞以其東向遂以命之明一統志在

零陵縣西瀟江之游巖有洞潤自中流出入湘零

陵縣志一名流香洞有石淙源自羣玉山伏流出

巖腹氣如蘭蕙從石上瀉入綠潭洞門左右有石

壁黃山谷題名鐫其上巖後有祠祀唐宋謫官蓋

朝陽巖距城不遠凡遊華嚴巖澹山巖者必先經

朝陽巖此題名六段其中如柳拱辰張子諒盧臧

周惇頤諸人皆已見澹山巖題名者餘如邢恕見

宋史姦臣傳字和叔鄭州陽武人哲宗立累遷右

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坐黜知隨州改汝襄河陽再

責監永州酒此題即監酒時也安惇亦見姦臣傳

字處厚廣安軍人上舍及第調成都府教授擢監

察御史哲宗初罷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歷夔州湖

北江東三路是在元祐中未嘗官永州不知何以

得與邢恕同游或者嘗官於此而史脫略耳主郡

東南昌黃彪當是山谷之姪題云觀伯父太史題

刻者即指洞門左右石壁山谷題名也今山谷題

名已失搨矣零陵令君王淮字伯清宋史有王淮

傳字季海婺州金華人歷仕高孝二朝未嘗令零

陵則別一人也題云過水西憩火星巖方輿勝覽

火星巖在永州西江外地勝景清為零陵最奇絕



處零陵縣志巖在羣玉山之側明嘉靖中改名德星巖餘俱無效

范文正公神道碑

碑高一丈二尺四寸二分廣五尺七寸三十行行七十二字隸書在洛陽

宋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

戶部侍郎護軍汝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

實封陸伯戶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公公神道碑銘

并序

翰林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下

翰林學士兼侍言尚書吏部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王洙書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

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

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

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 皇考從

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

母夫人貧無依 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

之南都入學 會 堦壹室晝夜 講誦 其起 居飲食 人所不

堪而公自刻益 苦居 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

必本於仁 義 祥符八年 舉進士禮部選第壹 遂中 乙科

為廣德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 天

子贈公曾祖 蘇州 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祕書監

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

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懽戚不一 動 其心而慨

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壹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

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

有不在 我者 雖聖 賢 不能必吾豈苟矣天聖 中晏丞相

為 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 并 章獻

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久之 上記其忠名拜右

司諫當 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 前殿

上將率百官為 壽 有司已具公上疏 言天子無北面且

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

天子不報及 太后崩言事者希 旨多 求

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

先帝保佑 聖 躬 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

以全大德初 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

諫曰 太后母 號也 自古無代立者繇是罷其冊命

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 東南 使還會 朝 皇后廢率 諫官

御 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

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

伴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號難治公治

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

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

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

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

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徙潤州又徙

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

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

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

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

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壹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

慶州既而四路置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

馬都部署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

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壘營田復承平永平廢

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

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滅等大族皆去

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廢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

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瀘公之所在

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大順也一

且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

往築城至於版築之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

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

追者不度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

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凜而愛已所得賜

資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

出入無口人逃者蕃酋來見名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

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

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

初西人藉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驟以為軍唯公所部

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

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餽之

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

多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

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

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

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

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謂天下興學取士

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

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

之瀟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

有言喜為之佐作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

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

知邠州隸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壹歲而罷有

司恣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以危事中之賴

上察其志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

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

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

藥存問既竟輟朝壹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

所欲為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

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

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

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象其行臨事自攝紳處士里閭

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

眾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

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倣納山水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  
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借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  
必能天子用公其觀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

吏怠安 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組其穴根

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徠臣夏人在廷其

事方議帝趨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哉

初匪其難其在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

公是傾不傾不危 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

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至和三年二月口口日建

碑記仲淹名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

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

云云宋史載其事在拜右司諫前云太后崩名為右

司諫東都事略云出通判河中府久之仁宗記其忠

名為右司諫在上疏後下云章獻崩又各不同碑云

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史云為環

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與碑微異其餘頗同此

碑隸書隋勁多帶篆體真出唐人隸書之上惜下截

及書撰人名字多漫滅杜大珪名臣琬琰集載其全

文是歐陽修所著也王洙宋史有傳墨池編稱其晚  
喜隸書尤得古法當時學者翕然宗尚而隸法復興  
中州金石攷云有仁宗篆額褒賢之碑今未揭得州中

金石記

碑下損泐與集本參証皆次敘成文至所記文正事跡亦不異本傳惟碑言通判河中府陳州攷之史亦云徙陳州則陳州決不可刪今集本無之而別本有之然則別本宜可從也文正知饒州下碑無明年呂公亦羅六字又下磨滅自坐呂公貶至置羣議而用之凡九十一字碑本亦無案鄒氏聞見錄文正子堯夫自削去矐然戮力等語歐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爲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歐陽公集與杜訢書又云范公家神刻爲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是當日文字上石所爲竄易已失原草而近人率然以石本爲據豈其足信與故予向所錄每以石本證他本今反以他本訂石本義固各有取也困學紀聞歐陽公爲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太后壽公上疏其事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此又永叔乘筆自誤非范家子弟所改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中多泐字其文則歐文忠公集與宋文鑑皆全載之今取二書參按二書皆宋槧泐者補舊本尤爲可據

注于旁其不同者復條列之文云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鑑作禮部侍郎標題亦作禮部文正未嘗居此

官文鑑誤也然戶部侍郎文內並不敘及據東都

事略及史傳皆云加給事中知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則碑文漏也公生二歲而孤歐集無公生二字之南都入學舍文鑑作南郡據傳云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則作南都者不誤而文鑑誤也祥符八年舉進士歐集脫士字爲廣德司理叅軍廣德下歐集文鑑事略史傳皆有軍字則碑文脫也其于富貴貧賤集鑑皆無其字當先天下之憂而憂集鑑當字上皆有士字亦碑文脫也通判河中府陳州集鑑皆無陳州二字集原注云一有陳州所謂一有者卽指別本也而不知碑原有之以至日大會前殿集鑑皆同史傳亦云將以冬至受朝涑水記閏亦云冬至立仗惟東都事略作元日弱人主以彊母后漸集鑑漸上皆有之字碑文脫也又上書清還政鑑與碑同集脫又字告以順逆成敗之說甚辯鑑脫成字公爲環慶路公字上集有以字遷諫議大夫遷字上集有累字築清澗城文鑑同歐集作青澗東都事略及宋史地理志亦皆作青澗則碑與文鑑訛也復承平永平廢舉事略史傳文鑑皆同歐集脫永平二字奪賊地而耕之集鑑皆無此六字集原注云蘇本有之細腰胡

盧傳作胡蘆文鑑訛作胡盧明珠滅滅等大族文鑑訛作大賊邊制久隳鑑作邊壘至其大順也大

順上集鑑皆有城字碑文脫也至柔遠至上集

鑑皆有軍字至於版築之大小畢具之字下集鑑

皆有用字亦碑文脫賊既失計集鑑皆無既字集

原注云一有既字諸蕃質子鑑作諸羌公居三歲

集鑑同集原注云蘇家本作二既而黥以為軍鑑

脫為字但刺其手鑑同集作但刺其臂上之用我

者至矣集無者字但相與騰口鑑同集騰作滕亦

幸外有言鑑同集脫言字兼陝西四路安撫使鑑

脫四字而復其故言者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

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文鑑無故言者至不聽是

止凡十六字似係脫誤又言者下集有遂字危事

集作危言使就問其家所欲為集鑑皆無為字集

原注云蘇本有為字其行臨事集鑑皆作其行已

臨事碑脫已字自搢紳處士集鑑俱作山林處士

集原注云山林一作搢紳銘詞與時偕逢集時作

世兒隣獸擾鑑同集作鬼隣獸擾茲惟難哉鑑惟

作為其在終之集鑑俱作在其終之至碑文之與

歐集文鑑大異者凡涉呂夷簡事碑皆刪之如知

饒州下集鑑皆有明年呂公亦罷公七字趙元昊

反河西下集鑑皆有上復名相呂公六字至今尤

多下集鑑皆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

公曲直呂公患之几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

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

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

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

用之凡九十一字此蓋碑文有意刪去者即聞見

錄所謂文正子堯夫削去驩然戮力等語歐公不

樂之事也玩聞見錄語堯夫削削歐公及見之然

朱子名臣言行錄載此一條未注碑字則朱子當

時所見碑文此段又似未嘗刪也不然則朱子何

不据他書而引碑文耶又或者朱子之世洛陽立

碑之所已屬金土朱子不得見搨本仍据歐集所

載之碑文耳且東都事略於文正傳亦節取此條

即宋史傳亦云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

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

是文正之與呂相不協仁宗深知之此事可以不

諱不知何以刪去實不能推原其故也其餘碑與

諸書互有詳略之處無大關係亦可不辨歐公撰

文碑泐其結銜之後半故姓名不見書者王洙亦存系銜之前半而姓名尙見史傳稱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今塌亦未見不知存佚何如也

柳子厚祠堂記

石橫廣三尺七寸高二尺七寸十三行十字正書

子厚謫永十餘年永之山水亭樹題詠固多矣韓退之謂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今建州學成立子厚祠堂于學舍東偏錄在永所著詞章湊于堂壁俾學者朝夕見之其無思乎至和三年丙申二月二日尙書職方員外郎知永州柳拱辰記

白水路記

摩崖高一丈七寸廣七尺二寸二十六行行三十七字正書篆額

大宋興州新開白水路記

宣德郎守殿中丞知雅州軍州兼管內橋道勸農事管勾駐泊及提舉黎州兵 巡檢賊盜公事騎都尉 楷緝雷簡夫撰并書篆額

至和元年冬利州路轉運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以蜀道青泥嶺舊路高峻請開白水路自鳳州河池驛至口州長舉驛五十一里有半以便公私之行具 上未

報即預畫材費以待其

可明奉春口興州巡轄

馬遞鋪殿直喬達領橋關并郵兵五百餘人因山伐木積于路處遂籍其人用訖是役又請知興州軍州事虞部員外郎劉拱摠護督作一切仰給悉令爲具命簽署興州判官廳公事太子中舍李良祐權知長舉縣事順政縣令商應程度遠近按視險易同督斯眾知鳳州河池縣事殿中丞王令圖首建路議路占縣地且十五餘里部屬陝西即移文令圖通幹其事至秋七月始

可其奏然八月行者已走新路矣十二月諸功告畢

作關道二千三百九間郵亭營屋網院三百八十三間減舊路三十三里廢青泥一驛除郵兵驛馬一百五十六人騎歲省驛粟鋪糧五千石畜草一萬圍放執事役夫三十餘人路未成會 李遷東川路今 轉運

使工部郎中集賢校理田諒至審其績狀可成故喜猶已出事益不懈於是斯役實肇於李而遂成於田也嘉祐二年三月田以狀 上且曰虞卿以至和二季仲春興是役仲夏移去其經營建樹之狀本與令圖同

臣雖承乏在臣何力願 朝廷旌虞卿令圖之

勞用勸來者又拱之總役應用良祐應之按視修創達之採造監領皆有著効亦乞黜擢至于軍士什長而下

並望賜與以慰遠心 朝廷議依其請初景德

元季嘗通此路未幾而復廢者蓋青泥土蒙輦唧唧巧

語以疑行路且驛廐則容邸酒廬為棄物矣浮食游手

安所仰邪小人居嘗爭半分之利或睚眦抵死况坐要

路無有在我運行人一切之急射一日十倍之費願肯

默然邪造作百端理當然爾嚮使愚者不怖其誕說賢

者不惑其風聞則斯路初亦不廢也大抵蜀道之難自

昔以青泥嶺稱首一旦避險即安寬民省費斯利害斷

然易曉烏用聽其悠悠之談邪而後之人見已成之易

不念始成之難苟念其難則斯路永期不廢矣簡夫之

文雖磨崖鏤石亦恐不足其傳口口于尙書職方之籍

之圖則將久其傳也嘉祐二年二月六日記

前利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

奉郎守尙書主客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李

虞卿

利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奉

郎守尙書工部郎中充集賢校理輕車都尉賜緋魚

袋偕紫田諒

案白水路因江為名白水江水經注所稱濁水者是

也青泥亦水名太平寰宇記有左溪水入嘉陵江者

即是水經注漢水又東南于繁頭郡南與濁水合水

出濁城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

辨縣治也又東宏休水注之又東逕白石縣南又東

南泥陽水注之又東南與仇鳩水合又東南與河池

水合又東南兩當水注之即故道水又南注漢水

關中

按白水之名始于漢有白水縣與葭萌縣同屬廣

漢郡歷三國至西魏皆因之隋唐改為景谷縣五

代縣廢惟葭萌存宋時屬利州路此名白水路者

或亦因其舊縣而稱之也其路起于鳳州河池縣

之河池驛北宋時屬陝西與秦州同路故開路須

移文通幹之也開路至五十餘里作開道亭屋至

二千六百餘間其功偉矣自陝入蜀棧道之首途

雷簡夫此文可與漢之鄒君開通褒斜道魏之李

苞通關道題名並垂不朽文紀李虞卿田諒諸人

之功而李田二人史無傳雷簡夫傳但載其知雅

州其於開路之事非其所專故亦不書墨池編稱

簡夫善真行書守雅州聞江聲以悟筆法迹甚峻

快蜀中珍之然不言其工篆書據此碑則兼及篆

額也其聞江聲事詳見書史會要云近刺雅安書

金石記

卧郡閣因聞平羌江瀑漲聲想其波濤番番迅駛  
掀搯高下感逐奔去之狀無物可寄其情遽起作  
書則中心之想出筆下矣云云而獨不言其嘗書  
此碑可知此碑之不傳于世久矣

文潞公宿少林寺詩

石高一尺二寸橫廣一尺二寸五分詩共六行行十  
三字撰人并立石刻人共四行字數不等行書在嵩  
山少林寺

宿少林寺

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

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

六六仙峯繞佛居俗塵至此慙銷除西來未悟禪師意

北去還馳使者車予方受命五品封槐今尙在九年

面壁昔何如心知一宿猶難覺花藏重尋貝葉書

嘉祐五年四月一日給事郎守太子中舍知河南府

登封縣兼管句崇福宮事燕若拙立石

崇福宮副宮主明教大師董道紳

學文籍賜紫王崇祐同摸刊

按文氏停雲館帖載潞公書與此不似公爲有宋名

臣書史稱其筆勢清勁不愧古人此碑或立石時代

書徵說

右宿少林寺詩保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所作保  
平陝州軍額太平興國中賜名也潞公嘉祐三年罷  
政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平章事判河南府後改保平  
軍節度判大名府詩有西來未悟禪師意北去還馳  
使者車之句自注予方受命移守北都蓋移守之命  
已下而未離河南也宋之盛時大臣進退以禮潞公  
以故相在外而恩遇不替無憂讓畏讓之心又州郡  
守臣更代之際登臨山水鷓鴣咏如平日蓋上之察吏  
不可謂薄書期會之細而事亦未嘗叢勝而不治真  
可謂太平之象潘研堂金  
石文跋尾

萬安橋記

碑高廣皆一丈一尺三寸許十  
二行行十三字正書在泉州府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

四年十二月辛未訖功索趾于淵醞水爲四十七道梁

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

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

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錫王寔許

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既成大守莆陽蔡襄爲

之合樂譙飲而落之明年秋蒙 召還京道繇是



口口紀所作勒于岸左

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道麗當與橋爭勝

結法全自顏平原來惟策法用虞永興耳畫錦堂差

近之荔枝茶譜不足道也

人兼 兪州山

君謨此記原係兩石嘉靖中遊倭患燬其半土人取

舊本摹補之前一片仍舊刻也

書書 版跋

鄭杓子經著衍極取古今十三人謂公書起五季之

衰萬安為摩崖之苗裔可謂確論蓋大書不難于知

獲而難于得天真趣多今以此觀之只似作蝨頭小

楷此固其過人者

書酒軒 帖跋

按福建通志萬安橋在泉州府城東北亦名洛陽

橋皇祐五年郡守蔡襄建襄自為記手書勒石橋

下即謂此碑也史傳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仁

宗朝累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徙知泉州距州

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

梁其長三百丈種蠣于礎以為固至今賴焉名為

翰林學士此記云明年秋蒙召還京蓋即名為學

士時也墨池編稱君謨真行草皆優入妙品篤好

博學冠絕一時周必大平園集稱蔡忠惠公大字

端重沈著宜為本朝法書第一洛陽橋記與吐谷

渾訶皆大書之冠冕也然則萬安橋當南宋時已

有洛陽之稱但不知何所取義而名洛陽未有人

論及者

祈真巖題名五段

石橫廣四尺高二尺九  
行行七字左行正書

天章閣待制新知夔州劉元瑜君玉殿中丞知弋陽縣

高思永延之贊善大夫知貴谿縣李孝傑才孺同遊昭

真觀王先生巖嘉祐庚子歲暑七月日才孺誌

又二行行十二字正書  
刻在前題名之右

提舉常平何琬貴溪令馬持國熙寧丙辰九月廿九日

同游

又石橫廣五尺二寸五分高二尺  
九寸七分十行行六字正書

宣和五年四月四日來訪招真之館峭壁四立巖巖中

虛羽人之所棲託清塵外思致遐想倦人王儻之高風

低回留之不能去遂寓書于崖壁豫章洪口記

又石橫廣三尺八寸四分高一尺  
九寸三分七行行四字正書

嘉泰改元五月既望臨川王松年同建安熊仲機叔席

來遊克勤待行

又石橫廣六尺四寸七分高一尺九寸五分前祈  
真巖三大字正書後有題名五行行五字隸書

祈真巖

宋淳祐丁未魁人余鍊涂直諒約邑人潛增發鐘口應  
茂學來游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四終

金石萃編

十三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諡

宋十三

澹山巖詩刻二十四段

石高二尺八寸廣二尺六寸七分行八字正書

尚書駕部員外郎監零陵郡事尹瞻

爰藥元化精嶄巖大塊坼駭若盤古時呀然巨靈擘狀

怪嘔風雷勢逸吞山澤寒暑中外分居僧甘窟宅

又高一尺九寸廣一尺六寸三分八行行八字正書

郡進士蔣緯

風生崖木響雷散洞門寬幽徑盤危入青天一面看二

冬僧定暖五月客游寒縱有通神筆亦應圖出難

嘉祐六年正月廿四日孫州院孔目官襄上石并書

又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三分六行行十四字正書

尚書都官郎中通判軍州事樂咸

門開巖底洞沈沈寶乳雲泉矢路深香石峭峰千載異

龍潭幽穴四時陰僧居築室隨高下客到畱題見古今

南出零陵一舍地清瀟堤上好追尋

治平三年正月十五日書

又橫廣四尺五寸高三尺五寸十八行行日一字正書

蔣之奇字穎未

零陵水石天下聞澹山之勝難具論初從巖口入地底

始見殿閣開重門乃知茲洞最殊絕洞內金碧開祇園

寬平可容萬人坐仰視有蒼覆益益虛明最宜朝日照

陰晦常有靈雲屯盤虬天矯垂乳下異獸突兀巨石蹲

香山一株在崖壁人跡悄絕不可捫靈仙飛遊亭此供

常駕鸞馭乘雲軒我來正逢秋雨霽氣翳開廓陽景溫

呀然雙穴露天半籠絡萬象將并吞只疑七竅混沌死

五竅亡失兩竅存神奇遺跡未泯滅至今猶有斧鑿痕

雲床石屏極隈曠昔有居士嘗潛蟠避秦不出傲聘召

美名遂入賢水源咸通嘗為二地窟元暢演法地輒遷

從茲其中建佛刹棲隱不復聞世道惜哉此境久埋沒

但與釋子安幽禪次山子厚愛山水探索幽隱窮晨昏

朝陽迫迤若就狴石角禿鬣如遭髡豪篇矜夸過其實

稱譽珉石為與璠瓊觀環賞欲奄有不到勝處天所慳

嗟予至此駭未覩不暇稱讚徒驚歎恨無雄文壓奇怪

好事略與二子班蕪詞願勸岳上石勿使歲久字滅漫

熙寧九年正月廿二日過此書

又高二尺六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六行行十字正書

一景曲彎彎初遺号澹山崖邊煙草亂石上雨苔班客

往長時望僧居永日閑幾迴將欲去心只在巖間

熙寧九年丙辰歲安定胡奕題

又高七尺四寸廣三尺二十五分  
又七行行十九字世字不等行書

山谷老人黃庭堅

去坡二十五里近天與隔盡俗子塵春蠹秋蠅不到耳

夏涼冬暖揆宜人巖中清磬僧芝起洞口綠樹僊家春

惜哉淡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鑿翠珉

淡山淡姓人安在徵君遊秦亦不歸石門竹徑幾時有

瑤臺瓊室至今疑山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衣

闍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淡巖天下稀

又橫廣二尺八寸高一尺九寸十  
五行行九字十字不等行書

進士蔣緯

風生崖木響鶻散洞門寬幽徑盤危入青天一面看三

冬僧之暖五月客遊裝縱有通神筆亦應圖出難

昔郡守王公世則遊是崑讀此詩至青天一面看輒

驚歎曰崑中奇處此句道盡遂相與為詩友士大夫

雖傳誦此詩至今終不知其因今復易新刻并叙其

事以示觀者建中靖國改元中春望日四世孫務敏

謹識

又三行行十三字行書  
又此刻在蔣緯詩之左

古木懸秋月空雲結洞天崑中人不見歸去竟忘年

時為巡撫願書口來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識

又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三尺十  
行行十四五六字不等行書

乘暇率僚友訪澹山祇閣御書清談久之偶成以

豁其思

棠陰蕭爽訟詞稀乘暇齋莊一陟危雲漢昭回神

聖畫珠璣煥耀古今詩清談習習風聲起薄暝霏霏雨

脚垂它日玉堂誇勝踐畫圖應展淡山奇

同遊者為誰譙國曹宗文元伯廬江何允太和長沙

何谷應求臨江何昌辰利見吳興沈充彥端宣和

二年歲在庚子季冬十有七日江夏黃同學古書

又高三尺四寸廣一尺五寸廿二  
行行十一十二字不等行書

建炎庚戌上春十有三日用之同文設先輩偶遊澹

山巖長老琦公接余于寺外且曰不預探知不獲遠

接余笑謂之曰訓狐不相報否琦老即謂余曰捉刑

道力行不動塵鬼神容有不知余嘉其不以偽告而

味其言之高也因成二詩以答其意借用山谷老人

韵江都尚用之

我來訓狐無所聞老人戲我不動塵道愧未嘗分寸得

心灰要似尋常人斷崖危紆藤蔓古殘僧靜對桃李春

次山不遇過山谷倬口妙句垂堅珉

崑深樹綠春長在崑嶼雨靈雲初歸天愛護持有神物  
蛇去因果無狐疑石田藥曰誰與刻香山乳竇蒼生衣

未問城南閩州比此景自是寰中稀

橫廣二尺七寸高一尺五寸五分  
十一行行七字九字不等

渡過瀟江日已曠影和明月共三人名崑近郭別州少

好事更誰如我真絕頂有天浮碧樹凌秋無暑斷紅塵

終當早棄人閒事來與山僧作並隣

紹興乙丑七月幙谷游何蕭卿乘月獨遊淡巖書事

兼蘭零陵宰君李兄秀實

又高六尺二寸廣二尺五寸七行行十四字正書

起仰高山積有年忽看巖箭鎖雲煙一塵不到非九地

六月當知不暑天昔有秦人嘗穴處世從山谷始名傳

品題自古因人重我謾邀僧煮石泉

清源留筠端父嘉芝丁丑抄冬八日行郡來遊與僧

又思酌衡嶽茗誦山谷詩徜徉久之因識歲月

又高四尺八寸八分廣二尺二寸二分六行四行行十四字二行行廿二字正書

坤靈孽罅天幻奇一到僂兀賈兩岐處士清風存萬古

詩翁雅句見當時洞深不礙烟雲逸丹就那知日月遲

更上層臺瞻佛像無法語勒狐疑

郡丞三山王子申携家偕臨汝董叔雲口蒲同遊書

嘉定庚辰孟冬九日男憲孫頴孫侍行因畱唐律以

紀歲月云

又高三尺八寸廣二尺七寸十行行十四字行書

郡丞晉陵張友仁仲父巨紹定庚寅二月十六日遊

澹巖賦水調歌

石屋勢平曠峭壁幾巉崑妙哉天造地設誰復謂神劍

嘯音涪翁題品曾說人寰稀有豈特符湘南赴取脚輕

健相與上高寒避秦者君莫問意其間祖龍文密至

今草木尙愁顏贏得功成丹鼎久矣乘風而去跨鶴與

驂鸞猶有白雲在鎖日繞禪關

又高三尺四寸廣二尺七寸十行行十三四字不等正書

澹氏人安在縹緲九霄間我來唯有石屋周覽百尋寬

一曲中分夷險兩隔空光平布滿洞貯清寒高致自堪

仰何必論金丹周賈士知此意薄秦官一牀一枕依

然猶伴白雲閑門外倍塵如海門裏道心如水談笑足

回瀾此事無今古不信叩嶮山

伊維吳千能守瀟湘八閩月迺得游淡巖真天下奇

觀也賦水調刻諸石弟千兕子奕侍客蔣涇曹昌佑

借行紹定庚寅清明日

又橫廣三尺六寸高三尺一寸八行行七字正書

紹定六年歲在癸巳二月二十六日郡丞嘉興婁續

祖題永州淡岳

岳肩寂寂幾經春中有神僊隔世塵不假棟梁為大厦

盡藏今古往來人

又橫廣二尺二寸高一尺六寸十五行行十二三字不等行書

憶昔游淡岳文社四為侶相逢各年少抱負俱有素訓

狐聖得知夜半叫已婁主人知客來倒屣相告語且言

龍王神多有靈異處慙扣科名吉兆齊確許未成三

先達陸續霄漢去轉駟三十載獨我尙困沮行將賈餘

勇猶幸有孤注乘興偶重游寓敬香一炷再拜問龍王

前約何可負朱衣願點頭成就在此舉擬欲鑿堅珉紀

此一奇趣

涪溪郭三聘次尹紹定癸巳中秋偕唐可大周衡仲

重遊感舊賦詩問訊龍王之神刻翠碧以彰靈跡姑

俟異日殊老證明

又高三尺五寸二分廣三尺九行行十四字正書

為愛溪山來永州黃茅白蕪使人愁驅車遙指嶺峯去  
峯在瀟江最上頭江轉峯回景奇絕瀟山嵌竇真天設  
摩抄丹竈酌石泉騁騎曾遊今幾劫徵君徵君苦避秦

一秦人又一秦人青山踏破無局鑄何地堪逃世上塵

景定壬戌四月望郡從事眉山文有年題於是吾宗

默庵開堂之二日也

又橫廣三尺六寸高二尺一寸十行行七字行書

永州淡巖天下稀山靈妙斲活翁知蹲貌翔鳳獻頽異

中有僊佛來娛嬉我生骨相口水雪心境相口口懔悅

緣輕自笑來已遲猶見巖前古時月

景定壬戌陳宗禮書 住山應遠上石

又高二尺九寸廣二尺六寸六行行十字行書

巖竇天下奇黃詩天下稀洞明無所隱石執爭欲飛雷

鼓今猶在澹仙何未歸磨崖文斷滅苔蘚却成衣

景定癸亥中秋二日會稽張遠猷書

又此刻在張遠猷之左三行八行十字不等行書

使君得佳句簡存如猶那着之巖石中千古不可磨

住山門僧紹瑤謹誌

又高三尺二寸廣一尺四寸十三行行五字七字不等正書

舟艤澹巖前巖扁不記年臺高先得月石透可通天洞

古依禪刹碑殘紀昔賢勝遊回首望林麓鎖雲煙  
景定甲子仲冬蜀東如齋文子璋自道之吉艤舟岸  
下挈家來遊男起傳道傳侍

文橫廣三尺高一尺八寸十行行七字行書

清江趙口口

巖崩二里鎖煙霏天下名山此本稀硬石穿空誰運斧  
寒水滴雪欲添衣仙遊塵外杜蘿老僧住山間笋蕨肥  
自嘆微官猶縛我倚容卜築定忘歸

咸淳壬申九月范陽同年示及零陵三題率然為甚

甚愧妍唱

又石橫廣四尺高三尺五寸十六行行十四字正書

荆湖南路轉運使尚書祠部員外郎俞希孟

火星巖

信美真靈宅呀然洞府通 皇家尊盛德南夏享陰功

廟貌鄰炎帝峯名比祝融遊人思所謂無獨愛故空

朝陽殿

旭日多橫照幽巖得粹華次山名此地瀟水匯其涯峭

壁生雲葉危根濺浪花終携羨門侶晨坐燕朱霞

澹山巖

巖腹潛雲撐清涼十畝間天雷盤古穴人識寶陁山境

像煙嵐濕高僧歲月閑 聖時無遁客佳境付禪關

又石橫廣三尺九寸高一尺九寸五分廿三行行十一十二三字不等草書

澹巖六韻奉呈 遜叔侍郎兼寄惠照禪老

河南潘正夫

祝融之南近湘濱地口口開戟翠珉金闕不關口世設

丹葩爭散洞宮春遲留杖屨尋真慣悵望煙蘿入夢頻

口罷空口爛柯客口口多失避素人口口石棧仙風迥

靜對巖扉口色新借問詩翁與禪伯如何口口許為鄰

遜叔嘗約寺僧讀書巖中

次韻奉和 蒙著太尉澹山見示長句

澹巖宛在進江濱多少篇章刻翠珉聞道 鳳凰將九

子恰逢花木正中春是日春分杖游豈為知名久歷覽縣知

嘯侶頻林外鳥聲應報 容溪頭梅子已生人茆茨

信我無 三頭物象因君遂一新試 口携筇採靈草

口口何必與口鄰

按澹山巖詩刻二十四段凡五七言古近體詩二

十八首內重出一首 水調歌詞二闕詩不見錄於紀事

詞不見錄於詞綜作者及題名姓氏可見者三十

六人而泐者不與焉其見于史傳者四人蔣之奇

已詳前卷彼但有題名而無歲月此則刻詩而署

云熙寧九年正月廿二日題名當亦同此時也山

谷老人黃庭堅題七古詩二首豫章黃先生文集

亦載此二詩皆無歲月攷年譜崇寧二年留鄂州



十一月有宜州謫命三年自潭州歷衡州永州全

州靜江府以趨貶所三月泊浯溪十四日到永州

有題淡山巖詩二首是此詩作於崇寧三年三月

也廬江何兌太和史有何兌者昭武人附見忠義

馬伸傳伸依程頤門以學受中庸以歸兌復受學

于伸伸及兌嘗輯其事狀但傳不言其宣和時有

官永州之事未知卽一人否也陳宗禮字立之淳

祐四年進士累直煥章閣遷祕書監以監察御史

虞處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

此題在景定二年壬戌正居住永州時也此外有

侑用之見宋詩紀事戴蒙亭倡和長句張洵倡侑

用之和有序略曰嘉祐中經略吳公及卽伏波巖

之左以爲亭名蒙漕使李公師中記而鑱於巖之

崖亭久理廢記亦湮滅紹聖改元龍圖閣胡公宗

同帥桂林憲使梁公出其家藏蒙亭記以觀胡公

斥基而新之云云詩從粵西詩載錄出此題是建

炎庚戌距紹聖改元又二十七年不知卽一人否

紀事不詳用之事跡而此則著其貫爲江都人姑

識以備攷餘俱無攷

李屯田勸農示

石高三尺六寸廣二尺三寸十行行十七字正書

勸農事 提刑屯田員外郎李 每因讀刑

禁旬狀見人民多因小事爭鬪致有殺傷雖骨肉至親

不相容忍此深可哀憫蓋勸農親民官不本教化所致

今後令佐須曉諭鄉老令勸率子弟勸於田農孝養父

母內外和順不相欺凌民無交爭則無橫死自然天道

與人事相應無水旱凶災令仇不得輕遠方以爲不可

教誨況此人民曉事教誨必聽切在遵凜

大宋嘉祐六年辛丑六月一日龍隱岳釋迦寺傳天

台祖教沙門口口上石

蘇文忠獨遊南山詩

石橫廣三尺二寸高二尺六寸十行十字正書

獨遊南山詩

趙郡蘇軾子瞻

壬寅重九以不與 府會故獨遊至此有懷舍弟子由

花開酒美曷不醉來看南山冷翠微憶弟淚如雲不散

望鄉心與鴈南飛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已違

不向秋風強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譏

元祐庚午秋天王院僧口口

鳳翔府天興縣尉林口

按此詩文忠自署云趙郡蘇軾子瞻史傳稱爲眉

州眉山入卽頴濱撰墓誌銘亦稱世家眉山此獨

題趙郡其詩以施注蘇詩本校之此首在續補遺

卷中題云王寅重九不預會獨遊普門寺僧閣有

懷子由此題則云王寅重九以不與府會故獨遊

至此有懷舍弟子由彼此互有詳略東坡先生年

譜嘉祐七年壬寅先生年二十七官於鳳翔傳稱

嘉祐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之

祕閣試六論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卽是

時也陝西通志普門寺在鳳翔府東一里唐建有

王建吳道子壁畫其曰獨遊南山者似是指府西

北三十里之雍山卽水經注雍水出雍山者也鳳

翔有山皆在西北東北而南面無山此詩云來看

南山吟翠微者亦借用陶詩悠然見南山語非實

有所指也詩中與集本不同者花開酒美曷不醉

集作花開酒美盍不歸此顯然是集誤是時文忠

官府判不預府會故云曷不醉若云盍不歸則無

謂矣不向秋風強吹帽集作不問亦訛末題元祐

庚午秋庚午爲元祐五年殆立石之年歟

韓愷墓誌銘

石高廣俱二尺四分十八行

韓愷墓誌銘并序

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 國史上柱國儀國公琦撰

并書

愷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彥之次子母仁壽縣君張氏

愷天性孝謹勿識禮義讀書彊記而善屬文嘉祐三年

秋方應進士舉而兄確物故是冬其父病愷躬進藥劑

晝夜侍側不解帶者累月及父之亡也哀毀過甚不能

自抑旣而感疾遂不可治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卒特奉

二十噫愷之所稟可謂粹美矣使天稍畀以年則其治

家也有不順而睦乎其得仕也有不忠而幹乎奈何乎

吾家之不幸而賦命之短也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

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

先塋東百步之近得地吉用丙穴以葬愷銘曰

秀而不實夫子之嗟哀哉愷兮遽如是邪

碑云愷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彥之次子又云乃子

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百步之近得地吉用丙

穴以葬愷蓋附國華冢也方志載韓氏墓甚詳獨遺

愷墓賴有碑碣以存之耳 中州金石記

按韓琦撰文結銜有行刑部尚書史傳載嘉祐元年召為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六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未嘗有行刑部尚書也宰輔表嘉祐元年八月癸亥韓琦自三司使加檢校少傅依前行工部尚書樞密使三年六月丙午自樞密使工部尚書依前官加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表之所有工部尚書傳并略之而碑之行刑部尚書表亦略之一系銜之微而碑與表傳互異若此

石林亭唱和詩

石高三尺九寸二分廣一尺九寸共十六行行二十七字正書額題京兆唱和四字篆書在麟遊縣

石林亭詩

翰林侍讀學士尚書禮部郎中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軍府事劉敞

朝廷入念返山林往不還念無高世姿聊處可否間築基做崔嵬鞭石輕險艱羣玉相磊落萬峯正屏顏種樹亦蒼蒼激流復滂滂潤活欵在眼崑閩若可攀自我嬰世網邇來鬢毛斑丘壑誠若喪簿書常自環及爾滅聞見曠如遠塵寰豈敢同避世庶幾善閉關子牟困懷魏

謝傳悲徂山茲焉可遺老詎敢終歲閑

次韻和

將仕郎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

蘇軾

都城日荒廢往事不可還唯餘故苑石漂散尙人間公來始購蓄不憚道里艱盡從塵埃中來對冰雪顏瘦骨拔稟稟蒼根漱滂滂唐人惟奇章好石古莫攀盡令屬牛氏刻鑿紛斑斑嗟此本何常聚散實循環人失亦人得要不出區寰君看到李末不能愛河關况此百株石鴻毛於太山但當對石飲萬事付等閑

嘉祐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

事李邵書

登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鳳翔府麟遊縣令郭九

齡建

按石林亭倡和詩刻在陝西鳳翔府麟遊縣今陝西通志古蹟不載石林亭其詩倡者劉敞和者蘇軾施注蘇詩編此詩在嘉祐六年辛丑十二月按東坡先生年譜不載此詩先生以六年十二月赴鳳翔任初到匆匆似不暇與安撫倡和况李邵書此詩在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則詩亦當以七年作

恐原編或有誤也此詩題云次韻和劉京兆石林亭之作石本唐苑中物散流民間劉購得之詩有云唐人唯奇章好石古莫攀盡合屬牛氏刻鑿粉班班注引白樂天太湖石記云今丞相奇章公嗜石於此物獨不謙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以甲乙丙丁品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按奇章公牛僧孺也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傳稱其累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碑系銜有尚書禮部郎中稽之東都事略及史傳皆略簿尉李邕縣令郭九齡無攷

昌黎五箴

石高三尺五寸六分廣一尺二寸四分二十四行行三十二字篆書

五箴 并序

昌黎韓愈

狄道李宋書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予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于今之時既飽而偃早夜以無為烏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舛而不外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止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詩而好不觀其道無詩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警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媿捨也為狂維警維比維狂維媿於身不詳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怖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怖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

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畦畦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  
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  
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  
掩以媒怨汝不會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  
其既寧終莫詎誠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知不顧辱則  
宜然

大宋嘉祐八年春二月初吉

宣和六年三月既望男玠摹上石

姚彥刊

右昌黎五箴書之者為狄道李宋山谷跋是書作李  
康年又有李康年篆書心經跋云江夏李康年字樂  
道是宋一名康年而樂道其字也東坡亦云江夏李  
康年博學好名小篆尤精二公精于書法自應不爽  
但此書似于肉勝略無清健瘦硬之氣乃山谷云樂  
道白首心醉六經所著書章程句斷不類今時書生  
晚悟篆籀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鐵得之自然秦丞相  
斯季少監陽冰不知去樂道遠近也得無張之太過  
知名箴云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  
其解管論與今絕異細思此解實為有理是即君子  
恥聲聞過情之意也不知韓公論語筆解中亦作如  
此箋註否

金石存

寂於宋不甚著名筆格方整可觀惜其有譌體處書  
家所不避也

關中金石記

按昌黎五箴據管刻朱子校昌黎文集有不同者  
數處序文不能改無勇也集作是無勇也游箴于  
少之時集作余少之時既飽而僖集僖作嬉好惡  
箴無諄而好集作無善而好注云善方從杭蜀作  
諄此碑作詩是與杭蜀本同誤而不顛怖集作沛  
知名箴怖焉有餘集作需辱則宜然集作禍亦宜  
然注云禍亦方作辱則似方本多取石刻而朱子  
則從本集原文也此箴李宋以嘉祐八年書而男  
玠以宣和六年上石耳玠無記跋不能知其摹刻  
之由

妙德禪院明覺殿記

碑高五尺八寸廣三尺三寸七分  
十七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耀州

耀州妙德禪院新修明覺殿記

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同州軍州兼同州牧及  
管内勸農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雷簡夫撰  
鄉貢進士劉口書

明覺禪師唐異僧也葬於泗而塔祠焉稱曰大聖泗之  
南有淮水東注涉歷夏秋積雨入淮其水大漲波勢奔

激直衝泗州之城而城不被水害若陰神靈應庇護使然天下談釋者皆曰大聖力也豈其然哉耀州城中有佛廟曰妙德禪院僧智燈者嘗詣泗州叩請於塔下塑像以歸於是設屋爲殿置像於中而庇覆焉目其殿曰明覺凡計瓦木工直已費三百餘萬皆燈能致之殿既成燈自耀來同請文於子曰耀之民久畏水災以明覺常有功於泗我教以平等爲心俾又有功於耀使耀之民事明覺也如泗之民又焉知明覺之功止於泗而不及於耀也嗚呼耀州其城當漆沮二水之間每歲自初春後民歛口增固捍堤以禦水勢民亦勞矣而一歲之間常恐恐乎飄溺又其危矣今燈者惻此而有爲謂其應驗決不欺可謂其靈莫測者也嘉祐八年六月一日

記  
造明覺殿功德主沙門智燈立石

前口正僧口口

維口僧口口 口口口

狄道李口

仁宗飛白書帝字

碑高七尺一寸廣二尺七寸分上下截上截中書飛白帝字左十七字右二十二字下截記十九行行二十四字正書額額在偃師縣招福寺

勅建大招福寺家佛堂 住持宗敬提點法口

帝 寶

賜進士翰林院學士陳 台山僧眾詣

陵祝白行禮酌奠化財

臣充友人陳口容甚母屈于緱氏之野閒使人來告

日口不幸少孤今年春老母以天年終京師歸葬於

此未幾而 先皇帝棄羣臣遺制之來斬焉在喪

經之中無籍以通不得與於朝晡之臨招福寺昭陵

復土不得列於同軌之末拊心自悼聞則抱 賜

書以泣賜書者嘉祐八年正月 先皇帝遣中使

所賜 御飛白字也其下寶畫存焉泣已則又私

自念寺祝白君賜如是雖巾箱之秘神明所護非鏤

金石不足以久貧無以家唯先墓之廬有置錐焉將

刊諸琬礪爲不朽之觀俾千萬年子孫是寵嘉之較

之夸鄉人以組負遺弓而號者不猶愈哉子狀吾意

臣詞讓不得命因應曰善恭惟 先皇帝之德在

臣民在草木在鳥獸其遺風餘烈在吏官在宗廟在

曼世之傳其在筆墨文字者特其土苴緒餘雖然聽

政之隙不用之於田獵聲色而留意藻翰如是之精

非天縱之聖孰能與此哉陳口河南人少取進士第

有名聲於朝而善爲文其拜賜也方爲祕書丞集賢  
校理觀其意可知其人時嘉祐八年冬十一月十日  
京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制置本路營田勸農  
使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輕車都尉  
賜緋魚袋借紫臣吳充謹記并書丹

朝奉郎守殿中丞知河南府緱氏縣事騎都尉臣陳  
知和題額

臣王易摸刻

碑上層爲飛白書帝字旁題云勅建大招福寺家佛  
堂賜進士瀚林院學士陳帝字下有寶畫下層爲吳  
充記所述陳口喪母在家先帝棄羣臣因刊御書于  
先墓之廬也賜書者嘉祐八年正月亦見記中翰林  
作瀚林尤前人所未有宋史本紀云至和七年幸寶  
文閣爲飛白書分賜從臣歐陽修歸田錄云仁宗萬  
幾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也玉  
海亦多稱仁宗飛白書中州金石記

億按宋仁宗賜陳繹飛白帝字以充所記賜在嘉祐  
八年正月其刻在是年十一月蓋仁宗已升遐而繹  
追感立石于招福者也按大蘇集仁宗皇帝御飛白  
記爲王誨作亦以其父舉正慶歷中所賜端敏二字

刻石而傳之然則當時宸翰所頒爲世祕寶久矣飛  
白字自唐以下余所收及者僅此是又可珍也吳充

題銜京西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制置本路營田

勸農使朝奉郎尚書兵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輕車

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證之宋史本傳惟云歷知陝州

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亦太闕略宜互證於此碑也

又輿服志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朝官出知節鎮及

轉運使副衣緋綠者並借紫今銜名借紫之名由此

宋史陳繹傳繹開封人攷充所記乃云河南人又云

繹喪其母居於緱氏之野緱氏地亦近河南或上世

占籍開封而繹現居河南充故以此書之宜有據也

繹本傳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刊定前漢書居母憂

詔卽家警校今碑云爲祕書丞集賢校理正相符儒錄

金石錄

韓國華神道碑

碑高一丈四尺廣六尺二寸三分三十  
四行行九十字正書篆額在安陽縣

大宋故太中大夫行右諫議大夫上柱國南陽縣開國

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韓公神道碑銘 并序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樞密使特進檢校太

師行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富弼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尙書吏部郎中知

制誥充史館脩撰判館事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

書

武寧章友直篆額

丞相衛國公使以書來告曰我先人沒于大中祥符四

年春三月之甲申葬于慶曆五年春二月之己酉雖論

行有狀誌擴有銘載于史有傳施之幽顯不爲無述然

墓在吾里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有窆棺之碑存諸隄

公與我游又嘗陪議軍國於二府知吾家爲詳宜爲

我列先人事實刻于其上以表于道燦然使後世觀之

者曰此 有宋賢臣之墓可信不惑不待鉤考而後

見則吾志畢矣子曰諾按春秋晉侯有子食韓原其後

遂以韓命氏六卿裂晉自王又有以韓國爲氏者子孫

散適諸郡國其在昌黎者最爲著姓 公卽昌黎之

裔也達者歷世不絕遠祖徙居深州之博野四代祖曰

左庶子兼御史中丞時巢寇亂中原其帥王景崇檄諸鎮兵大破之謀皆出於庶子庶子生二子其季曰昌辭於公爲曾王父終于真定府鼓城令鼓城生穆爲王父少自力學工爲歌詩與晉人李崧徐台符深相善名重一時任廣晉府永濟令避亂又徙居趙郡之贊皇台符爲作詩哀其不達而終其詩甚悲崧乃以其弟之女妻其子構卽公之考妣也考始居于相以文章稱尤妙書奏諸侯府爭辟之能致之者卽一府口治嘗宰貝州之清河始至與民約曰屈法擾人等事吾斷腕不爲惟思利者爲若力之民於是大說然亦畏伏絲毫不敢犯歷事周晉二代以世亂亦不得進入 宋菽祖平南海徧選守臣乃命知康州未幾以太子中允卒于官公漸顯累贈工部尙書有子四人公於次爲第三諱國華字光弼幼而警絕鄉舉進士 太宗初口口平興國二年甲秩授大理評事通判瀘州代還遷右贊善大夫會 詔與相帥擇賢佐彰彰德軍節度判官凡從宦者率以鄉里爲難至則斂鋒鏑一號以恩公時年尙少處之氣益勁不爲少損有民李氏者怙富殺人乃厚以賄州之上下爲汨其情將不實於死公持之盡扶其姦隱李卒弃市由是諸豪憚之疊足不敢動公每出按



轡儼然未嘗妄視里人每置酒賭日有見其左右顧者

飲之至罷去竟不得飲時國用方僭牛倚關賦乃升秘

書省著作郎監上蔡稅以監察御史 召彈擊有稜

角巖然望高于臺閣屬 天子議復燕薊揣庭臣

日安得勇而善辭令者為我論高麗出兵西攻契丹以

分其力則吾事可不勞而集既曰非韓某不可即假以

太常少卿為使公馳舸至其國其王負固不時奉

詔公坐館舍遣王書責以慢命且稱 朝廷威德

之盛諸僭偽悉已擒滅遂欲北取故疆以雪晉恥而委

王以方面者其意不已重乎王惟我中國是賴可以得

志諸口雖暫勤而衆實王長世之利也今若不勉

天子怒一日大兵東出先誅不用命者如決海灌燭

火王其無悔王大恐奔走率職明日遣太相韓光元輔

趙抗領兵數萬度溟江以侵契丹且令光等率諸將詣

館門聽命公待以陪臣禮為拍畫方略銜勒而慰遣之

師期未集公又累與王書獎激礪礪使不得少懈復問

曰深入攻之邪姑挑戰也王報曰已深入矣公得其肝

膽遂復命 天子大喜拜右拾遺直史館 面

賜五品服章兼判登聞院入三司為開圻推官公口開

圻司主出納三部文籍置推官其名不正宜更判事之

號等 詔改主判三司開圻司遷左司諫充鹽鐵判

官久之契丹大將蕭寧遣使叩雄州約和州將劉福信

之以聞 天子因思高麗立功命公走雄州按其

事亦令代福作報書索其情偽寧之意欲我先發公固

願息兵以養民然念國體不可屈書十餘反終不許復

意其諂而有謀乃謝使者急令備邊還奏 天子

又大喜益愛其才故事凡曲燕五品以下官非隸館閣

者不預時 燕侍臣子苑中公以在鹽鐵例罷史局

不得入侍 天子特命直昭文館三司判官兼館

職自公始既又歷判鹽鐵度支戶部三勾院改左計司

判官主計者嫌其守口口口下密譏于 帝帝雅

信公即日 詔摠判三勾賜三品服章仍令宰相召

于政事堂諭旨譏者大沮公圖報益自奮條三司不便

事二十七上之官民偕利後無以易者遂為著法俄出

為京東轉運副使即拜峽路轉運使峽為險遠一路官

俸薄不可責以廉公奏益之至今峽中官德公不已

真宗即位入判大理寺自始登尚書秩至是凡五

遷為職方郎中出知河陽徙潞州會契丹由梁門入寇

河朔分兵略太行其鋒甚銳潞人恐公以精騎屯吳兒

谷扼其奔衝賊遂不敢犯其境又率本道糧以餉朔軍

王師大濟

帝嘉之褒以璽書景德初契丹再寇

澶淵蹙請脩好

朝廷以其多變詐使絕域者難其

人人亦憚其往故首命公假祕書監為國信使江南飢

又遣巡撫專一道之政還

朝權開封府判官出知

曹州拜太常少卿徙泉州

天子封泰山擢為諫

議大夫

召歸道病卒于建陽驛泉人聞之傾一州

來會哭久不忍去

朝廷舉卹典賜一子官所以慰

其旅賔也公儀相魁碩有偉量與人接坦然必盡其誠

不露形跡亦不設機鍵尤篤於孝友常恨祿不逮親居

多感涕凡俸賜悉分惠宗黨不問疎密姑妯數人媼且

老皆迎歸奉之以終其身又為外姻之貧者畢嫁娶復

與營其生事教子舍悉用經術而濟之以嚴法得任子

不與奏蓋欲使其自致也故諸子多能踐其世科公沒

後布衣者尚二人焉噫公年十九時已入官壽雖止五

十五而其間從政者幾四十年可謂久矣事

兩

朝不懈夙夜

國家每有急難處必首被選委又在

計庭更八任不得解迹其所從來不為不遇中外望歸

謂必大用

天子亦屢欲用之而公素方整守道

權倖者多不說故每為其所閒而止公惟所任莫不竭

其力不以抑墊自憊而遂浮沈于時向若得所用如人

之所望者經綸設施布直光昭其為功德非古賢執與

較之哉娶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威之孫封

宜城縣君六男球湖州德清尉瑄將作監主簿琚司封

員外郎兩浙轉運使琬河陽司法奉軍璩祕書省著作

佐郎或自秣舉或由蔭授方以才名並進而不幸繼亡

琦相

仁宗皇帝被

遺制立

今天

子為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

館大學士衛國公望臨天下敷冠列辟以公積德儲慶

所宜身享厚報然恨早世不克待其發而發于丞相丞

相以似以繼其傳之者又可涯邪一女歸于衛尉卿高

口寧丞相黃果贈公與祖尚書曾祖永濟三代並太師

中書令兼尚書令又啓魏燕冀三國皆追封為公妣羅

氏祖妣李氏曾妣史氏亦以魏燕齊三國追封為太夫

人銘曰

士孰不官 公官獨難 使臨東夷 跨海渺漫 指

麾出師 勢分狄患 王始倔強 恃遠且艱 視詔

抹刺 不奉以虔 公怒移書 以何以言 口以禍

福 日星之觀 王雖島酋 問義惕然 發兵餽糧

革頑易怪 對盧褥薛 伏命館門 能俾遠夷

舉國奔職 不憚已勞 不畏隣隙 又俾強虜 歛

其毒螫 二邦口公 一舉斯得 繼走朔陲 議收

戈戩 坐策立判 虞姦不施 不為其欺 國不挫

威 兩使外禦 天子再怡 益之衆美 大用是宜

而卒不用 讓人之為 復不永年 道卒遐裔

與考同之 勤官攸致 位不都躬 萃于勿嗣 日

將日相 勲德名世 本支原流 公得何異 何以

畀之 天相其類 天實使然 人亦靡然 口口口

然 其昭昭然

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建

中書省玉冊官王克明寒億刊

案碑後載國華娶羅氏諫議大夫延吉之女鄴王紹

威之孫封宜城縣君据魏公為太夫人胡氏墓誌云

夫人父諱覺始仕孟氏名在朝籍乾德三年太祖平

兩川例遣歸闕生夫人於京師久之不得調卒夫人

從母李氏適故秦王牙吏王慶王被讒左右皆得罪

家族無依遂以夫人歸於太師是胡氏為諫議側室

又生魏公於泉州亦當以附書然富公撰碑獨不稱

者亦以嫡統之金石正例也若懶真子云國華嘗仕於蜀蜀中士人胡廣善相術與魏公所述名覺者異又胡覺既亡歸夫人於韓氏實不出自覺而懶真子

傳聞之詞不足据依子故附此為辨之以見野聞不

可信如此後載武寧章友直象頷友直見二體石經

周禮殘碑有其名皇宋書錄章友直字伯益又引國

朝會要云嘉祐六年二月一日國子監言草澤章友

直象石經畢詔補將作主簿友直自以不願仕進免

官乃賜銀百兩蓋其人辭榮守約不以就自銜故得

其所篆於此額尤為可尚篆額例與篆書人並列友

直獨自居於後當以草澤自安也安陽縣志

按此乃韓魏公琦之父碑也撰者富弼字彥國河

南人宋史宰輔表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即位五月

戊午授弼樞密使檢校太師行禮部尚書同平章

事與碑系銜合傳則但言召為樞密使餘官及河

南郡公俱不載書者王珪傳載字禹玉成都華陽

人後徙舒累官知制誥知審官院為翰林學士知

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為學士兼侍讀學士碑所

系尚書吏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不見于傳碑立于

嘉祐八年十一月韓琦以英宗嗣位為仁宗山陵

使加門下侍郎封衛國公其時尚是嘉祐八年碑文首云丞相衛國公使以書來告云云是也若進封魏國公在治平元年五月皇太后還政之後拜

右僕射之時此碑標題不知何以云魏國公也文中與國華本傳校略有不同者升祕書省著作郎傳作著作佐郎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傳無副字天子封泰山擢爲諫議大夫傳作右諫議大夫六男球瑄琄琬琦而傳不錄琄瑄傳云改兵部員外屯田郎中京東轉運使碑不載員外郎中兩官又碑云拜峽路轉運使傳則誤作川陝路官蓋陝峽二字易訛傳云加都官郎中入判大理寺碑不載都官郎中此皆碑傳互異者也碑所載使高麗事在雍熙三年語與高麗傳合而韓光趙抗領兵度俱江等事則高麗傳略焉契丹肅寧叩雄州約和事國華本傳在淳化二年而劉福傳不載信之以聞之事餘俱碑傳大同碑載公之四代祖又竇以下及公之考構歷世事蹟詳見魏公安陽集自撰重修五代祖塋城記大致與此同不具錄据碑國華以大中祥符四年卒慶歷五年葬至是嘉祐八年立碑蓋卒後三十四年而後葬葬後十八年而後立碑宋時風尙如此若唐人無是事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誤

宋十四

畫錦堂記

碑高八尺八寸六分廣四尺八寸四分十八行行三十九字正書篆額在丹陽縣

端明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蔡襄書丹

尚書刑部郎中知 制誥邵必題額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札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旌導前而騎卒擁後來道之人相與駢肩竄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媿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而莫敢仰視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

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如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幸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

社稷勒

先塋碑借未寓目

金石

續錄

宋十四

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園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悞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之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 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叅知政事歐陽脩記

治平二年三月十三日 太子賓客知相州趙良規

立石 潯陽卷億刊字

蔡君謨妙得古人書法其書畫錦堂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形當時謂百衲本故宜勝人也

畫錦堂在鼓樓西順治間掘地得是碑今移城東南隅祠內端重嚴勁絕類魯公尚有醉白堂記韓魏公

先塋碑借未寓目

金石

續錄

宋十四

右畫錦堂記文稱大丞相衛國公按韓忠獻於皇祐中封南陽郡開國公嘉祐中入相進封儀國公英宗

嗣位改衛國公後又改魏國公碑立于治平二年三

月猶稱衛國則魏國之封當在其後宰相表于治平

元年閏五月已書魏國公者誤也此記俗本亦誤作

魏蓋後人不知忠獻嘗封衛公而以意改之耳潛研堂金

石文 跋尾

此宋韓琦以丞相判鄆郡建于居第者也琦第別有

榮歸虛心二堂其後曾孫肖胄守相又建榮事堂龔

字方正為一代絕手此碑尤名于時乃別體不乏寫

功从刀矜从子學書者宜棄其短也中州金石記

案皇宋書錄學宮刻畫錦堂記相州元刻云書丹而

此本聞諸老先生云以墨跡撫於石今碑題蔡襄書

丹正與書錄符及覽河朔訪古記云庭西畫錦堂記

碑一通至元間再摹而刻已非舊觀矣然碑仍稱書

丹與相州元刻合蓋當時必有舊拓本規度於石近

時人多以忠惠之跡溢美不容於口故為揭其所自

以昭真賞云安陽志

按畫錦堂記歐陽脩撰文忠公集與宋文鑑皆載

此記今取以互校有不同者而莫敢仰視歐集無

此五字原注云一有此五字得志於當時集無於

字原注云家本有於字然則高牙大纛集亦作大

纛原注云一作旆不動聲氣集作不作聲色原注

云一作氣此碑與集之不同也昔人比之衣錦之

榮者也文鑑無者字僥幸得志於一時文鑑無一

字蓋不以昔人之所夸者為榮文鑑無之字此碑

與文鑑之不同也魏公以觀文殿學士拜武康軍

節度使知并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為三

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記所謂公在至和中嘗以

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園計其

時當即在至和元年至嘉祐元年即內召矣其後

以嘉祐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封儀國公至嘉祐八年四月進封衛國公歐公亦

以嘉祐六年閏八月除參知政事蓋同知政府兩

年始作此記記後又兩年相人始刻于石也書丹

者蔡襄史傳但載其乞為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

往不言其官尚書禮部侍郎東都事略則云襄召

拜翰林學士三司使英宗親政數問大臣襄如何

人因襄數請告英宗曰三司事務繁多襄久在病

告何不更用人後夏人犯邊又曰軍須未備三司

當擇人襄閱之不自安遂求知杭州卽拜端明殿  
學士遷禮部侍郎知杭州此碑系銜無知杭州字  
則書此碑當在治平元年未知杭州以前矣篆額  
者邵必史附邵亢傳亢之從父墨池編云丹陽人

字不疑舉進士爲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必今本  
宋史此下皆作似善篆隸召充直講選爲唐書編修官累

爲京西轉運使入修起居注知制誥碑系銜有尙  
書刑部郎中則傳所略書畫跋跋謂刻碑須書丹

乃神若係百衲不知若何入石如用朱填則益失  
真云云可知明時上石不知用雙鈎之法也若如

今時就墨跡上用墨筆雙鈎再用朱筆描其背由  
是上石不致失真且于墨本不損雖百衲無傷矣

佳耳

宋球玉華山詩

石橫廣四尺七寸五分高二尺五寸七分  
二十九行行十七字正書在鄞州宜君縣

留題玉華山詩

西河莫上之書

太常博士簽書坊州判官事矣球

玉華山

玉華山來自何處巉巖拔立陵紫煙上有千雲切霄之  
蒼松下有迸崖激壑之清泉長河西來鬪山足燐火白  
日明峯巔浮嵐暖翠入窻戶六月殿閣風冷然我來豈  
暇弔古迹俯仰但喜遺躑喧心魂澄澈耳目醒如脫世  
故遊神僊平明却入俗塵去回首煙蘿羞滿顏

玉華寺

一逕雲壑遊人高下行綠蘿垂紺纒屏壁削層城山  
氣蒸衣濕松風灑面清野僧遺萬事飽聽石泉聲

次韻奉和

國子博士知坊州軍州事張道宗

玉華山

玉華山形巒峭崿白晝莽蒼常生煙近村百家濕翠黛  
陰崖千尺滃寒泉山根宛轉抱河曲河流倒影浸碧巖  
文皇性熱不奈暑當時宮此安徒然得非遍遶天下勝  
莫如茲地無煩喧躑遊已駭非俗骨久駐直恐成真仙  
何當借得神畫筆霜綃十幅圖昇顏

玉華寺

殿閣依山古尋春閑客行誰知唐帝館今在梵王城永  
黍傷時變松篁入夜清惟餘碧巖溜依舊昔年聲

治平三年四月一日文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宜



君縣尉兼主簿張詢立石 鄜州李玉鐸

宮在縣西三十里唐書地理志貞觀二十五年置玉

華宮宮在縣北四里鳳皇谷永徽四年廢為寺舊云

縣有玉華山宮以山名據此知山實以宮名也金於

此置玉華鎮書史會要冀上之字冠卿西河人楷書

師歐陽率更關中金石記

張詢玉華山詩

石橫廣三尺三寸五分高二尺一寸十五行行十四字正書

玉華山詩

著作佐郎樊陽張詢于堅

河東翼上之書

玉華山誰窮遠近百里迴旋勢方盡削成蒼王倚青天

氣象軒軒獨奇俊黃河哮虜摧崑崙一峯飄落如龍蹲

白雲低垂半巖腹茫茫日輪平地奔驚湍瀑流飛辟歷

松根巖巖裂石壁洞門晝閉不知深仙人瓊漿滿杯碧

飢麗啼煙猿嘯風子規聲哀愁滿谷山鳥嚶嚶繞喬木

唯有黃鸝鳴嗷嗷翠華迢迢來避暑飄然陵雲欲輕舉

當時此地最清涼九成翠微不足數玉鞘聲斷官殿閑

大龍飛去鬚難攀川巒如舊人事變但見明月留空山

治平丙午五月望

游玉華山記

石橫廣四尺一寸五分高二尺七寸五分三十四行行二十四字正書

縣宜君縣西南行四十里有山夾道而來者玉華也其

南曰野火谷有石當然望之如紫煙而莫知其所自也

野火之西曰鳳皇谷則唐置宮之故地也蓋其初有九

殿五門而可記其名與處者六其正殿為玉華其上為

排雲又其上為慶雲其正門為南風南風之東為太子

之居其殿曰耀和門曰嘉禮知其名而失其處者一曰

金殿門也今其尺垣隻瓦無有存者過而覽之但見野

田荒草而榛荆也其西曰珊瑚谷蓋嘗有別殿在焉珊

瑚之北曰蘭芝谷昔太宗詔沙門元奘者譯經於此其

始曰肅成殿後廢而為寺云中有石巖巖然有成下有

鑿室可容數十人有泉懸焉勢若飛雨有松十八環其

側皆生石上高可十尋端如植筆其西且南有崖曰駐

鑿其始入也雙壁屹然如削石而成既至其處若視瘞

側有泉飛而下如懸布如噴珠其名曰水簾稍北有崖

與泉亦若是而差小焉治平三年夏五月丁巳余與六

人者來游乃相與坐石蔭松聽泉而飲之已而覽故宮

以表裏問遺事於田老方囂然不欲歸而余與六人者

或有官守或有事牽其勢不可久留既宿而遂去然而

相親有不足之色余爲之言曰夫山林泉石之樂奇偉之游常在乎窮僻之處而去人迹甚遠故必爲野僧方士與夫幽潛之人所據而有也然幽潛之人知好之而力不足以營之惟佛老之說可以動人故其徒常獨有力而危亭廣廈眺覽之娛莫不爲其所先也夫以有唐之盛窮天下之富建宮於此隨而廢沒而杜甫乃其時人過之且有悲傷之感至或形於歌詩獨寺僧之徒更相傳而不息迄于今而尙存則雖天下之力亦有屈於此歟以太宗之賢致治之美宜其愈久而彌傳也今問諸遺老無所稱道而彼元英者特一浮屠耳然說者至爲荒怪難知之語以增大其事豈人之情常樂於放僻而易忘於中正哉又豈物之盛衰廢興亦各有時而此特其盛時也歟斯可爲之歎息也若夫太宗之賢天下之力猶不能長有此也則吾曹可以一寓目而足矣又何必以不久留爲恨哉然荒崖窮谷之峭危發官頽址之蕭條雖累歲月未嘗有一二人游焉而余與六人者同時而來亦可謂之盛哉六人者余兄子堅弟鏗與太原石繼和公美河東郎几康伯溫陵陳說君豫西河冀上之冠鄉也壬申熒陽張縉子望記上之書 李玉鏞

按元一統志玉華山在宜君縣西南四十里有唐

建玉華宮宋雍熙初於此獲一角獸時以爲麟又野火山在縣西南七十里卽碑所謂野火谷也碑又云野火之西曰鳳皇谷則唐置宮之故地也其西曰珊瑚谷蓋嘗有別殿在焉珊瑚之北曰蘭芝谷沙門元英譯經於此宜君縣志蘭芝谷在縣西五十里嘗產蘭芝故名鳳皇谷在縣西南五十里昔有五色雀見于此元英譯經已詳唐碑聖教序跋茲不贅玉華宮制度見冊府元龜已詳前卷惟碑所稱其殿曰耀和冊府元龜曰暉和爲異唐書地理志宮在坊州宜君縣北四里此碑則云宜君縣西南四十里爲玉華山其南曰野火谷谷西曰鳳皇谷唐宮之故地則與唐書云縣北四里者不合疑唐時縣治別也宜君縣唐屬坊州今因元明之舊屬郿州撰記者張縉字子望前碑作詩者張岫字子堅其兄也皆滎陽人無傳可攷前詩作于治平丙午五月望蓋三年也此碑以治平三年五月丁巳來遊壬申作記距遊之後十六日矣據遺史朔考是月甲寅朔初四日丁巳十九日壬申是作記在作詩之後四日也

涪溪題記十九段

石橫廣一尺八寸七分高一尺四寸  
八行行六字隸書在永州府祁陽縣

湖南轉運判官七田郎中沈紳治平四年承春丙子訪

活谿元子次山故居讀中興頌晤臺中堂右堂三銘瀟

宛待行

又石高二尺二寸八分廣一尺  
六寸八分五行行八字正書

宋昭遯道李公度唐輔張處厚德甫徐巽及之鞏固

固道周漸彥井同遊活溪熙寧二年十月二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  
五寸八分四行行十字正書

活溪

熙寧六年癸丑十月十九日尙書都官員外郎通判永

州柳應辰全家遊此

又二行行十  
五字行書

予自上元促運江上至是凡十過此時元祐丁卯孟夏

中休頰水陳宏公遠記

又橫廣一尺六寸高七  
寸六行行二字正書

會稽蔚宗登此熙寧甲寅正月

又橫廣一尺九寸六分高一  
尺四寸九行行六字行書

胡羯自千紀唐綱竟不維可憐德業淺有愧此碑詞

米黻南官五年求便養得長沙掾熙寧八年十月望經

活溪

攷元章生於皇祐辛卯至是纔二十五歲筆力縱勁

小技亦由天授也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又橫廣一尺五寸五分高一尺  
四寸五分七行行五字正書

不能歌不能吟瀟湘江頭千古心全家來游七日而去

熙寧丙辰歲柳應辰書

又石高一尺九寸一分廣一尺七  
寸九分六行行六字左行行書

陶輔佐臣子遵梁立儀定國子格之同遊黃練子莊期

而未至元豐四年辛酉口月壬戌日題

又石橫廣三尺一寸高二尺七  
寸五分九行行八字行書

會稽錢岳紹聖二年八月十一日過永州祁陽縣觀顏

魯公所書元次山撰唐中興頌磨崖碑同明府陳行通

中宮寺新禪師登唐亭晤臺游活溪遂汎舟清湘自衡

潭北歸都下識之

又石高二尺八寸廣二尺  
一寸五行行七字行書

宛亭蓋士口罷守零陵道口活溪因率邑令戴字中儒

林同遊時大觀庚寅仲夏廿三日題

又石橫廣三尺五寸高一尺  
五寸七行行四字行書

白雲居士李伯魚自清湘北歸携家遊活溪大觀庚寅

孟秋十八日題

又石高二尺九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三  
篆字書中間餘字正書分寫兩旁

齊相金

河口薛公虔施口浯溪寺口奉無相大士紹興二年

月望日

又石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五行行十字隸書

河間劉蕘自紹興戊辰得官茲邑迄丁丑歲三來于此

竟未能去十載之間奔馳往返江山如故每一登覽重

增感慨云季夏七日

又石橫廣二尺高一尺四寸五分六行行七字正書

河內李元老被命假守清湘挈家來游紹興戊寅中

冬十六日書男者明者厚者勲焉鄭种侍行

又石橫廣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五分八行行九字行書

開封趙彥櫛被命持節廣右道由浯溪拭目中興磨

崖碑頌遐想元顏二公風烈徘徊久之三歎而退時嘉

泰甲子季妹二十日客晉陵馮祖德同遊男炬夫焯夫

侍住山妙應上石

又石高三尺廣二尺四寸六行行九字正書

趙必愿假守清湘道出浯溪拜二公之祠敬觀先

君吏部遺刻整整一紀歲月易流不勝感慨竹洲洪口

成同行寶慶丁亥四月三日

又石高一尺三寸二分廣一尺一寸七行行七字正書

壽沙凌攀龍因省兄宰浯溪以淳祐庚戌仲冬六日携

子斯義同藍田子九江柯鏗銓鑰金歷陽丁必達來遊

口三吾主人慧圓

又石高三尺廣二尺二寸八分五行行七入字不等正書

咸淳戊辰中穉京兆楊履順偕廬陵周士模寶峯胡興

祖劔門黃晉孫來遊姪口孫子益孫特

又石高一尺七寸六分廣一尺六寸六行行八字正書

咸淳辛未重陽桂人唐復赴武安書記泊舟浯溪甥文

益壻蔣棟琴軒唐震之同遊二子寧生康生花子真玉

次元侍

按浯溪題記十九段綜其姓名得五十一人有可

攷者五人柳應辰見宋詩紀事武陵人寶元元年

進士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永州通判容齋五筆

稱浯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之所

記人不能知大宋熙寧十年甲寅歲武陵柳應辰

仍有詩云浯溪石上大江邊心記閑將此地鐫自

有後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詩意不知所謂

今搨本未見據熙寧丙辰歲所題不能歌不能吟

瀟湘江上千古心與此正相類也此題熙寧六年

癸丑明年即是甲寅乃熙寧七年容齋作十年者

傳寫誤也會稽蔚宗蔚姓不見於氏族陳繼儒太平清話有錢塘關蔚宗景仁弟廬州使君也平生好事多蓄書畫游宦交廣米芾海岳名言又稱其金陵幔山樓有題榜疑卽其人偶不署姓耳米黻題五言一絕記云南官五年求便養得長沙掾熙寧八年十月望經涪溪據史傳米芾字元章吳人宋詩紀事云襄陽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合光尉歷知雍邱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是未嘗爲長沙掾也黃潛筆記云元章自署姓名米或爲芈芾或爲黻史作米芾此題作米黻無疑卽一人芾年四十九宋史紀事稱其官淮陽軍在大觀二年其母嘗侍宣仁后在仁宗末年則芾之官長沙便養母當在神宗時此題熙寧八年正卽其時也由大觀二年逆推至熙寧八年約三十餘歲則官長沙掾不及二十歲年幼官卑史文從略又據潛研跋謂元章生于皇祐三年辛卯則熙寧八年爲二十五歲至四十九歲爲元符二年則其官淮陽軍不應在大觀二年宋史紀事恐誤史傳但云歷知雍邱縣則長沙掾擧括于歷知二字中矣宗室傳

趙彥補字文長悼王七世孫慶元初由知晉陵縣擢監登聞檢院出知汀州遷廣西提刑入爲戶部侍郎遷湖廣總領知平江府轉寶謨閣待制卒此題云被命持節廣右當是遷廣西提刑時也甲子爲嘉泰四年趙必愿亦宗室也字立夫廣西經略安撫崇憲之子丁父憂居喪盡禮貽書問學于黃幹服除差充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充提領安邊所主管文字差知全州陸倅乞下道江二州訪周惇頤之後此題卽其時也云敬觀先君吏部遺刻者謂其父崇憲安撫廣西時過此留題也今揭本亦未見丁亥爲寶慶三年餘俱無攷

白龍池題記二十一

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二尺一寸五分六行行八九字正書

入內供奉官李舜舉被命禱祀帝岳奉香勝槩於壽聖卽日先款青帝宮次詣白龍潭泊平四年題

書吏李恭從行

又石橫廣四尺八寸高三尺四寸五分八行行五字正書

兗守劉袞奉詔祈雪于岱宗登絕頂翌日謁

龍池之祠元祐丁卯孟春初四日奉符令林會題

又七行行二字左行正書

回自百丈泉烹茶鼓琴以終清興

又石高六尺三寸廣一尺四寸  
二行一十字一八字正書

貫道建欄於此以便遊者元祐丁卯正月八日

又石高三尺四寸五分廣三尺  
二寸五行行四五字行書

山陽龔蕪黨被漕檄權宰奉高因率見莖董遊此元

祐庚午中冬十一日

又石高三尺九寸五分廣二尺  
四分五行行十一字正書

汴陽元永居士任紹承祖朝 嶽罷同青帝觀主楊若

冲遊太平頂回瞻視白龍池聖跡時大宋紹聖三年一

月十五日謹題

又白龍池三大字磨崖橫書下橫廣七尺二寸高二  
尺七寸又一方橫廣二尺七寸高一尺四寸四行

行二字並  
左行正書

白龍池

德充忠玉國寶文仲紹聖丁丑三月九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餘廣一尺五  
寸五分三行行六字正書

范陽正輔再遊同魯國景元至丁丑三月廿六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廣一尺五寸五  
分三行行六字五字左行行書

東之丁丑十一月口日遊南正同至

又石高四尺一寸廣二尺三  
寸三行行七字左行行書

元符庚辰七月晦趙習之徐安國弟居仁孫正仲同遊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七  
寸餘四行行五字左行行書

韓存中黠檢岳祠修造同王濟之一游庚辰十月廿七

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九寸  
五分四行行五字六字左行正書

皇甫備徐端朝孫口同游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廿六日

題

又石高二尺七寸五分廣一尺九  
寸五分五行行七字左行正書

奉符令李珪因捕蝗恭謁 白龍祠男彙侍行崇寧壬

午孟秋初七日

又石橫廣二尺八寸三分高二尺七寸三分題記二  
此在右偏四行行七字行書其左偏元康兄題記

瀑觀 董元康政和甲午重九日携家來遊松贊贊侍

行

又三行行四字六  
字左行正書

自恭觀元康兄畱字政和乙未孟冬二十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三分廣二尺三  
寸五分四行行六字左行行書

長清董自恭謁 白龍池之祠罷酌泉石上時乙未孟

冬中澣日

又石高四尺七寸五分廣二  
尺四寸五行行七字正書

莆陽陳國瑞子玉恭謁 白龍池之祠俯洞酌泉少憩

而適政和丁酉夏前二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三分廣一尺五寸四分四行行六字左行行書

李顯道張公羨李仲與張去塵庚子孟夏十九日同遊

池上

又石高二尺七寸一分廣一尺五寸三分四行行五字左行行書

姜子正子方李晉道劉言可刁文林同來庚子四月

又石高三尺二寸七分廣二尺二寸七分三行行六字七字左行行書

鄆城李儂弟俊姪贛隨侍遊此癸卯季春廿八日

又石高二尺七寸廣一尺四寸二行行五字正書

許大希祈雨取水嘗至此

右在嶽西傲來峰下白龍池石壁上平廣記二十餘

丈書曰龍潭口白龍池並大字其旁皆宋人題名尚

未刻缺錄之得十五首其文略無重複自治平迄宣

和六十年間人名字亦可以想見當日太平之盛而

金元以降洊遭兵火名山奧區委之榛莽無復有題

名者矣金石文

右刻均在白龍池雙崖對峙南曰三元石北曰元圭

石宋人題刻殆遍顧氏所采十五首皆在北崖之陽

顯而易見者近來錢唐江鳳舞復搜得正書十六首

均在南崖之陰幽暗陡險游跡罕至自熙寧迄政和

內無年月者三首較顧氏所得又過之可見金石尋

求必由好古者親歷其地抉苔剔蘚而得之但憑工人摹拓所及往往十失五六是可慨矣金榮泰山志

按白龍池在岱岳西南麓泰安縣志云白龍池上有淵濟公祠旱禱輒應宋祥符中封白龍為淵濟

公建祠于此此題名中所謂白龍祠祈雨取水者是也題名徧南北兩崖金石文字記得十五段泰

安縣志增補十四段合之得二十九段山左金石

石志所得揭本二十八段泰山志共搜得三十一

段最為詳備今視所得揭本祇二十一段餘皆工

人失揭者其文並見諸書所載茲不復補錄從其

實也綜計二十一之中題名姓氏得四十四人

內但署名而不署姓者八人無從詳攷其餘有可

攷者入內供奉官李舜舉見宋史宦者傳字公輔

開封人世為內侍會祖即神福也仁宗時舜舉出

為秦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此題治平

四年被命禱祀帝岳奉香勝槩於壽聖節日先歛

青帝宮次詣白龍潭英宗本紀帝以正月三日生

即位之初以生日為壽聖節治平三年十一月戊

午帝不豫十二月乙未宰相祈于天地宗廟社稷

史雖不言禱于嶽瀆山川據此題必因不豫而禱

祀於帝岳也英宗以四年正月丁巳崩是月庚戌朔丁巳是初八日在壽聖節後而舜舉之禱祀尙應壽聖節也徐安國見孟宗寶洞霄詩集號春渚未詳其實嘗題一詩于大滌洞而不詳何年未知與此所題之徐安國卽一人否也刁文叔見宋詩紀事云不知其名張橫浦子韶之友橫浦心傳錄載其春日旅中一絕句謂思致尤遠不止工也然亦未知卽此題之刁文叔否餘俱無攷

溫泉箴

石橫廣二尺八寸四分高二尺七分十八行行十四字正書在臨潼縣

溫泉箴

唐燕國公張說

虞部員外郎楊方平書丹

東山少連曰元冥氏之子曰壬夫安祝融氏之女曰丁

芊俱學水仙是為溫泉之神焉帝命之救萬靈盪滯結

腑藏達膚腠泄下人多賴上帝是崇有飛廉氏之佚女

妬之常欲大恩其功故入溫泉必齋以酒心戒以防患

恕以利物含生之疾我願除祇二神嘉之吹湯激邪珠

連漚累滴汨揚華此其効也嗒入溫泉僻心穢行惡口

淫形居食失節動出躁輕二神醜口不匡人命飛廉佚

女以裾襲人是走疰芒風瘍眩暈之病夫有意之醫照合神理無怙之醫身為慾使莫之益傷之者至矣是以君子慎其微也

治平丁未孟冬朔縣令尹光臣立石

呂義山子居至山子口同趙甘棠趙洋聖謨送別于

此就浴溫泉而去元祐戊辰冬十二月十一日

按溫泉在臨潼縣東南驪山下泉上有溫泉宮天

寶六載更名華清宮宮有湯井為池唐帝皆嘗遊

幸元宗特修此箴為唐張燕公所作至治平丁未

縣令尹光臣重刻也丁未為治平四年書者楊方

平史無傳

義田記

碑二石各高五尺首廣四尺許共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正書左下角落處刻文英敏亦正書在蘇州天

正公祠

晉陵錢公輔撰

吳興趙雍書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



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需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以至於叅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賢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者晏平仲弊車羸馬以朝陳桓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弊車羸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子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於生前而文正公之義垂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嗟乎世

之人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之盛聲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爲卿爲大夫爲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足乎一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闕人乎是皆文正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者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於世云

舊本刻于天平山忠烈廟中有脫簡文英庚午歲任湖州安定山長求趙文敏公仲穆書此本謹刻于書院忠厚堂之前廡以永其傳龍集至正庚寅孟秋七月望日主宗祀八世孫文英識 裔孫伯仁摹勒按此碑撰者錢公輔書者趙雍宋史公輔傳字君倚常州武進人仁宗朝累官知制誥英宗朝累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與王安石異議出知江寧府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舉景福觀卒計其歷官似距文正公卒後二十年碑不署銜疑爲後人所刪文不著何年所作据范忠宣公以義莊規矩奏請于朝劄付蘇州在治平元年似公輔撰文亦在是時趙雍爲孟頫之子元史附見孟頫傳但云子雍以書畫知名不詳其

歷官元詩選稱雍字仲穆夙慧有父風以蔭守昌  
國海寧一州歷官翰林院待制書譜引陶宗儀云  
官至集賢待制同知湖州路總管府事書史會要  
稱其工真行草篆此碑以庚午歲文正八世孫文  
英任湖州安定山長求仲穆書碑當卽仲穆官湖  
州路時庚午爲元文宗至順元年書碑後又二十  
年至庚寅歲爲順帝至正十年文英乃刻于文正  
公書院之忠厚堂文英跋稱義田記舊本刻于天  
平山忠烈廟中而不詳當時書者何人刻于何年  
天平山之有忠烈廟檢文正公集補編附錄明泰  
和王直撰重修忠烈廟記稱文正公經畧西鄙西  
人仰公之德服公之化皆爲公置生祠宣和間宇  
文虛中爲慶帥言公忠於朝廷其功烈顯於西土  
至今猶廟祀益虔然廟未有額徵宗命以忠烈名  
之且爲題其榜凡廟之在西者皆易以新名然蘇  
猶未有也紹興以來西土皆陷忠烈之廟越在異  
邦蘇之守令與其士大夫謀曰蘇公故郡也而天  
平山則公祠墳在焉公之精神必往來乎此乃更  
作新廟揭忠烈之榜於廟門由是蘇始有忠烈廟  
歲久廟壞元至元乙酉嗣孫邦瑞士貴復新之此

天平山忠烈廟之緣起也東都事略載慶州賜額  
忠烈廟在宣和五年至南渡後天平山之建廟未  
詳何年檢褒賢集載文正公會孫直方記云紹興  
乙卯自嶺海被召至行闕丙辰春出使至淮上始  
過乎江時義宅已焚毀族人星居村落間一旦會  
集于墳山散亾之餘尙二千指云云而不言有廟  
其時紹興四五年間也周必大乾道丁亥汎舟游  
山錄有云忠烈廟具有文正以下畫像挂壁謁之  
丁亥爲乾道三年其時已有忠烈廟矣然則廟之  
建置不越紹興年間義田記初刻當卽在是時其  
以趙雍書重刻卽在至元乙酉邦瑞新廟之後所  
謂龍集至正庚寅者是也然文英跋但云舊刻有  
脫簡不言亾佚不知趙書刻後舊碑亾于何時也  
義田之置更傳但言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  
人不言建置之年忠宣公奏立義莊規條則云臣  
父仲淹先任資政殿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  
田十餘頃供給諸房宗族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  
墓誌銘則云公在杭盡以餘俸買田於蘇州號義  
莊以聚疎屬据年譜公之除資政在慶歷五年知  
杭州在皇祐元年自資政至知杭州相距五年此

五年中即置義田之時忠宣之奏在治平元年其

時刊定規矩編類刻石則即以此時屬公輔撰記

以垂永久可懸揣而得也今此碑姑宋史本傳稱

仲淹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家江南

遂為蘇州吳縣人年譜稱公遠祖博士范湧裔孫

履冰為唐丞相鸞臺鳳閣平章事世居河內四世

祖隋唐咸通十一年由良鄉主簿遷處州麗水縣

丞一支渡江中原亂離不克歸子孫遂為中吳人

蓋義田所贍之族入皆麗水丞之子孫即直方所

見之二千指亦即分贍義田之族人也履冰見唐

書宰相表載初元年春官尚書范履冰同鳳閣鸞

臺平章事又世系表云范氏後漢博士湧世居河

內又文藝元萬頃傳云武后諷帝召諸儒論禁

中萬頃與周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太子

舍人周思茂右史胡楚寶與選蓋履冰在唐時固

以文學著稱也文正自曾祖祖父皆仕吳越父隨

錢俶歸宋終徐州節度掌書記文正生于徐州二

歲而孤隨母適朱宋史傳云長山朱氏歐公神道

碑富鄭公皆同年譜云淄州長山朱氏文正公集補編載

文正公家傳作池州長山朱氏於是淄州之長山

與池州青陽縣之長山皆有公祠宋紹定中丁黼

池州祠堂記謂青陽之長山一名讀山是公幼讀

書之地至淄州之長山乃公隨所養父淄州長史

朱文翰之地本名長白山也然攷淄州長山有醴

泉寺覺堂嶺皆公幼讀書之所丁黼記謂在青陽

恐未盡然此事史傳碑銘皆所未晰因附識之

題觀魚軒詩

石高三尺四寸三分橫長四尺六寸五分共十一行行八字正書在安陽

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事魏國公韓琦

雨後方池碧漲秋觀魚亭檻俯臨流時看隱荇駢頭戲

忽見開萍作隊游喜擲舟前翻亂錦靜潛波下起圓漚

吾心大欲同斯樂肯插筇竿餌釣鉤

碑無年月不云并書玩其字跡即琦筆法也琦築忘

機堂在彰德府治北前有狎鷗亭又前有觀魚亭中

記金石

按魏公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在神宗即位之初

此碑無年月姑附治平四年之末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六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宋十五

周元公題名二段

表本高廣尺寸行字多寡皆不計正書  
一在廣東德慶州一在廣東高要縣

濂溪周惇頤茂叔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遊

轉運判官周惇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遊軍事推

官譚允高要縣尉曾緒同至

右濂溪先生題名二段一在今德慶州三州巖自左

而右乾道己丑洛陽程祐之刻其一在今肇慶府七

星巖俱在石洞上茂字至正字當泉涵處尚隱隱可

見後有淳祐壬子呂中等題字茂叔書點點畫畫端

重沈實無一毫苟且姿媚態觀者可以想見先生道

德之風表黃裳藏復謹誌之 萊竹 堂藁

按史傳熙寧初惇頤知郴州用井及呂公著薦為

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此二段蓋行部所至畱

題也

壽聖禪院勅牒

碑連額高四尺八寸廣三尺四分二  
十六行行四十六字正書在假師縣

大宋勅賜壽聖禪院額

中書門下 殊 河南府

河南府奏准 勅應今日以前諸處無名額寺院官

觀口蓋及口口間已上見有功德佛像者委州縣檢勘

保明聞奏特與存留係帳拘管仍並以壽聖為額有下

項一十三縣各申有無名額寺院見有蓋到舍屋下有

功德佛像各有僧行者住持送委官躬親點檢到見在

殿宇廊舍各及三十間已上並依降 勅日前蓋到

縣司官吏各保明委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俟朝典本府

尋委逐縣巡檢依此點檢今據逐縣巡檢申點檢到見

在間採結罪保明開坐如後本府口口保明委是詣實

如後異同甘俟朝典伏候 勅旨

伊陽縣高都村洞子院一所舍屋共五十間永安縣橋

西村義井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韋薦村明教院一

所舍屋共四十間偃師縣泗州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五

間壽安縣郭下文殊院一所舍屋共五十二間密縣邢

谷村影堂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一間邢谷村義井院一

所舍屋共三十一間張固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三

間張固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一間謝村院子一所

舍屋共三十二間謝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福

昌縣鍾王村賈谷塔院一所舍屋共七十一間永寧縣

蘇口村安寶龍泉院子一所舍屋共四十三間河清縣

南王村院子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澠池縣千秋口東

禪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五間北班村塔院一所舍屋共

三十一間姚村慶空禪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萬受

村金和尚院一所舍屋共三十二間存留天王院一所

舍屋共一百間伊關縣中口村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二

間河南縣平華村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宮南村寺

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綠氏縣蔣村寺一所舍屋共三

十間未寧縣西土村鐵佛寺一所舍屋共三十八間河

清縣長泉村廣化寺一所舍屋共三十三間宜並特賜

壽聖寺為額

殊奉 勅如前宜令河南府彙錄勅黃降付逐寺院

依今來勅命所定名額陞至准勅故殊 熙寧元年二

月二十八日敕

給事中叅知政事唐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趙

起復戶部尚書叅知政事張

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

偃師縣帖 壽聖院准 河南府帖准

勅節文為 伊陽等一十三縣有無名額寺院並賜壽聖院為額數

內偃師縣

院仰彙錄

勅黃降付本院依今來

勅命所定名額者

石具如前當縣今彙錄到

勅黃一道頭連在前事

須帖付本院准此照會熙寧元年四月初三日帖

將仕郎守縣尉兼主簿事張

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偃師縣事劉

熙寧二年歲次己酉五月二日院主尼遇仙立石

供養主尼惠清

維那尼惠善

典座尼惠雲

張士廉刊

億按牒云伊陽等一十三縣有無名額寺院並賜壽

聖院為額蓋依河南府奏准而首以伊陽冠十三縣

之上與宋史地理志次置不合又後列給事中叅知

政事唐則指唐介而傳不詳為給事中起復戶部尚

書叅知政事張則指張方平而傳不言為戶部尚書

亦不列起復凡此皆史缺也下列右諫議大夫叅知

政事趙蓋即趙卣而並行更列左僕射兼門下平章

事僅題一空銜雖姓氏亦不書竟莫知其孰謂也牒

刻一石在熙寧二年五月二日為院主尼遇仙所立

又牒載諸縣寺院今額廢罕有遺蹟著此以為方志

舉遺亦不可遽沒也 偃師金石錄

江夏黃鶴樓雜詩

石連額高七尺八寸廣四尺三寸八分分五層書第一層四十五行餘四層皆四十四行行約十四字行

書額題鄂州雜詩忍字篆書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 謝 眺 詩不具錄下仿此

漢口口別 宋之問

黃鶴樓 崔 穎

送夏戾子之江夏 賈 至

送康太守 王 維

送人歸江夏

黃鶴樓歌送獨孤助 顧 况

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吹笛 李 白

鸚鵡州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口漢陽輔錄事

江夏贈韋南陵水

望漢陽柳色寄王宰

江夏寄漢陽輔錄事

送儲口之武昌

江上送友人

送孟浩然之廣陵

題江夏脩靜寺

送口九遊江左

送口口歸鄂渚

江夏送客 孟浩然

沂江過

送田端公還鄂渚使府 武元衡

除官赴闕至江州口鄂岳李大夫 韓 愈

夏口 杜 牧

送張判官謁鄂州大夫

送王侍御赴夏口口王嶼

寄牛相公

赴黃鶴樓崔侍御宴 白居易

上江夏主人

黃鶴樓 賈 島

又 李羣玉

口口山人 口 陶

武昌老人鍊笛歌 劉禹錫

曉泊漢陽渡 王真白

黃鶴樓寓興 羅 隱

望故汚城 皮日休

望黃鶴山張君 沈如筠

黃鶴樓 盧 郢

熙寧二年六月日立

按黃鶴樓詩刻南齊一人唐二十人凡詩三十九

首謝朓一人載入文選宋之間以下亦皆載入全

唐詩故但存其目不錄其詩碑不知何人所書及

因何刻石惟存年月而已

瀧岡阡表

碑連額高八尺一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二十七行行五十六字連額並正書在永豐縣

嗚呼惟我

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

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

歲而孤 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

長以教俾至于成人 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

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日母以

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殖以庇而為

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

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

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

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為

新免於喪適然爾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

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

夜燭清官書屢癡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

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

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求而得則知不求而

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

回顧乳者劬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

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

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

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

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

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

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

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

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秦州

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 太夫人姓  
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 太夫人恭儉仁  
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

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

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

夷陵 太夫人言笑自若曰吾處之有素矣汝能

安之吾亦安矣自 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

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 朝始得贈封其

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

南京 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

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目登

二府 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

國大慶必加寵錫 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大夫

人 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 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 皇考

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 今上初郊 皇

考賜爵為崇國公 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

脩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

也惟我 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

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 二朝之錫命

刻于碑既又載我 皇考崇公之遺訓 太

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

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

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

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

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

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

封一千二百戶 脩 表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派 東坡

歐陽公書如其為人外若優游中實剛勁 朱子

宋歐陽文忠公自作不載何人書疑公自書在永豐 集

格古 要論 歐陽文忠公瀧岡阡碑為龍神借觀事甚奇黃魯直

檄龍文云臣黃魯直謹言臣聞天子詔脩永叔以三

年三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綵寵錫以重爵推以峻

位加恩三世著其褒辭以贈修命石氏鏞之故刻瀧

岡阡表世次碑乃僱舟載回五月十三日至鄱陽湖

泊舟廬山之下是夜一叟同五人青衣犬帶來舟揖

而言曰聞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



請碑入水遂不見焉惟陰風怒號淡月映空修驚悼

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諭直時知泰和令以同邦之

誼命直爲文以撤恭惟洞天水府之宮震澤主者潤

濟王闕下福地陰陽龍池歲月星斗芒寒受穹質干

上界雲津變化膺顯號于人間廟食吳中官民均賴

茲有河神之玩法敢將表石以沉淪妙畫雄文自應

呵護瓊章玉冊孰敢誰何雖龍宮之幽元而雷神之

慧徹吳風震雷駭蚪奔鯨地裂水竭淵泉俱滅既已

各司其職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也曠首雲霄

德配亭毒乾道之性厥位六焉鼎成以升實汝之神

下地利也淵源潭洞養身遁性坤絕妖塵其德元焉

禹舟之負實汝之功今汝不然乃罹茲禁萬一株連

五龍盡滅書畢投檄湖中忽空中語云吾乃天丁也

押服驪龍往而送至永豐沙溪勅賜文儒讀書堂之

南龍泉坑而交也文忠公歸家掃墓但見坑中雲霧

濛蔽虹光燦空往視一大龜負碑而出倏忽不見惟

碑上龍涎宛然在焉乃起置于崇國公墓前俾垂不

朽嗚呼文能動龍孝足感天公之文章德業至矣極

矣天下萬世誰不翕然而宗師之時熙寧三年庚戌

七月望日黃魯直謹識

鈞卿

龍岡阡表爲六一集中第一等文字手書勒石越州

胡仁濟令廬陵揚十本餉余書作行楷莊雅中雜流

麗蓋文與書爲兩絕也老友方靈亭語余乳者劔汝

而立於旁當是劔汝歐公爲文多不使奇嶮字此蓋

用雖騷紉秋蘭以爲佩比之曲禮負劔辟咎爲較安

也按碑文正作劔又宋姚寬西溪叢語亦有劔汝立

旁之解還當以劔爲正

虛舟

題跋

按文獻通考及宋史職官志文武臣僚功臣號無推

誠而有推忠然史又稱中書樞密則推忠協謀親王

則崇仁佐運餘官則推誠保德翊戴則推忠之號惟

兩府專之其餘文武諸臣但當爲推誠耳通考及史

文作推忠者誤也歐公嘗任執政此所賜功臣號止

稱推誠保德者宋制中書樞密所賜若罷免或出鎮

則改之于又記狄武襄公神道碑稱推誠保德守正

翊戴功臣狄公由樞密使出鎮故所賜功臣號亦用

餘官之例也表作于熙寧三年四月時公以觀文殿

學士知青州按宰輔編年錄是年四月除宣徽南院

使判太原府方作表之時除命尙未下也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歐陽文忠公爲其考崇公及太夫人撰龍岡阡表成

勒諸石遣吏齎之歸并檄郡守董墓事渡江風濤大

作有龍蛇夾舟舟欲覆篙師呼曰客有懷實者乎  
請投之以禳此厄客曰無之惟碑在焉因共擠之江  
龍乃冉冉去波亦平遂得竟渡吏持檄以責告郡守  
守訝之令吏祭墓且以告則碑已巋然植于其側矣  
守墓者曰昨之夜震電發土碑于是出也薄視之見  
一表中獨以朱圈祭而豈不如養之薄八字滴水淋  
滴自額及跌不絕殊迹炳然閱數百載如新嗟乎惟  
牛而祭不如雞黍之逮存昔賢著之矣而發之自公  
有甚痛于中者故言之足以動鬼神致靈異若此夫  
非盡人之子歟讀是文者其尚有感于斯江西通志

按江西通志龍岡在吉安府永豐縣鳳凰山側歐

公此文本集及宋文鑑並全載之今取二書互校

有不同者卜吉於龍岡之六十年文鑑脫岡字居

貧自力於衣食同文鑑集居貧作居窮注云一作貧

太夫人告之曰同文鑑作告曰毋以是爲我累同集

文鑑母作無一壠之殖集與文鑑皆作植集注云

碑本作植昔常不足集作昔常注云常一作吾文

鑑亦作吾始吾一二見之集鑑皆作吾始則死者

與我皆無恨也集有也字注云一無也字文鑑無

也字以其求而得集作以其有得注云一本有字

作求而文鑑亦作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  
恨也同集鑑無有字而世常求其死也集作世注云

一作况文鑑作况劍汝而立于旁集作劍注云一

作抱文鑑作抱常用此語集常作需鑑作當自其

家少微時集作微注云一作賤文鑑作賤曰吾處

之有素矣集曰下有汝家故貧賤也六字注云碑

本無六字文鑑亦有此六字自先公之亡二十年

同集鑑作三十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集作終注云

一作卒鑑作卒故自嘉祐以來集作故注云一作

蓋太夫人進號魏國集作魏注云一作韓鑑作韓

而有待于脩者同集鑑無有字熙寧三年四月辛酉

朔同集鑑作二年無朔字大抵歐集尚參用碑本文

鑑則直取當時流傳之集本未與碑校又有傳寫

之誤故不同如此又按歐公以熙寧五年卒見本傳

年六十六見東都事略及東坡祭歐文忠公文推其生在大中祥符三年

四年生四歲而孤則其父之卒在大中祥符三年

是年庚戌正與術者歲行在戌之語合其時父年

五十九是公之生父年五十六公父卒後四十二

年太夫人始卒于畱守南京官舍年七十二當父

卒時太夫人年僅三十故云守節自誓也太夫人

之卒在皇祐三年時公年四十五其入副樞密在

嘉祐五年叅知政事在六年罷叅政在治平四年

年六十一矣碑云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

者神宗紀熙寧元年十一月丁亥祀天地于園丘

羣臣進秩有差卽此時也公之撰此碑在知青州

時其後判太原府徙蔡州四年致仕五年卒是建

碑之後未嘗到墓而筠廊偶筆載黃山谷謂文忠

歸家掃墓見坑中雲霧已非其實自此以後異聞

傳布為龍神借觀碑文風浪攝去江西通志又有

龍夾舟擠碑入江翼日雷電發土而碑出悠謬之

談轉輟志怪殆非確據也至劔汝而立于旁句是

卽由禮負劍辟咤之劍謂出于掖下虛舟題跋引

方靈泉言當改為紉秋蘭之紉靈泉本不知金石

而以選八家古文批語強作解事更為乖謬

湯陰縣嵇公廟記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四寸五分廣三尺六寸四分  
十三行行五十一字正書篆額在湯陰城西南

相州湯陰縣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

所主為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

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己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

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

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

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

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頌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

端冕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

明分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為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

與日月爭光卒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

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

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卽公死難之地

其廟在焉前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為政所先因循

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楙至則首拜祠下觀其瞻敞

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

廷崇祀之意諭于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

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于是民益知

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

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郡

繇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

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噫忠義之心人皆有

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于古人余亦勉而執

之者歧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各而

不書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

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

撫使魏國公韓琦記并書

尚書都官員外郎管句大名府路安撫都總管司機

宜文字口口象

安陽任倫重錄

此琦因湯陰令張懋修廟而記其事也太平寰宇記

云湯陰縣浣衣里晉侍中嵇紹葬所按鄴中記志帝

師敗湯陰千官皆走獨紹端冕帝側以身捍主遂至

見害血灑御衣及事寧左右欲浣之帝曰此嵇侍中

之血勿去也詔葬縣南因名此地為浣衣里是紹墓

亦在今縣城西南也墨池編稱韓魏公書骨力壯偉

書史會要稱其工正書師顏魯公頗露圭角信然

州中金石記

按河南通志嵇侍中廟在彰德府湯陰縣城西南

祀晉侍中稽紹宋治平中建據此碑立于熙寧三

年而文云相之湯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在焉因

循不葺底于大壞今令張君楫至首拜祠下觀其

精敞之甚論于邑民不數月而詞宇一新則湯陰

之有嵇公廟其來已久不始建于治平中特至是

重葺之耳碑文所紀嵇公忠績悉與晉書本傳合

韓魏公為相州安陽縣人据史傳先由武康軍節

度使知并州求知相州在嘉祐元年以前繼除鎮

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改判

永興軍經略陝西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

碑故云余嘗兩守鄉邦也是年河北地震河決徙

大名府充安撫使即此撰書之時也

觀稽書聖教序碑題名七段

題名正書五行行五字至九字不等左行在同州府聖教序碑陰

范育吳之雷壽民安老崔君授夢得李衮希仲同觀熙

寧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又正書九行行七字左行

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游師雄按部至同郡守章龍

圖菜相率同觀與者三人通判州事張珂提刑司檢法

官崔直躬州學教授白時中元祐甲戌中和節後一日

題

又正書四行行七字左行

武功游師雄馮翊仇伯玉同觀稽書聖教序元祐三年

五月廿九日

又行書四行行九字左行

太僕丞張景修敏叔拉左輔令宋靖與正同觀龍興寺  
褚書聖教序崇寧元年二月廿三日題

又正書六行行九字左行

歷山張智周被 漕撤攝郡事暇日率眉山唐遂叔樊

川李少蒙金陵會公乘汝陽崔莘叟東里陳子美仝閱

唐碑政和改元孟冬望日再題

又行書四行行十字左行

建安暨尹卿公任邀成都羅興惇詩同觀褚書弟召卿

公南右卿公介預焉時宣和辛丑清明前二日題

又行書五行行八十字至十字不等

建安暨唐裔堯本三峯周兆子京山陽顧伯起景震邵

卿俞日新德夫同觀褚書聖教序宣和壬寅上巳後三

日題

游師雄題名二通俱在同州府褚書聖教序碑陰其

一題元祐三年五月而不著官職以宋史本傳推之

當是任陝西轉運判官時也其一題元祐甲戌中和

節後一日稱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甲戌者元祐九

年也阿房宮賦石刻有師雄跋立於元祐八年亦稱

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本傳云為陝西轉運使蓋脫

副字末時外任差遣資淺者加權字尤淺者則稱權

發遣某官公事史書皆略而不書惟石刻一一書之

章案時以直龍圖閣知同州故有章龍圖之目白時

中官同州學教授亦史傳所未及 潘研堂金石文跋尾

善感禪院新井記

碑建額高五尺九寸廣二尺五寸八分共十八行行三十六字行書額題善感院新井記六字篆書汪咸

縣字

京兆府口口善感禪院新井記

提舉與修白渠及專切管勾見行渠堰事宣奉郎守

殿中丞騎都尉侯可謨

文辯大師慧觀書

南山李元直篆

天生五材下民日用而不可不備惟水火相須之急洪

範弗得弗先或闕乎一黔首罔以為生及乎用之之情

口不擇其精粹者也一事不精未有不思其更革者也

長安寔漢唐之故都當西方之衝要衣冠豪右錯居其

間連甍接椽僅數萬家官府佛寺道觀又將踰百計其

井不啻乎萬也然而烏鹵之地井泉惟鹹凡厭膳羞烹

飪皆失其味求其甘者略無一二焉又非井之用也井

之道上行而在及乎眾及乎眾則眾所歸也眾所歸者

泉寒而味甘也泉寒而味甘則井道之廣也易曰井冽

寒泉食是得其中而衆所歸者也既鹹而不食則失井之道也井道既失衆所不來也故多捨棄舊井而改卜其地求發泉源之甘醴者則未嘗有如其意者也有香城院直府庭之東南隅千步而近院處諸梵宇之甲者僧徒童行官客僕從日不減其數百人舊井一十一空水之所供浴室廚爨澣濯馬廄秣飼之事崇朝及暮用汲無窮厥味甚不甜美久厲其食衆共來請於主僧智海師曰願改卜地以處井以足大衆茶藥之用海師齊肅誠意乃卽其請越三日集僧徒行浮屠教之法事於大門內東垣下後以杖卓其地命匠者具畚鍤興工二日而井成其泉源沸湧澄然而甘寒宜其食也傍及左右所居之民往來汲取養而不窮嗟乎非誠意精繫感物之深者物莫肯應焉智海師戒律淳篤正心無我住持修整孰不瞻嚮以斯之應可謂師之行果者歟熙寧七年正月晦日記

典座僧德安 維那僧德岳 書狀賜紫德邕 供

養主僧德越 住持沙門賜紫智海立石

鑄都武德誠刻字

按陝西通志香城寺在西安府城內錢局創自石

晉思遠禪師周顯德中賜額廣福禪院宋仁宗更

賜名曰善感然人恒以香城名之此碑標題云善感而文內仍但稱香城蓋善感之賜名未久也

噫字贊

石高二尺六寸七分廣一尺四寸四分上梵書  
噫字下贊七行行十字正書在咸寧縣卧龍寺

鎮成軍僧顯俊書

義靜三藏於西天取得此梵書噫字所在之處一切鬼神見聞者無不驚怖

太宗皇帝贊

鶴立馳行勢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儒門弟子無人識穿耳胡僧笑點頭

京兆府住持十方福應禪院講經論傳戒沙門惟果

立石

大宋丁巳熙寧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安民師刊

表忠觀碑

碑共四石兩面刻各高一尺五寸八分廣四尺皆七  
行其一面五行行皆十八字正書在錢塘表忠觀

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

騎都尉蘇軾撰并書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

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

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

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

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

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

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

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

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

王師積骸為城釀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 朝視去其

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

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蒼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

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

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

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 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味死以聞 制曰可其妙

因院改賜名由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焉生異人絕

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日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

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嶼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睦如神人王帶毳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

筐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

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維

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元豐元年八月甲寅 觀在杭州龍山宋郡守趙抃以五代錢武肅王墳廟

蕪廢請于朝即龍山廢刹為觀賜額表忠東坡為碑

銘山堂  
碑考

表忠觀碑蘇文忠公撰并書結法不能如羅池老筆亦自婉潤可愛銘詞是蘇詩之佳者余嘗怪錢氏起羣盜非有大功德於民而能制一方傳數世穹爵崇奉迨於大明燭火自若納叛之後主組映帶者又百餘年久而人思之何也武肅王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世有千年中而不出真王者乎奈何困吾民為遂弗改此其智有足多者五代史故歐陽氏懟筆未盡徵也舟州山人蒙

觀中碑今已重摹肇窠大字與醉翁豐樂記同法而更加嚴重若以飾園屏信偉觀也荆公與長公極不合乃獨稱許此文可見古人服善宋人言荆公初見時極擊節連曰此何語也數次繼乃曰此三王世家也潘子真又謂公云是漢興諸侯王年表此兩語皆是似三王世家是形似諸侯年表是神初據形言久之乃悟其神耳文得於神斯善法古矣武肅王草莽英雄事要不能盡善惟知安心待真主始終臣事中原故能保其封疆耳其不填西湖亦是此意司寇據錢氏私誌謂五代史係歐公對筆恐未然歐公平日

推尊文僖公甚至歸田錄所記惟贖珊瑚筆格一事稍短於明察然亦不失為厚德其他若好讀書若不得於黃紙書名皆佳事好讀書尤為不易及何得云非美談武肅乃文僖曾祖有何大怨直至上誣及歐

公會同謝希深遊嵩嶽歸抵香山錢公遺歌妓往謂因挾一妓為錢公所持尤非文僖固不純亦不因歐公言損品大抵凡子孫類為祖父護前稱道微末至怨遂歸焉文人負謗皆緣此近世尤甚凡頌人必得如孔顏乃滿志若止如孟子輿云有圭角卜子夏云見紛華而說亦卒不快矣但不意舟州公亦未鑑錢氏懟說書畫跋

右表忠觀碑碑凡八片今存四片又失其下截每行止十一字然筆法方整俊偉比之蔡君謨有過之無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石在杭州府學乾隆辛酉歲掘地得之湖上錢王祠有明人重刻本文雖完好特優孟之衣冠耳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表忠觀碑余向見三本一是嘉靖三十六年郡守陳公重摹本一是陳吉士所鐫行書本即王衡跋所稱字僅拇指大者也最後始見原碑即府學掘地所得者三本互校皆微有不同如蘇軾撰并書吉士本無



并書二字二十有六吉士本作廿有六銘詞未視此  
刻文陳柯本作觀此刻本吾友陳以剛又言而蜀江  
南板本作西蜀江南不知所謂板本者又何本也今  
原碑已蝕無可據矣原碑舊在龍山不知何年移置  
郡庠以臆度之當與石經同時之事 國朝乾隆五  
年余教授剛得於泮宮後石原四片八面今出土只  
得二片一面嵌壁揭者不得其全乾隆乙卯歲適杭  
嘉湖道秦公瀛糧儲道張公映琰來觀無錫錢立羣  
泳卽力言之乃昇至觀中與嘉靖重摹本同列千年  
名蹟位置得所亦時會為之也 朱文藻蘇碑攷序

按表忠觀萬歷杭州府志宋時觀在龍山熙寧十

年知杭州趙抃請於朝建賜名表忠觀蘇軾作碑

記卽此碑也西湖志云表忠觀碑在今錢王祠內

嘉靖三十六年杭州知府陳柯重摹立石此則明

時重摹本在今錢王祠者也今之錢王祠在杭州

府城湧金門外柳浪聞鶯之南靈芝寺之左亦名

表忠觀雍正五年 勅封錢王為誠應武肅王

于是總督李衛重建今祠表以石拱題曰功德坊

取陳柯重摹碑補缺者二十六字而自為跋以識

于碑旁考表忠觀碑有四本其最初者本四石兩

面刻作行楷書字大四寸每石每面六行行二十

字元豐元年之旁尙有小行書兩行其一行云表

忠觀碑總四片面背刻字 下文 第二行云匡護而

樹之此碑遂 下文 錢文瀚蘇碑攷云蘇軾表忠觀

原碑舊在龍山觀內元初西僧楊璉真伽悉鞏碑

石堯塔基杭郡碑石為其所災者已大半矣此碑

乃正德十二年御史宋廷佐與宋高宗石經同遷

于郡庠 國朝乾隆二年諸暨余蘿村諱懋棟教

授郡庠秋暮蘿村同年趙石函來寓循視顏垣下

微露石棧掘土獲斷碑二卽表忠觀碑也一時題

詠甚夥後嵌于郡庠壁者幾年又倒仆于名宦祠

者幾年歲乙卯重修表忠觀落成此碑自郡庠移

來樹于今表忠觀左廡此東坡手書初刻之碑也

其次則明太守陳柯重摹本在觀中右廡又其次

行書碑見王衡緱山集陳子吉士出所鐫文忠行

書碑文字僅拇指大者又見王荆公題跋云子瞻

守杭州作表忠觀碑余退老鍾山忽復見過同隄

法雲寺子瞻忽已寫一通字字欲飛袖之而歸者

也又其次小字表忠觀碑見竹澗盒金石目云在

杭州府學僅二小石其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

杭州府學僅二小石其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

因院者爲觀以下俱缺蓋表忠觀碑之現行于世者大凡有此四種今所錄者取府學出土本而以陳柯重摹本補其全按碑文東坡文集及宋文鑑並載之而校其互異之處如忠獻王仁佐集鑑俱作忠顯吳越地方千里鑑作一千里墳廟不治鑑此上有而字曰妙因院者爲觀鑑無者字我維行之鑑作我繼玩文義似集鑑有訛衍當以碑爲正也東坡先生年譜元豐元年戊午先生在徐州任但載八月癸丑黃樓落成而不敘及撰此碑是年諸漏略宋史趙抃傳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神宗立召知諫院未幾擢參知政事奏論新法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卒輔表熙寧三年四月己卯趙抃自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此碑載熙寧十年十月抃猶知杭州但系銜加大學士與表不同蓋出知杭州已八年矣東坡撰此文祇敘抃之奏而加以銘辭不自述其所以撰文之由且係在徐州任並非守杭州不知何以荆公題跋云子瞻守杭州作表忠觀碑恐此跋亦係誤傳也

海公壽塔記

碑連額高五尺七寸八分廣二尺九寸三分一十二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在咸寧縣  
有宋永興軍香城善感禪院主廣慈大師海公壽塔記  
宣德郎守尚書虞部員外郎管勾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騎都尉賜緋魚袋王頤書

狄道李元直篆額

大師名智海字濟叔姓劉氏耀州三原留冊民家子也生於祥符三年庚戌之歲既滿月張慶席會親于家有善相者曰此兒異日非塵埃中物但幼齡多患而不利所天耳甫八歲果得疾未瘳而父先朝露母王氏事佛尤篤日常一食以求其安越三年夜夢梵僧撫師之頂謂王氏曰此法器也亟歸諸釋氏則其病自愈翌日王氏焚香像前稽首而諾之月餘病間天聖元年始辭家入長安依香城主僧承瑜習浮屠法八年去氏削髮明年受具爲比丘從而植學經論之場左右采獲深達義趣加之性行醇謹多爲宿德之所推許未幾舉充慶安寺主繩衆以寬集事以勤上下稱治由厥師順寂還院充維那紀綱不紊賓主胥悅尋以本府表嘆闕員又補師以尸其局皇祐三年 殿前太尉許公懷德德師素深遂薦章服嘉祐四年又領府命主澄矜院事熙寧三年 府尹左丞錢公明逸謂百塔興教禪院管賢之遺

迹古都之上遊宜於諸寺擇高行僧以董其衆師首膺其選僉謂得人居凡二年度門弟子七人以善感主僧承諾化去乃徇衆命歸嗣院事其爲治也安而不擾簡而有成嘗患院之舊井鹵不可用一日領其徒於中門之外東北之隅以下井地怪誠再拜祈佛冥加果得甘泉感涕清冷殿中丞侯可記之詳矣師能以四攝歸人故輔翼之儔樂宣其力致院務多暇披摯貝書手不釋卷閱大藏經一遍法華金剛經各周一藏並營蒲塞以慶之既而名聞上都美傳咸里都尉王公統

奏号廣慈以旌行業師嘗念新新生滅駛於犇馬豈以後事累其徒耶乃於萬年縣龍首鄉澁水之西原預卜葬地壘塔既成走介抵洛巧余文以次其實余兩遊長安皆館師之院粗稔其迹故直書不諉也自祥符庚戌至元豐戊午師之壽六十有九師之騰四十有九兩院度門弟子共二十六人後之可紀者非余所知在師之賢二三子而續之云時元豐改元秋九月重陽前一日寓三陵水昌院文辯大師慧觀記

師弟賜紫沙門德邕立石 安民師刊

按善感禪院有新井卽海公所開碑見前卷此碑叙海公主善感時亦述其開新井事與前碑合撰

記者慧觀卽前碑書丹者也篆額之李元直則兩碑皆同東坡常稱元直字通叔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思甚苦曉字法得古意用銘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度

蘇頌演黃樓賦

賦四紙寬窄不一一廣二尺九寸五分一廣二尺七寸一厚一尺九寸五分一厚二尺一寸五分各高一尺三寸五分共三十四行

黃樓賦

蘇轍 口熙寧十年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余兄子瞻適爲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室隙穴以爲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辰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屢廬於城上調急走發禁所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率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楫載糗餌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旣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

則無害塞不壅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  
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  
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卽城之東門爲大樓焉堊以  
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  
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游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  
扶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威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  
二十餘歲下者爲汙澤上者爲沮洳民爲魚鼈郡縣無  
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  
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維此邦俯  
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爲一  
窺吾塘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  
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而爲海舞莫龍於隍壑  
闕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鞞鼓之驚駭誠蟻穴  
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旣迫水泉縮以自退  
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  
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斗酒相屬飲酣  
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天安於樂者  
不知樂之爲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  
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爲城引長河而

爲帶平臯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橫分  
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  
微雲靄靄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与水  
皆馳群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紛披魚鼈顛  
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爲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  
佛之峰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翔翹覓巖相重激水  
旣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爲玦  
傷心極目麥孰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沒橫  
煙澹二俯見藜曰北望則泗水激漫古汴合焉匯爲潯  
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  
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涌於青嶂陰霧爲  
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形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  
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瀟瀟可以  
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  
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備後則光弼建封戰馬  
成羣猛士如林擐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黃舞女歌  
童勢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壘蓋將問其  
遺老旣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旣逝  
憫河決於疇昔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於終日於是眾  
客釋然而笑頽然而醉酒傾月墜扶携而出

按東坡先生年譜熙寧十年丁巳先生年四十二

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

徐州任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

村掃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

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元豐

元年戊午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

四千二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

創木岸四以獎諭敕記併刻諸石為熙寧防河錄

迺即徐州城之東門為大樓堊以黃土名之曰黃

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

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

今此碑無建立年月計樓成作賦當在元豐元年

九月以後矣樂城集與宋文鑑皆載此賦然集本

是明刻有不同處尙不足據文鑑是仿宋刻始取

以互校而著其不同者熙寧十年七月乙丑鑑作

秋七月八月戊戌水及彭城鑑作彭城下完室隙

穴鑑無完字九月戊辰鑑作戊申調急走發禁所

鑑作調急夫發禁卒載糗餌以濟之鑑作糗糧梁

楚受害二十餘歲鑑作二十餘年斗酒相屬鑑作

中酒相屬俯見藜日鑑作落日金鉦涌於青嶂鑑

涌作薄前則項籍劉備鑑作劉茂猛士如林鑑作

成林環臂長嘯鑑作振臂朱關青黃鑑作青樓以

變化之無在鑑作知變化付杯酒於終日鑑作以

終日頽然而醉鑑作就醉酒傾月墮鑑作河傾扶

攜而出鑑作攜扶蓋碑無管人不知何人所立或

不能無誤而文鑑亦有傳刻之訛宜兩存之不

能定其孰是也河決澶淵賦序作七月乙丑年譜

作七月十七日宋史神宗紀作七月丙子遼史朔

考是年七月己酉朔乙丑正是十七日賦序年譜

合也丙子是二十八日則本紀為不同殆聞之朝

廷有遲速耶年譜云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

賦序云八月戊戌水及彭城是月戊寅朔戊戌是

二十一日也至九月戊辰文鑑作戊申是月戊申

朔戊辰在二十一日水已及徐州城不應相距一

月始塞東西北門自戊戌至戊申十日而水甚宜

矣則文鑑不誤而碑謬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諡

宋十六

渾王廟記

石橫廣二尺四寸四分高一尺八寸五分二十行行十四字正書在宜川縣

尚書屯田員外郎馬唐民記

淮南節度推官知丹州宜川縣郭仲益書

自古忠義之士立功於一時其心未必皆欲求聞於後世然到于今有廟食而不絕者是蓋有德於後之人雖

載在祀典而歲月磨滅猶恐其名之失傳尔丹州舊郡

即唐 忠武渾王故封也廟直州之東財二里兩崖間

題之曰閩王廟前守王內口克嘗取本史新傳以載於

石今 左藏高侯守丹之明年春以謝雨至祠下顧視

徘徊且謂僚屬按新舊書王未嘗以閩封又閩非國名

特閩與渾聲近之誤尔乃改移為渾王廟 高侯通古

今善辯論尤勇於為義如王之稱不正者久矣一旦遂

正之使其方所得而正者其決當如何

元豐二年三月初九日

左藏庫副使知丹州軍州事騎都尉高渙立石

廟在鳳翅山上在今縣之東南五里文云廟直丹州

之東二里在兩崖間者唐舊治也舊誤為閩王廟以

閩渾聲近後左藏庫副使知丹州事高渙為之改正

唐民撰文以紀其事 關中金石記

按渾王即渾瑊兩唐書有傳稱瑊本鐵勒九姓之

渾部也世為皋蘭都督父釋之封寧朔郡王廣德

中與吐蕃戰歿城年十一善騎射事德宗屢立戰

功繇樓煩郡王徙咸寧咸寧者本丹州縣名唐置

周廢宋初復置太平興國初省入宜川碑故云丹

州舊郡即唐忠武渾王故封也忠武乃瑊卒後所

加之謚尚非宋封唐爵祇郡王宋元豐三年八月

以禱雨有應乃即以謚為封號特封為忠武王有

牒見下碑

渾王廟牒

碑連額高七尺一寸八分廣四尺一寸三分共二十五行大字行三十二字小字行六十一字牒後有玉頌題記額題勒封忠武王碑六字正書在宜川縣

中書門下牒

淮南節度推官知宜川縣事郭仲益書

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馬唐民題額

太常禮院奏准中書批送下丹州奏狀當州據宜川縣

狀申照會近於今年二月中為雨雪僂潤本州准都轉

運司牒准朝旨名山靈祠委員長精虔祈禱尋知州

左藏率州縣官吏親詣本州鳳翅山唐忠武渾王廟精

虔祈禱迎聖水赴州應期得雨潤深一赤苗種並皆霑

足檢會渾王名城唐時封本州咸寧郡王其廟今土俗

呼為渾王土地廟內有聖泉病者飲之亦多得痊愈今

來依准朝旨祈求又便獲時雨之應顯是祈禱靈驗檢

會熙寧七年赦書節文應天下祠廟祈禱靈驗未有爵

號者當以名聞內雖有爵號而褒崇未稱者亦仰聞奏

本州勘會渾王名城在唐朝常立大功遂封本州咸寧

郡王廟食至今不絕凡有祈求悉皆應驗近以雨雪僊

潤本州於今年二月二十日承准都轉運司牒准朝旨

訪尋管下名山靈祠委所在長吏躬親精虔祈禱州司

尋帖宜川縣勘會據本縣狀申今州界有鳳翅山渾王

廟神靈兼有聖水可以祈禱本州知州左藏庫副使高

渙於當月二十三日躬親往詣精虔祈禱及迎聖水赴

州至當月二十九日三十日三月初一日初八日共四

次降雨一赤民田高下普遍霑足百姓歡呼豐年有望

兼勘會至和二年自冬至春不再有知州內殿承制閣

門祇候段隱禱於祠下尋獲嘉應為文祭饗刻石在廟

前後公私祈禱並有神驗委是一州之內靈祠且朝廷

賞典必有功德被於民者然後行之況渾王城生有勲

勞已褒崇於勅號沒而英顯能福祐於州民今據宜川

縣狀備錄在前伏望朝廷特霑殊恩別加徽稱使其忠

義之竟不獨受榮於前世矣具狀奏聞候

勅旨狀前批送當院者當院看詳咸寧郡王廟圖經所

載祈禱有應緣自唐加封王號聖朝未曾褒崇合賜改

封王號伏候

勅旨

丹州咸寧郡王廟

牒奉

勅古之諸侯得祀其境內山川之神非使之徼福以利

乎己也蓋神之德及民則思所以報之眷言靈祠與彼

邦服比因早熯嘉澤應祈有司請焉宜有昭荅疏爵錫

號顯揚神休宜特封忠武王牒至准

勅放牒

元豐二年八月日牒

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蔡攸

禮部侍郎平章事王珪

工部侍郎平章事吳玠

元豐二年八月三十日

守宜川縣主簿馬安國

守司理參軍寇臻

守司戶參軍劉伯通

三班奉職監酒稅崔之平

右班殿直監酒稅賀宣

軍事推官權管勾通判公事王立賢

右班殿直管界巡檢張珪

左侍禁兵馬監押王安

前潞州上黨縣主簿指教方田朱定

左藏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

大夫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平原縣開

國伯食邑九伯戶高渙立石

余熙寧中充本州都知兵馬使時太守高公渙葺茲

靈祠嚴乃神像命余督工於此因勒姓名于石至元

豐初余方以勞受祿遂踐仕途從神帥經略深入虜

庭討蕩比月保全而歸還置資級建中內任環慶將

副擊強擣虛累至戎境鹽宥州還愷告功亦累被

聖澤豈不賴 明神主 祐乎今挈家躬祀屈指往事

已二紀餘矣傷時口徒不覺慙然乘輿濡毫謾紀歲

月時崇寧改元九月十五日西作坊使差知德順軍

水洛城王碩勉之頤

碑側

側廣四十五行字數與碑小字同

中書劄子

丹州咸寧郡王廟已降

勅命特封忠武王

右奉

聖旨宜令丹州差官往彼精虔祭告及造牌額安掛所有勅牒仰本廟收掌應有合行事件令太常禮院檢會施行劄付丹州准此

元豐二年八月八日 押 押

按陝西通志稱渾瑊廟中有惠澤水歲旱禱于此

此牒所載聖泉者是也牒後列街三人署姓不署

名曰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蔡者蔡確也蔡不署

押而注假字殆在告也禮部侍郎平章事王者王

珪也工部侍郎平章事吳者吳充也餘皆丹州屬

官無可攷碑書一尺作一赤古通用字方田之法

宋史食貨志載神宗患田賦不均熙寧五年修定

以車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

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



陔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於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此碑

列銜內有朱定官潞州上黨縣主簿而以指教方

田系銜卽所謂縣委令佐分地計量者也

龍井記

石高七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五寸四分十八行行四十字或三十八三十七字不等行書在錢塘縣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唐十里吳赤鳥中葛洪嘗鍊丹於

此事見圖經其地當西湖之西湖江之北風篁嶺之上

竇深山中之泉也每歲旱請雨於它祠不獲則禱于此

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

發也西湖深靜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靄草木名花之所

附麗龜蟲魚鳥之所紆餘而成文陰晴之中各有異態

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

泉湖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之間濤頭自海而上

者再疾擊而遠馳兕犀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

高而望之使人毫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

為所脅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蟠居而踞阻內無靡鼻

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嶺之

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

養也不苟則其施也有無窮龍井之德有至於是者則

其為龍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才大師自天竺謝講席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

人有事於錢唐與游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於井旁

師乃即其處為亭又率其徒以浮圖環而咒之庶幾慰

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

井有龍耳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

省親過錢唐訪師於山中師杖策送余於風篁嶺指龍

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

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含陰陽之和推其緒餘

以澤萬物雖古有道士何以於此盍為我記之余曰

唯唯

淮海秦觀為 才大師撰 楚國米芾書

雲間董其昌為方伯斗垣周公諱

此文見淮海集龍井有此碑乃米元章書今已不復

存但有方圓庵記余做米法以補之壬戌元正晦乘

燭記 其昌 錢塘門人金嘉會摹勒上石

天水尹希賓嘗蓄米老所書秦太虛龍井記石本字

畫雄放但其文惜多缺處其子寬因錄全文於前以

便讀者託吾友史明古求余題之尹君之意雖為故

物重然亦重乎米書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

君如重其文則太虛又嘗有龍井題名記及東坡跋語更錄以附於後則不獨全龍井之文且并龍井之事全矣余方與明古約同游杭預期日月而龍井者杭之勝處也至則當按記文所載次第登覽亦將爲數語以續古人歸其爲君再書以附之

德翁家藏集

按此記米芾書者原碑已佚今所存者明董文敏補書今取西湖志所載此記校之互異之處甚多然恐各有訛誤不敢據志以改碑其小有增易之字無闕文義者不具論姑舉其大者如碑云實深山中之泉也志云實深山亂石中之泉也碑云草木名花之所附麗龜魚鳥之所紆餘而成文志云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碑云以浮圖環而咒之志云以浮屠法環而咒之碑云舍陰陽之和志云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碑云何以於此志云又何以加於此此數處似碑顯有脫誤而志較優也宋史本傳秦觀應舉爲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此記云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師於山中不言官定海又無從攷其親之因何在越然其過錢塘則當在是時也西湖遊覽志載其遊龍井寺記云元

豐三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然則撰此記卽在元豐三年矣米芾傳生平未嘗至杭西湖志名賢亦不列芾名其書此碑不知其何因姑存而不論辨才有傳見咸淳臨安志云元淨本姓徐字無象於潛人十歲出家受業於慈雲年二十五賜紫衣及辨才號沈遵治杭命住上天竺增室萬礎重樓傑閣冠于浙西居十七年有奪之者遂還於潛逾年復歸天竺趙抃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留三年謝去老于南山龍井之上精修行業元祐八年示寂壽八十一由元祐八年逆推至元豐二年是其退居龍井壽聖院得十五年壽聖院俗稱龍井寺西湖遊覽志云唐乾祐二年居民凌霄募緣建爲報國看經院宋熙寧中改壽聖院蘇子瞻書云元豐二年辨才禪師自天竺歸老于此咸淳臨安志龍井山川勝槩一時呈露而二蘇趙秦諸賢皆與辨才爲方外交名天竺篇照映泉石蓋此記亦在內矣

閻使君祠記

石橫廣二尺七寸高二尺一寸五分  
十九行行十九字五書七官川紙

口口使君祠口後記

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馬唐民記

淮南節度推官知丹州宜川縣事郭仲益書

口口口口在三堡原唐高宗永徽辛亥 閩使口口

口口口地狹而峻遷於丹陽川之口昭宗景口口刺使

王公惜其德施於人而名晦不顯因訪口舊得使君故

塋於西嶺構屋而祠之并刻其記口豐戊午今 太

守高侯下車謁其祠殆不忍視雖記石尙毀剝賴可辨

遂命復葺并修其墳列木以環之將續其記且曰舊文

殘缺不尔則無以見於後 高侯累守邊郡遇與人

講求利害事不啻若親任其責自到丹每顧視城壁樓

櫓常謂未盡口口口何暇應敵監司上其言 朝

廷口口自二月己起功復建言請接山城以備不虞議

亦垂下因思自永徽辛亥至今庚申實四百三十年中

間更幾守方無事時其相繼能遠慮者不知凡有幾因

記之并以告 使君

左藏庫副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

大夫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平原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高渙立石

按閩使君碑泐其名唐書惟閩濟美新書附盧坦

傳舊書八良吏傳然係貞元時 非高宗永徽時

餘無有閩姓之在高宗時官宜川者陝西通志名

宦傳亦不載唐時閩姓之官監牧守令者碑云得

使君故塋于西嶺構屋而祠之通志陵墓祠祀兩

門亦俱無攷高渙宋史又無傳惟碑云地狹而峻

遷於丹陽川之口丹陽川即丹陽水亦即丹水在

宜川縣西南水經注丹水出丹陽山東北逕丹陽

城東又東北合白水口又東入于河元和郡縣志

西魏置丹州因丹陽川爲名太平寰宇記蒲川水

自鄜川洛川縣流入丹陽川玩碑文語意似係遷

城于丹陽川口者然通志城池條下亦不詳志乘

缺略如此識以備攷

郭恕先神在二大字

石高七尺三寸餘廣四尺二寸五分下截左偏有王臨題記三行行廿三廿四字草書在歷城

神

興德城南泰山廟東廊壁上神在二字世傳郭恕先

之筆用意既異固非凡俗所能爲者因模刻石以存

不朽元豐三年四月望日尚書兵部郎中直昭文館

知寧州事上柱國王臨題

右刻神在二字字徑二尺七寸筆畫轉折處皆間以

雙鈞黑線秀有王臨題字三行行書徑一寸

山左金石志

按此碑在濟南府城內舜井前歷城縣志稱舜泉在舜祠東一名舜井即太平寰宇記所云舜井在

縣東一百步舜所穿之井也今之濟南在宋元豐

時為齊州與德軍碑故云與德城南也王臨史附

王廣淵傳廣淵大名成安人弟臨字大觀起進士

治平中詔求武略用近臣薦自屯田員外郎換崇

儀使知順安軍改河北沿邊安撫都監進安撫副

使歷知涇鄜州廣信安肅軍召對還文階知齊州

碑系銜尙書兵部郎中直昭文館史俱畧之

### 孫真人祠記

碑高五尺八寸四分廣二尺九寸三十七行行八十字正書在耀州

### 耀州華原縣五臺山孫真人祠記

華原本京兆屬邑後建而為列郡曰耀今其名矣然環

耀多山水其城之東有水曰沮沮水之東二三里有山

曰五臺其峯回環相望者有五因以名焉其間翹楚卓

立最出諸峯至絕頂者有之廟曰崇福觀嘗聞耆老傳

之曰今之觀在昔孫真人舊隱之地其後經五代之亂

隱閭荒毀後人崇之流而為老氏然登是山也或升或

降或回或直或細而幾絕或平而復緩怪石峻嶒松檜

夾密者山間之逕也及其至也老本叅天枯枝屈地門

庭瀟灑殿宇崢嶸以至就高而為危閣依龕而為洞房

下瞰城隅而影浸碧水者山之臺崇福也陰森院落清

楚庭蕪像貌登秀精神溫粹左童侍而右虎伏者真人

之新堂也其次北也循而行之或下則幽谷窈然而深

藏或上則山勢崢嶸然而特立巖巖險阻逕幾不通其回

旋數曲有洞邃然洞幽而深人莫能測其宏廣也則如

字之斯大者真人舊隱之所也然舊隱之所去百有餘

步今尙存者殘碑壞碣或湮或滅不復究矣幸而近足

以取鄉里之詳傳遠足以有新舊二史之可驗叅之以

考其所為稽之以質其行事庶幾為可紀焉故案唐史

云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始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通百

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而異

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為用爾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

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口聖人出

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

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願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

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鄆陽公主邑可

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

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為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

蒼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為風凝為雪  
 霜張為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  
 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  
 形陰用其精天之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為癩  
 贅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  
 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蒸否  
 也石立土踊是其癰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  
 其喘乏川瀆竭涸其樵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鈺劑聖  
 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  
 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為之君君尚欽故欲小詩曰  
 如臨深淵知履薄水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  
 故欲大詩曰赴赴武夫公侯于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  
 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欲  
 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  
 復問養性之要蒼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不自慎不能  
 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  
 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  
 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  
 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  
 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

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悔於遠知  
 此則人事盡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五家史屢咨所  
 遺其傳最詳永淳中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  
 祭去牲牢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有若空衣時人  
 異之時東臺侍郎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後先顯  
 侑晚貴佞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  
 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  
 孫溥尚末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注老子莊  
 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  
 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為鳳閣  
 侍郎此皆新舊二史之文也至於耆老之所傳道家之  
 所紀所載尤詳云自開元中復隱於終南山與僧藏者  
 鄰谷而棲一旦有老叟老嫗詣僧藏所隱之處倉皇求  
 救曰某等昆明池龍也有胡僧者利龍宮寶貨乘以天  
 且就池祈雨誣回國家以法欲涸其池一日池乾水涸  
 其寶貨即為胡僧所有某等當受謫於上帝願師憐之  
 藏曰此事非吾所能為也鄰谷孫處士有神僊變化之  
 術可以禦焉汝速叩之龍如其言以其事白於先生蒼  
 曰此誠末事但歸無苦僧當自遁矣龍既歸昆明之水  
 復舊而胡僧竄伏而之宅明日忽有人攜仙方而至曰

此非人間之所有昨日慈救之恩而珠玉不足以爲苔  
某不免冒禁以獻之所貴酬報之厚爾其後交遊往來  
莫非有道達理之士忽謂先生曰所著千金方濟物之  
功亦廣矣然以物命爲藥害物亦多後功滿日必爲尸  
解不得白日輕舉矣於是先生仍以草木之藥以代昆  
虫鳥獸之命作千金翼三十篇篇有神僊方論以行於  
世天寶初壽宗晏處別殿先生乘御雲鶴而降白於  
上曰臣於峨嵋山南峯修煉丹石所闕者武都山雄黃  
願少賜之以助爐鼎之用敕遣中使陳忠成賁雄黃就  
山以賜之使至山下求訪信宿皆莫知其所以遂置雄黃  
於盤石之上焚香宣詔俄而見形謂使者曰但留雄黃  
當自取之石上有謝表請謹錄以奏主上視之果有朱  
書錄僅畢字亦隨化不復見矣自是之後或隱或見人  
莫能測咸通末山下居民有子纒十餘歲不飲酒不茹  
葷父母憐其性善遂遣於白水院爲僧童子忽一日有  
遊山者自云孫處士趨步周遊旣而就座袖中出藥以  
授童子命而煎之旣至微飲餘者以贈小童童旣飲之  
便覺神爽須臾處士以歸小童亦乘空而去復視煎藥  
之器已成金矣時人異之此皆自古及今鄉里耆艾眾  
所共傳也夫真人之道上通天地陰陽盈虛之理下達

萬物性命消息之微先機逆數知來藏往則有幾於神  
或隱或見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六極之外則有達於  
僊惟神也與道爲一而無方惟僊也與天地同久而無  
死無方故其道莫能測無死故其神莫能滅故世以爲  
神僊而後世之士無賢愚貴賤莫不聞其風而愛戴之  
又況夫處性澹泊而不爲利役操心寂寞而不爲名累  
者乎故今數百年之後高尚有道之士與夫大醫名藥  
所以爭相塑繪以欽事之而尙未息也郡人万俟景其  
先祖宗世不喜名利以修心養性爲務常慕至人好求  
古迹因訪孫真人故鄉乃至華原因以居焉故其後子  
孫或以醫藥名聞於一時或以肆意不顯於當世至景  
之時蓋數世矣然尙不忘祖宗之業每遊真人故宅觀  
其遺跡舊基慨然有感乃備私錢基構堂宇塑繪像貌  
經之營之僅費十餘萬而規摹方備孜孜勉勉爲力勤  
矣時嘉祐己亥四月畢工景之弟祐亦紹祖風而得真  
人方術秘錄及治心養性之術最爲多矣後二十三年  
忽一日訪琳曰有道者非稱則不顯有德者非彰則不  
明真人可謂有道德者也堂旣修而嚴奉之誠則至矣  
然無文以紀之則不足以顯揚至道美德非所謂仰慕  
之至者也強獻爲記獻忝與其子完爲友故不獲已而

書之雖然道不可以言傳非言則無以見道德不可以  
文顯非文則無以彰德至於一語默一行止豈加損哉  
本諸二史之記質諸好事之傳始誌其實而已元豐四  
年歲次辛酉四月初一日鄉貢進士王巖記

元豐四年歲次辛酉六月一日渤海方俟祐立石

男進士完檢校寧實定同立石

眞人生于華原以碩德隱操顯于隋唐間其豐功厚  
利拯濟羣生者于今六百年矣雖飛昇之久而一方

有雨暘之求則昭應也如響病者有藥餌之請則對

證而受賜其異跡顯狀焜耀後世若此故崇寧間賜

廟額曰靜應封爲妙應眞人其後改爲靜明觀而普

天之下莫不景仰其高風焉故郡人方俟景之先人

自他州而徙居眞人之鄉縣者已數世矣至景而自

辦財力特爲眞人修堂塑像以表其欽事之意其後

景之弟曰祐乃求文於里人王先生以爲記其言典

實詳贍傳誦于鄉里者垂九十年然碑石狹小字畫

纖細而祐之孫曰善深又恐歲月之久或致漫滅乃

別募巨石募善工以刊前記仍刻眞人之像於其碑

首使來者瞻像讀文以起敬慕之心焉遂以前碑龕

于眞人舊隱之洞新碑旣成善深求余敘其本末其

清信向善兼能不墜其先人之志如此有足嘉者豈  
可不爲書之里人米孝思謹跋

大定九年歲次己丑七月乙卯朔初八日壬戌方俟

善深并弟衍重建

施碑座人進士宋九齡 同檢校人趙潤劉勉

進士易椿年王演 進士楊礪

畫像人杜穆

方俟善深男端并彥同捨己財立石

華原劉紹彭刊

文云華原本京兆屬邑後建爲別郡曰耀其城之東

有沮水水東二三里有山曰五臺爲孫眞人舊隱之

地案今沮水在州城之西是城亦非華原舊衆矣五

臺山本名風孔山長安志云風孔山在華原縣東五

里今山在城東猶二三里稽以道里以長安志爲是

碑云在水東二三里者恐非也碑又云有昆明池龍

胡僧利其寶貨取去求救于眞人眞人因得其方書

此事出西陽雜俎云胡僧利其腦非寶貨也續仙傳

云千金方以救龍子得之與此說異今千金方書前

有眞人自敘惟言集古方書知此說近誕用以博異

聞焉可耳

關中金  
石說

東坡集歸去來辭詩

石橫廣三尺六寸八分高三尺四寸五分作三載書每載十八行行七字八字不等行書在西安府

眉山賦書

子喜淵明歸去來辭因集字為詩六首

命駕欲何向欣欣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自將迎雲

內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

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去

去徑猶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觴壺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盡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奇游觀言

語審無倦心懷良獨安東皋清有趣植杖日盤桓

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矯

首獨傲世委心懷樂天農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世事非吾事駕言鄉路尋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亭

內菊歸酒窗前風入渠寓形知己老猶未倦登臨

富貴良非願鄉闈歸去休攜琴已尋壑載酒復經丘翳

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老農人未樂我獨與之遊

元豐四年九月廿二日

按東坡集歸去來辭五律詩今見於施注蘇詩在

續補遺卷中有十首此但刻六首與施注本互校

有不同者鄉老自將迎施作有逢迎去去徑猶菊

施作徑有菊注云一作猶清酒引觴壺施作引觴

壺膝琴聊盡歡施作聊自歡注云一作盡言語審

無倦施作言語委心懷樂天施作還樂天駕言鄉

路尋施作歸路尋老農人未樂施作農夫人不樂

互異如此竟不能定其孰是也東坡先生年譜元

豐四年辛酉先生在黃州其集歸去來辭詩年譜

不為敘及施注本續補遺又不述此詩之所由來

此刻署云眉山賦書後署歲月而無刻石題識不

言立於何所據實字訪碑錄云在陝西長安想有

據也書畫跋跋謂延祐乙卯彭澤縣摹刻後有題

跋六行是別一本又云王弇州司寇于文休承處

見佳臨本此又是一本墨林快事謂書之以遺契

順者弇州譏其以三錢鷄毛筆所書蒼潤軒跋謂

契順間關萬里只求長公一書此亦別是一本後

有跋云在淦謝繩正家後題彭鏞拜觀又鄒文場

金固同觀又云王汝玉刻石于潯陽又云此書極

佳摹八晚香堂帖然則摹本不一而總無有言及

長安本者姑詳識之以備攷

興教寺玉峯軒記

石高廣俱二尺一寸五分十八行行十八字隸書在西安府



京兆府萬年縣興教寺玉峯軒記

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帥雍之明年出奉祠事道過樊川

之興教寺 公命即其口口以為軒既而告成主僧晏

靜請議而名之口以謂滴水之源冠于樊口口興教所

據口口俯大澤有岡分行以翼其前有林茂植以蔽

其後南有大山巒岷出列若屏幃環口擁抱口於軒

前其名曰玉峯山樊川自韋曲口東口口兩岡至此則

原隰平口山水秀麗有若下巖口而遊乎廣莫之野出

巫峽而泛乎洞庭之淵襟宇翛然瞻顧無闕登之者足

以騁懷於界外口目於大虛矣雖宇宙之大品類之眾

遺形反照有以寄一於無窮則口軒之意豈止於斯而

已哉至其夷曠口樂疎通明遠亦足以見 公之口焉

是軒之成不可以無記也口題之曰玉峯軒云前河南

府法曹叅軍權縣事陳正舉記

元豐四年十二月一日

口口閣直學士朝散郎充永興軍路馬步軍都總管

安撫使兼知軍府事呂大防

興教寺舊在樊川呂大防帥雍奉祠事而道經于此

即其地為軒題曰玉峯今記後署銜龍圖閣直學士朝

散郎充永興軍路馬步軍都總管安撫使兼知軍府

事較宋史本傳除龍圖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  
首為詳然記言雍州而傳言秦州則記者以古疆域

名之也 金石跋  
按堂

溫泉雙皂笈行

石高二尺八分廣一尺八寸四分共  
十八行行十八字隸書在臨潼縣

衛尉寺丞知臨潼縣事陳叔度

綠菜森森迎曉日雙雙暗結秋霜實乾坤造化借風流

陰靈滑稽為誰匹一蓓雙葩心兩同風刀雨線神其功

中官始奏獻奇異祥圖瑞牒揮毫鋒四海萬方只一株

繚以周墻百丈餘從此宮娃共爭取攀援棘刺血羅襦

捺得溫泉奉金輦雪瑩肌膚紅玉暖合歡堂前此物生

上皇却笑天機淺

皇祐中 吾先君作宰是邑政務清簡時多暇豫客

有至者相與登遊覽古終日忘返以至發於吟詠形

為歌詩故見於家集者華清之作為尤多元豐中西

師之役邑令以召命之涇原正舉承之于斯於靈泉

觀梁棟間有故榻存焉觀之則 先君所為雙皂笈

行也觀主郭居隆請款諸石以永其傳元豐五季秋

七月十有一日安化陳正舉記 道士梁宗道刊

按陝西通志華清宮四聖殿東有怪柏朝元閣南

有連理木而獨不及此雙早筴此碑完善不泐一字存之可以補通志之漏畧

謝卿材饒益寺題名

石高二尺六寸四分廣一尺九寸七行行七字正書在朝邑縣

朝散大夫臨淄 謝卿材仲適元豐癸亥被

詔自

歷下移守馮翊三月二十六日過饒益寺題

住持賜紫智欽 立石 蒲人焦元亨模刻

按謝卿材見續通鑑長編載元祐八年二月淮南

等路發運副使謝卿材知相州又樂城集有謝卿

材自陝漕徙河北轉運使告辭此皆卿材之歷官

也東坡詩集有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

詩即卿材也舊注蘇詩皆缺今馮應榴注極詳發

亥為元豐六年題云自歷下移守馮翊又可知其

元祐以前之官矣

方圓菴記

碑高五尺六寸五分廣三尺五寸七分十七行行四十八或四十九字行書在錢塘縣

杭州龍井山方圓庵記

天竺辨才法師以智者教傳四十年學者如歸四方風

靡於是晦者明室者通大小之機無不遂者不居其功

不宿於名乃辭其文游去其弟子而求于寂寞之濱得

龍井之居以隱焉南山守一往見之過龍泓登風篁嶺

引目周覽以索其居岌然羣峯密圍洞口不蔽翳四

顧若失莫知其鄉遂巡下危證行深林得之于烟雲髣

髴之間遂造而揖之法師引予並席而坐相視而笑徐

曰子胡來予曰願有觀焉法師曰子固觀矣而又將奚

觀子笑曰然法師命予入由照閣經寂室指其庵而言

曰此吾佛亦如之使吾黨祝髮以圓其頂壞色以方其

袍乃欲其煩惱盡而理體圓定慧修而德相顯也蓋溺

於理而不達於事迷於事而不明於理者皆不可謂之

沙門以制禮樂為衣裳至於舟車器械宮室之為皆則

而象之故儒者冠圓冠以知天時履句屨以知地形蓋

蔽於天而不知人蔽於人而不知天者皆不可謂之真

儒矣唯能通天地人者真儒矣唯能理事一如向無異

觀者其真沙門歟噫人之處乎覆載之內陶乎教化之

中具其形服其服用其器而於其居也特不然哉吾所

以為是庵也然則吾直以是為蘧廬爾若夫以法性之

圓事相之方而規矩一切則之所以休息乎此也窺其

制則圓蓋而方址予諱之曰夫釋子之寢或為方丈或

為圓廬而是庵也胡為而然哉法師曰子既得之矣雖

然試為子言之夫形而上者渾淪周徧非方非圓而能

當除此恨因識于此墨林快事

按西湖志方圓菴在龍井延恩行慶院即壽聖院但載

楊傑張雨二詩而不載此記惟碑碣門載此碑名

云有萬歷丁酉仲夏知仁和縣事晉陵口口跋今

此搨失去後跋攷杭州府志職官志仁和知縣胡

澄武進人萬歷二十一年任當即其人

第一山字

碑高八尺五寸七分廣四尺五分行書在盤屋縣

米芾書

第一山

終南山古樓觀道祖說經臺立

此刻在盱眙縣中南樓觀石乃摹刻耳縱逸飛動殊

有一夫當關之勢石墨鐫華

第一山行書字方六七寸奇偉秀麗在盱眙縣此

其摹刻者也考槃餘事

李伯時陽關歸去來圖并浮休居士詩

石橫畫二圖統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二尺三寸兩截下截皆圖上截一寫陽關圖詩四十八行行八字一寫歸去來辭後半已缺闕存二十二行行七字正書

李伯時畫陽關圖

京北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伯時自畫陽關

成方圓者也形而下者或得於方或得於圓或兼斯二

者而不能無悖者也大至於天地近止乎一身無不然

故天得之則運而無積地得之則靜而無變是以天圓

而地方人位乎天地之間則首足具二者之形矣蓋宇

宙雖大不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躰故凡有貌象聲

色者無巨細無古今皆不能出於方圓之內也所以古

先哲王因之也雖然此遊方之內者也至於 諸法同

體而無自位萬物各得而不相知皆藏乎不深之度而

游乎无端之紀則是庵也為無相之庵而吾亦將以無

所住而住焉當是時也子奚往而觀乎嗚呼理圓也語

方也吾當忘言與之以無所觀而觀之於是嗒然隱几

子出以法師之說授其門弟子使記焉

元豐癸亥四月九日慧日峯守一記不二作此文成

過予愛之因書 鹿門居士米元章

此米字之最有益合作者乃以庵之增修好事者適

得米老舊場以捕亡而恰遇一顛倒裝演者錯其先

後遂據之入石虎林遊人如織莫有為之是政者余

早得此本亦以為裝家誤旋入杭摩娑石下依然誤

也因另搨一番為之改裝則文從理順不致詢一公

為僮胡顛士為糊目矣欲再一正其石而勿勿北歸

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爲繼其後

古人送行贈以言李君送人兼以畫自寫陽關万里情  
奉送安西從辟者澄心古紙一如銀筆墨輕清意瀟灑  
短亭離筵列歌舞亭下誼誼簇車馬溪邊一叟靜垂綸  
橋畔俄逢兩負薪掣臂蒼鷹隨獵犬聳耳駉驢扶隻輪  
長安陌上多豪俠正值春風三二月分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主人舉杯苦勸客道是西征無故人  
慇懃一曲歌未闕歌者背面沾羅巾酒闌童僕各辭親  
結束鞦韆意氣振稚子牽衣老人哭道上行客皆酸辛  
唯有溪邊釣魚叟寂寂投竿如不聞李君此畫何容易  
畫出漁樵有深意爲道世間離別人若箇不因名與利  
紅蓮幕府盡奇才家近南山紫翠堆炬赫朱門當巷陌  
潺湲流水遶亭臺當軒怪石人稀見夾道長松手自栽  
靜鑲園林鶯對語密穿堂戶鷺鷥回試問主翁在何所  
近向安西幕府開歌舞教成頭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  
西山東國不我與造父王良安在哉已卜買田箕嶺下  
更看築室潁河隈憑君傳語王摩詰畫箇陶潛歸去來  
陶淵明歸去來辭文不錄

按此詩不著作者姓名宋史張舜民傳舜民字芸  
叟自號浮休居士則詩爲張舜民作也舜民中進

士第哲宗初以司馬光薦爲館閣校勘則哲宗以  
前未入仕也此詩題稱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  
府南舒李伯時自畫陽關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  
士爲繼其後安汾叟不知其人臨洮幕府者據宋  
詩紀事載舜民詩有西征回途中二絕後引東坡  
題跋舜民通練西事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二  
絕句云云宋神宗本紀高遵裕爲環慶經略使在  
元豐四年時舜民當在其幕府五年正月遵裕被  
貶爲郢州團練副使舜民因從之而回則此詩當  
作於幕府將回時矣遵裕傳初知通遠軍其時安  
撫使王韶復洮隴取河州所謂臨洮幕府或卽王  
韶而安汾叟與伯時芸叟同在高幕赴辟將行因  
有此畫與詩也玩畫陽關圖命意及舜民詩與書  
歸去來辭似送者皆有不得意之象則遵裕被貶  
而回也宋詩紀事載此詩采聲畫集非据此碑今  
彼此互校惟二字不同亭下誼誼簇車馬紀事作  
亭亭慇懃一曲歌未闕紀事作歌者闕似石刻較  
勝伯時作畫并詩今伯時之詩無從考矣碑無年  
月及刻石姓名考作詩約在元豐五年因附之

韓魏公祠堂記

碑高一丈四寸五分廣四尺九寸二  
十行行四十八字正書在安陽縣

### 北京韓魏公祠堂記

沒而祠之禮也由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民或為  
 之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心之去思亦不可廢  
 也然年時浸遠人浸忘之惟唐狄梁公為魏州刺史屬  
 契丹寇河北梁公省徹戰守之備撫綏彫弊之民民安  
 而虜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  
 震官寺民居蕩覆者大半 詔以淮南節度使司徒  
 兼侍中韓魏公為河北巡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公既至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家去其疾忘已之疾閉  
 其勞忘已之勞口口居者以安流者以遠飢者以充乏  
 者以足羣心既和歲則屢豐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魏人  
 涕泣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見相與立祠  
 於熙寧禪院塑公像而事之後二年公薨於相州魏人  
 聞之爭奔走哭祠下雲合而雷動連日乃稍息自是每  
 逢公生及違世之日皆來致祠及作佛事未嘗少懈噫  
 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  
 海內功施後世者亦嘗知之乎公為口相十年當  
 仁宗之末 英宗之初 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  
 危疑苟利 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

疑口口諫曰公所為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  
 保恐家無處所始非明哲之所向也公歎曰此何言也  
 凡為人臣口盡心力口口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  
 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聞  
 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口光口 三后大濟艱難使

中外之人哺嚙嬉遊自若曾無驚視傾聽竊語之警坐  
 置天下於太平公之力也嗚呼公與狄梁公皆有惠政  
 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為遠近所尊慕年時雖遠而不  
 毀非有大功於 社稷為神祇所相祐能如是乎然

梁公之功顯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  
 知也然則魏公不又賢乎宜其與梁公之祠並立於魏  
 享祀無窮也公薨後九年魏人以狀抵西京俾光為記  
 將刻於石竊惟梁公二碑乃李邕馮宿之文光實何人  
 敢不自量顧魏人之口口口口又欲以其所未知者  
 論之故不敢辭時元豐七年六月丙戌涑水司馬光記

安武軍節度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持節節冀州諸  
 軍事冀州刺史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太原軍府事及管內勸農使上柱國廣陵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口百戶食實封口口戶

闕下

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揚州軍州事兼管內

勸農使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上柱國馮翊郡開國

公闕下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

事畿內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

護軍河東下

碑下半漫滅缺書人名以字體知為蔡襄筆也琦廟

在書錦坊中州金石記

按碑載溫公集以石本校之民或為之生祠集本

無民字皆發於人心之去思集本無心字公既至

集本無至字及作佛事集本無及字盡心力以事

君集本無心字餘缺字皆如原缺以溫公集世皆

知之不必補贅也魏公宋史本傳云在魏都人為

立生祠即指此事然碑既立於大名不稔何以重

刻此文於書錦堂之陰初疑前明人摹勒為之及

攷韓魏王新廟碑元高書訓所撰也已云歐陽司

馬二公之記蔡端明之字光燄萬丈照映千古云

云是溫公文在元時已置此矣河朔訪古記韓魏

王廟庭西書錦堂記碑一通至元間再摹而刻蓋

魏都生祠碑轉摹於此石之陰當以此時也碑後

題銜凡三皆殘缺有馬步軍都總管銜嘉泰會稽

志國初節度使領馬步軍都步署英宗即位遜御

名改稱都總管其後守臣兼一路安撫使者皆帶

馬步軍都總管此二題銜在元豐七年正以避諱

不稱都步署至所帶銜亦由大名河東各為一路

故蒞安撫使者循之安陽縣志

粟子山題名

石高廣皆二尺六寸八行  
行八字在偃師縣水慶寺

楊世長李希呂昭口邢綬馮建康宣趙洗侯威劉亨崔

違蘭育徐京馮規同修奉 神宗皇帝山陵轄兵

粟子山般運石段常由是邑元豐八年七月既望謹題

記歲月

霍希範刻

億按修奉神宗山陵諸臣題名自楊世長而下凡十

三人官爵史無可考蓋皆小臣奉使者故不具書也

偃師金石錄

按神宗以元豐八年三月戊戌崩十月乙酉葬於

永裕陵故修陵在七月也然神宗廟號以九月戊

戌加上此當七月已見於題記殆上謚冊在九月

而廟號蚤定中外皆知故得先書於石耶神宗陵

在九山東北麓九山今名白雲山在鞏縣西南七

十里粟子山者攷偃師縣志有委粟嶺在縣西南

五十里舊志云宋修陵採石委粟於此故名豈即謂此粟子山耶詳見後卷宣仁后山陵採石記

### 惠明寺舍利塔銘

碑高九尺四寸五分廣四尺六寸共二十四行行六十二字正書在太原府

### 太原故城惠明寺舍利塔碑銘

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太原軍府事及管内勸農使護軍東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呂惠卿撰并書

朝請郎權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上護軍賜緋魚袋借紫范子諒篆額

太平興國四年春 太宗皇帝征劉繼元於河東夏五月癸未繼元降 詔壞故城遷口民於新邑而惠明寺

實創於隋仁壽之初而其塔則佛書以爲阿育王所造舍利塔八萬四千之一也既壞而光見 詔爲之復建

咸平二年三月壬戌大震電風寺塔災六年冬 朝廷遣內侍王守真等發諸州兵一千三百人修之景德三

年七月塔成累甃九級其崇一百五十有八尺 詔以汾州僧啓璘主寺事賜金書隨求九軸歲度僧五人大

中祥符二年 詔廣堂廡五十有四間以東封泰山所得芝草十有一本賜之自塔復建至今元豐八年凡八

十有一年矣而惠卿使河東實兼領太原軍府事寺僧

惠素以碑刻未立口文以紀之惠卿嘗觀自有書契以來聖人之得志行乎中國者其聲教所暨不過文軌之所同而已則其在下而傳其道以服乎天下者從可知也至西方有佛口者出則非嘗得志而行乎中國又非傳其道以服乎天下者也而浮行之所通聞見之所接雖殊言異聞莫不爲之累譯以習其書雖易服變貌莫不爲之設祠以禮其像非特若是也幽至於山岳之祇靈深至於江海之龍怪凡有情狀者亦莫不口聞欽縉此固多見博識之士所共知者也夫豈以爵位利勢名聲諷說口使之然哉彼以典故則口行有止此以神化故其運無方也以是觀之則所謂阿育王役鬼神以佛舍利爲八萬口千寶塔其在中國者一十而惠明居其一亦奚足異哉惠明之建雖始於隋之仁壽而舍利子之至中國則不知自何代更若干年也然自隋唐五代以至 我有宋凡四百餘口口口雖時變代易人口天災而舍利之神異終不口口口故既壞而復興已楚而復建則佛之在相者尙或如此則其法身非相金剛不壞者宜如何也竊惟 我太祖皇帝以天授人與既來四方矣而劉氏獨阻太口當是時舉天下之力以定一







金石萃編卷一百三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相諡

宋十七

薛紹彭書樓觀詩三段

石橫廣二尺二寸四分高一尺四寸三分共十三行行八字正書在監厓縣

留題樓觀

國子博士監上清太平宮薛周

結草終南下雲蘿一逕深人窮文始跡誰到伯陽心古

木含天理清風快客襟勞車行計促空婉負長吟

至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元祐元年三月廿一日姪監上清太平宮紹彭書

虞學士集評書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

紹彭黃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逮言惟紹彭

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世學其奇怪據此似于

坡谷之後獨取紹彭也今中南樓觀有紹彭書詩刻

余凡得五紙其一書唐人玉真公主莊玉真觀諸詩

小楷法出入黃庭洛神無一毫滲漏其一書蘇子瞻

詩其一書其叔薛周詩其一書王工部詩其一書一

絕句字稍大或作真行其法皆自晉唐絕不作側筆

惡態真可寶也紹彭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模定

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永千文蓋世有書學者伯生之鑒精矣哉

石壘 鑄華

案劉貢父彭城集中薛顏神道碑云孫三人次曰周

為駕部員外郎中歲謝事不仕云云與東坡詩語合

今讀此石刻詩知為未致仕前作也

題樓觀南樓

紛紛塵事日嬰懷一見南山眼暫開好是晚雲收拾盡

半天蒼翠望中來

自清平如郿豸過此元豐辛酉孟夏二十七日大中

題

元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

薛紹彭書

又石橫廣二尺八寸高二尺二寸中刻詩共十九行行八字上刻石夷語等題名十八字並正書

王工部詩

常恨閑行少忿忿忽解鞶秋風尹家宅更得甍盤桓

右元豐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題

罷歸關令存遺宅羽駕真人有舊丘水石自舍仙氣爽

煙雲常許世人遊悠悠天道推終始擾擾塵纒滯去留

君看一官容易捨老來棲止占山陬

右十二月十二日至樓觀作

元祐元年三月三十日承事郎勾當上清太平宮兼

兵馬監押薛紹彭書

石夷吾許端御崇寧二年十二月廿八日同遊

按上清太平宮乃太平興國觀中北帝宮通明殿

之額也在蓋屋縣東三十里縣東南三十里即樓

觀彼此隣近故監宮者往往留題樓觀也薛紹彭

宋史附見薛向傳向子向之祖顏河中萬泉人傳

但稱紹彭有翰墨名而不詳其官位米元章書史

稱其字道祖王弇州藁稱其累官秘閣修撰知梓

潼路漕周岫窓癸辛雜識稱其與米家父子同留

意筆札益當時工書米薛並稱元章嘗有詩云世

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是也薛周為顏

次孫是向之弟史傳不為附載其大中及王工部

二人詩俱無攷

東坡書上清詞

碑高五尺五寸廣二尺四寸七分作五截書每截

詞不錄

詞不錄

詞不錄

嘉祐八年冬軾佐鳳翔幕以事口上清太平宮屢謁

真君敬撰此詞仍邀家弟轍同賦其後廿四年承事

郎薛君紹彭為監宮請書此二篇將刻之石元祐二

年二月廿八日記

元祐二年夏六月立石

工李輔摹刻

上清宮即徐鉉作碑述神人降于鳳翔者今在蓋屋

蓋屋昔屬鳳翔子瞻判鳳翔過此娶子由同賦薛紹

彭請書刻石迺逸豐美比公他書尤勝石舊在本宮

一道士院中斷為二余與余友徐宣伯偶過觀之搨

二紙後邑侯王公之榻移置衙齋作禱亭焉

石墨鏤華

按上清詞見蘇文忠公文集起四句南山之幽雲

冥冥兮孰居此者帝側之神君集本所無集直從

君胡為乎山之幽起也餘俱彼此相同弟轍所作

亦見樂城集據東坡先生年譜嘉祐八年冬官于

鳳翔宋史英宗紀是年十月葬仁宗永昭陵十一

月附太廟或當時有朝謁上清神御之文故云以

事至上清太平宮也元祐二年則先生為翰林學

士當是應薛紹彭之請而追書之耳

寶月禪師龕銘

石橫廣二尺六寸高二尺三寸七分

共十六行行十四字行書在寶雞縣

宋故青峯山寶月大師岫禪師龜銘

琅邪王箴撰并書

鉅雄闡化萬靈一源正法眼藏大甘露門師子一吼群  
魔遁奔廣博智慧梵天之尊能慈與悲不止不紛風揮  
日舒照迷炳昏一切有情令入涅槃先王道缺周衰秦  
燔黥寡孤獨弗能自存仁義浸微九流無言金人夢漢  
口相其傳死果生因口露革頑有功在民暨于夷蠻塔  
廟莊嚴百千斯年少林為禪枝葉為繁北律南宗各守  
一偏師少而通絕羣離喧鶴警寒露猿啼青山白雲孤  
飛得法功潭天空月明萬慮不干一鉢一餅揚波函關  
誰其嗣之厥聲巖巖

元祐三年四月十六日麻田院主僧道珂立石

張惟慶刻

緱氏重修泰山廟記

碑連額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六分二寸  
四行行四十八字正書篆額在偃師縣

緱氏泰山廟在口口口步當嵩洛大達之衝有亭翼然  
枕達之北垠者居人行商四時望祭之所也亭北五步  
抵其廟廟有三門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齋庖有次其立屋以楹計之凡一百三十有五其闢地  
以步計之東西凡五十南北凡七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外內有老木幾三百本皆槐柏梧桐大者七圍八  
圍小者三圍四圍含蓄掩映望之靄然其氣象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熙寧五年以迄于今為議者所私  
廢而為鎮農商之人咸病之廬里蕭然非復曩時矣而  
獨是祠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城往往不能  
有也先是周廣順中李進者鑿創其地至 國朝祥  
符中孫信者天聖中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既久瓦木腐毀皆圯頽缺不足以媚神安靈民之有力  
者議欲重修久矣而常患於吝且諶故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三年里人王守福始倡而成之稚耆  
協力不驅而從由是腐毀者更新頽缺者復完塑繪之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蓋經始於四月之癸  
卯而成於十一月之壬申既又換日率其鄉老大具肴  
酒有事于祠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樂而落之  
自 天子之命吏與公卿大夫士庶人之子弟戴  
白之吏重髻之童無貴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不亦勤乎此土之人蒙神之休而不忘其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見吾人去舊即新變呻為語  
相與燕休于茲也不亦嘉乎子其為記之庶幾後之人

有□□□□□□□□□□□□□□□□然古者天

子諸侯皆得通祀其境內之神祇惟聰明正直功□而

德鉅有益于斯民□□□□□□□□□□□□□□

□□社稷之祭借而况□□□□□□□□□□□□

□□□□□□□□之右在□□□□□□□□□□□□

有司存蓋其所尸特以興雲雨致禍福代天治人無所

不統為事大可謂□□□□□□□□□□□□□□

□□□□□□甚異於眾人也唯其不吝且誣篤於誠心

故能刻意經營以起數十年之廢□□□□□□□□

□□□□□□□□力□□□不懈豈非有志于為善

者與夫人苟有志於為善也則凡此土之人為人□□

□□□□□□□□□□□□□□□□□□□□□□

為人之兄者不可不友於其弟為其弟不可不敬於其

兄為人之□□□□□□□□□□□□□□□□□□

□□□□□□以至於為兵為農為王為商為老為佛者皆

不可不肅以勤精以敏儉□□□□□□□□□□□□

書也於是乎書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一日□□□□□□

□□□□□□□□□□□□□□□□□□□□南樂份書

并篆額

修廟都糾首王守福 同修廟人鄭宣 王再榮

句當□□ □□□□□□□□恭 董立 王易 盧漸

李和 □□ 王士安 趙遵 董貴

億按碑上載已殘剝然所云立屋以楹計之凡一百

三十有五蓋當時營建之盛可見如此又云熙寧五

年以迄於今為議者所私廢而為鎮農商之人咸病

之攷宋史地理志偃師熙寧五年省入緜氏八年復

置省緜氏縣為鎮隸焉元豐九域志同是史志並以

為在八年省緜氏今依碑證之殆于五年已廢而為

鎮則史志悉傳誤也碑在今緜氏鎮其敘緜氏縣廢

始末之詳并及於廬里蕭然由撰記者所目擊故於

宋之縣城使後世猶得以知在斯地為可據也撰者

名已缺唯書者樂份字存偃師金石錄

贈李方叔賜馬券

券存二紙各高四尺七寸廣二尺作三截書八行六

元祐元年子初入玉堂蒙 恩賜玉皇驛今年出守杭

州復沾 此賜東南例乘肩輿得一馬足矣而 李方

廿未有馬故以贈之又恐方叔別獲嘉馬不免賣此故

爲出公據四年四月十五日 賦書

方村來別 子瞻能於東齋將行 子瞻以賜馬贈之 方村作詩次韻奉和 轍

小林卧客笑元龍彈缺無與下舍中 五馬不佻今後

乘輕裘初許解諸公隨人射虎氣終在徒步白頭心頗

同遙想據鞍橫槩處新詩一一建安風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厩馬其所從來甚寵加以妙墨作

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羹常不繼將不詎有此馬御

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厩雖饒馬

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尔豈可求錫馬盡良也或又責

方叔受翰林公之惠當乘之往來田間安用汲汲索錢

此又不識鮮痛者從旁論砭疽尔甚窮亦難忍哉使有

義士能捐甘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縣亦

足以豪矣衆不可蓋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余書示之元

祐四年十月甲寅黃庭堅書贈李方叔

子瞻以天厩賜馬遺李方叔使鬻之而爲書券魯直

又爲跋索十萬錢大是佳話然以子瞻故硬差作伯

樂却勒牙人亦見爾時詞客之頑耳 身州山人 四部稿

蘇文忠公馬券帖並穎濱翁黃山谷跋其四石舊藏

陸宣公祠歲久散失順治甲午宣公後裔求得之尋

有好事者購取其二餘二石遂湮榛蕪中今乾隆甲

午嶺南梁君宰嘉禾訪購人間所藏二石又於祠中

牆角并獲二石而四石復完 王杰 碑跋

按此石今在嘉興縣學流虹亭東坡先生年譜元

祐元年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四年三月除知杭

州七月三日到杭州任其書此券在四月則未出

都時事也兪州稿云魯直爲跋索十萬錢今石刻

跋云能捐甘萬并券與馬取之彼此有異此券石

刻視在四川眉州蘇公祠內見有券刻與趙松雪

真草文同嵌壁極爲精妙但兩刻不知孰先孰後

矣至此石之在嘉興宣公祠其原委未有詳及者

游師雄題六駿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分作四截下三截 繪六駿并贊上截記凡二十五行行十一字正書篆 額在廳 泉縣

運判奉議游公題六駿碑

師雄舊見唐太宗六馬畫像世傳以爲闕立本之筆十

八學士爲之贊晚始得唐陵園記云太宗葬文德皇后

於昭陵御製刻石文并六馬像贊皆立於陵後勅歐陽

詢書高宗總章二年詔殷仲容別題馬贊於石座卽知

贊文乃太宗自製非天策學士所爲明矣歐陽詢書今

不復見惟仲容之字仍存如寫白蹄烏贊云平薛仁果

時乘由此益知唐史悞以果為臬耳距陵北五里自山

下往返四十里崑崙峭嶮欲登者難之因諭邑官俶其

石像帶箭之狀并丘行恭真塑于邑西門外太宗廟廷

高庠豐約洪纖寸尺毫毛不差以便往來觀覽者又別

為繪圖刻石于廡下以廣其傳焉元祐四年端午日武

功游師雄景叔題京兆府醴泉縣尉刁玠書主簿蔡安

時篆額知縣事呂由聖立石

颯露紫 平東都時乘

西第一紫鷲騮前中一箭

紫鷲超躍骨騰神駿氣警三川威凌八陣

特勒驛 平宋金剛時乘

東第一黃白色喙微黑色

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

拳毛馱 平劉黑闥時乘

西第二黃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

月精按響天駟橫行弧矢載載氛埃廓清

青騮 平竇建德時乘

東第二蒼白雜色前中五箭

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白蹄烏 平薛仁果時乘

西第三純黑色四蹄俱白

倚天長劍迥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

什伐赤 平世充建德時乘

東第三純赤色前中四箭背前一箭

漚澗未靜斧鉞申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 武宗道升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碑同

立陵後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則贊宜

有歐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都亡而陵

上馬無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刻景叔序云

得唐陵園記云然楊用修丹鉛錄記六馬贊云在秦

中殷仲容撰歐陽詢書又有元學士王惲跋云云其

說與景叔小異或用修所見乃舊石耶然一為歐書

刻石一為殷書刻馬座實出太宗製非殷撰而歐書

也游公刻圖盛傳用修不當未見何抵牾乃爾今去

用修未百年豈舊石頓亡獨有游公刻耶景叔亦云

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在陵

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非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

時尚在今亦淪沒不可求矣非游公刻圖誰其知之

公又云殷書薛仁果作仁果以証史官之誤如此類

者尙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  
行甚佳而此圖序乃醴泉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  
詢遺意者可觀也石墨  
鐫華

按游師雄所繪昭陵圖有紹聖元年石刻詳後卷

圖中六駿儼然在昭陵之後其馬贊舊題于石坐  
東坡嘗得石本賦詩紀之此碑乃師雄重繪六馬  
并贊刻石于醴泉太宗廟者太宗乘六駿以定天

下馬多中箭此圖皆摹繪不爽可見太宗不忘大  
勳雖馬猶然而師雄表章之蹟亦非徒好古而已

奉天縣渾忠武公祠堂記

碑高四尺五寸廣二尺七寸共二十  
二行行三十四字正書篆額在乾州

奉天縣新修渾忠武公祠堂記

進士安宜之書并篆

渾公諱瑊事唐三世德宗朝為中書令封咸寧郡王及  
薨贈太師謚曰忠武 公少以材武聞唐自天寶末天

下擾攘 公嘗從李光弼郭子儀平河北收復兩京及  
擊吐蕃回紇皆有軍功然方是時人惟知 公智勇而

已及涇師亂德宗幸奉天賊臣朱泚以兵薄城四面矢  
石如雨旬浹不解時李懷光軍未至外無虵蟻蟻之

助人心危急城幾陷沒而 公掘地隧以陷賊雲橋身

中流矢遠自擐去披血猶戰卒能解圍然後又知 公  
忠義大節有足尙者嗚呼德宗持性不明任用臣下多  
所猜忌至李希烈詐為 公書遣人間諜帝終不疑

公更賜良馬厚幣信任益固正元後藩臣跋扈上嘗姑  
息之惟知 公忠謹每有奏論不盡從可一以純誠待

公公本出鐵勒九姓之渾部嘗好書通春秋漢史故  
能知忠義大節篤於自信有足以感動上意者亦以此

歎噫奉天之難闔城待死其危如俎上肉爾然邑民父  
子得不屠滅者皆 公之德也今去 公三百餘年而

奉天竟無 公之遺迹使民可以思慕而不忘者良可  
惜也 運判游公好古君子乃飭縣令使為 公祠堂

於縣園中畫像於其間俾斯民也登其堂瞻其像則如  
甘棠之思召伯峴山之愛羊公豈不偉哉夫士大夫之

為郡邑而其治有及於堂室亭榭能不廢昔人之所為  
雅致高躅者世已稱為好事蓋郡邑之有堂室亭榭人

嘗好治而不廢者此其地必為飲食宴樂與夫閒居遊  
觀之所以飲食宴樂閒居遊觀者人情之所同好則不

患乎不治至於為堂室亭榭而人之所好或異於此則  
往往廢壞而不治者多矣今 游公之俾為是堂也又

非人之所同好而 公力成之堂既完矣其久不能保



其無壞愚又不知夫異日之所好能如 游公否也

公因命盲書創立之歲月亦以俟夫後之同好者庶幾

茲堂之不墜而 渾公之德傳之於無窮也元祐五年

清明日門生雄州防禦推官知延安府臨真縣事辛育

記

縣尉李士林

主簿王恂

知縣丞侯唐輔

右宜德鄆知縣事錢景逢 京兆安民鑄

按今之乾州宋時謂之醴州所屬奉天縣即唐德

宗幸奉天朱泚以兵薄城渾公掘地隧陷賊身中

流矢卒能解圍之所也宜川縣已有渾王廟碑見

前卷宜川是其封地奉天則其見功之地至是始

得建廟陝西通志載祠在乾州南門內又引世法

錄云明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乾州同知史孟通言

唐忠臣渾瑊在德宗時涇原兵變保乘輿全城郭

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關甚非報功勸

忠之意宜令有司每春秋致祭詔從之然則祠祀

至今不廢而於建廟之緣起通志略焉是未嘗據

碑而詳載之也

謁太史公祠題記

石高四尺九寸七分廣二尺六寸五分  
分七行行十三字行書在韓城縣

元祐五年春不雨夏四月丁酉詔書委所在長吏躬禱

境內名山大川將以戊午有事于韓城之 禹廟乙卯

道出少梁恭謁 太史公祠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田

漸觀察判官高士乙知同州事邵讖題

是不著書人姓名字體瘦勁與游師雄墓志略同應

即卻書無疑卻字仲恭丹陽人嘗授筆法於蔡元長

元長教以學沈傳師者文云元祐五年春不雨朱紀

是年二月辛丑罷修黃河癸卯禱雨嶽瀆罷浚京城

濠丁未減天下囚罪杖以下釋之四月甲辰呂大防

等求退不允丁巳詔避殿減膳諸所書皆以旱故也

攷是年至五月始得雨紀于二月書禱雨岳瀆而是

題四月猶有事禹廟則其往復遣官禱祭情事可知

攷史是年正月丁卯朔二月有丁酉不言朔當是一

日則辛丑為六日癸卯為八日丁未為十二日也四

月丁酉應是三日甲辰為十日丁巳則二十三日史

于三月亦著丙辰朔合大小餘之列亦無誤 關中金

鄆州學田記

碑高六尺一寸廣三尺一寸二十行行四十字隸書  
額題鄆州學新田之記八字亦隸書在東平州

鄆州學新田記

趙郡李伋書

鄆有學其盛○沂國王文正公其時天下郡國庠序未設鄆雖有之而小陋貧○儒雅缺然王文正公以故相為吾州○為士不知道義果不足用道義顧安出則大作學買田聚書所○就士為多而學遂以盛吾州之人歌祠之至今其後亦數有名守臣頗寵厲士學然學舍之不治則久○能慨然悲其廢復廣○新之者自澶淵井公季能之為轉運使於東部也井公既作新學闕碩遠麗居者悅喜其明年改元元祐詔以龍圖○學士光祿大夫吳郡滕公為鄆州公熙寧初嘗以翰林侍讀學士○為吾州矣能教民使本西漢為文章拔孝秀之民一人曰王大臨為學者迎師使授經增弟子之數實○其人心去且十年 上知東人之思公也復以為鄆公下車即入學延見耆舊諸生問政所設施諸耆老儒生爭言新學成顧苦在貧有田磽瘠食不能百生游學之士或自罷去公聞太息曰教學養徒而無食可乎則厚為糜飯諸生問其所無而與之歲時齎金錢衣物載穀酒從之勞饗為禮相與周旋士更感勸貧無歸者得卒學欣欣紆樂其翹然秀出者使學官以其業來書

其姓名府中將薦寵之故一時英卓悉出俗化粲然興於學先是汶水之陽東山之下有美田畝一金宜桑柘麻麥官與大豪而薄其賦○根深牢旁小民歲歲訟不解公曰吾學適貧不若盡以與之即為奏請得田二千五百畝有奇與民耕○歲輸錢百萬是為新田諸生言凡新田之入實三倍於其舊亦盛矣又舊田浸久遠籍書散亡昧不可見公使明直吏行視盡得之田益開治豐好出粟賦錢皆厚以饒遷營承乏學官略計一歲大槩新田○入已足供之而舊田正可為齋祠釋菜鄉射飲酒投壺絃歌間燕獻酬之費耳始公請田章五畝而士不知其後 詔可諸生德公而不謝知公非以為名也公以文章忠孝為天下第一兩為吾州學是以○與既去又自大書學榜以榮邦人士至學門趨而入如望見公無敢不敬者是歲東郡大饑公活流人口八萬○急農事務德厚屏盜賊輕刑辟哀貧窮 袁詔亟下其大功傑美又數十皆可頌歌然遷方記新田得略而不書公諱元發字達道五年九月十五日門人須句尹遷謹記

案宋史本傳滕元發浙之東陽人初名甫字元發以避諱改字為名而字達道哲宗登位除龍圖直學士

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

元發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可乎乃請以為學

田遂絕其訟蓋即此碑所記之事也碑陰刻紹聖四

年呂公謁先聖記山左金石記

京兆府學移石經記

碑連額高五尺六寸廣二尺八寸二十  
三行行三十七字正書篆額在西安府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

河南安宜之書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謁

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北闕閭間有唐國子監存焉

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勅石經

而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幸相兼

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之石經是也

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

于野至宋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

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給之曰

一旦虜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賊為虐鄩然之乃

遷置于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難民居其處窪下

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壤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

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府學之北墉子且俾圖來視厥

既視圖則命徒役具需用平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

而寔之凡石刻而偃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

補銅殘缺分為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

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頽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傍字

源之類則今布于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

河圖洛書大舜琬瓊爛然盈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

有典平僧誕妄惑眾取索無厭 大尹劉公希道沒

入其貲有欲請于 朝以脩慈恩浮圖者 公即

建言崇飾塔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為急 朝廷乃以

五百千畀之不費公不役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

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庫

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

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

之哉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

意盡在于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

以載或焚或脫繚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

有弊唯鏡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

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始以此也然以洛陽蔡

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

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幾

十有六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 呂公所以爲有功於

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

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九月壬戌朔二

十日辛巳京兆黎持謹記 安民鐫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一帙乃宋元祐五年黎持爲

文安宜之正書以紀呂公移碑之故者呂公之舉真

光明俊偉有功斯石余嘗兩觀石本慨想蔡中郎還

軌然後知是記之作所關者大 書潤軒 帖跋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

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

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

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爲韓建所弃劉鄩守長安

移置尙書舊省至大中領漕日始克盡列于學載持

記甚詳方是時宣公在朝二三執政罔非正人監司

長吏咸以興起學校哀集經史爲務至紹聖元符之

際小人柄政諸君子咸被重罪以去宣公竄死虔州

未幾大忠亦降官崇寧初籍黨人立石端禮門側蔡

京復自書碑頌郡縣彼張商英周秩楊畏之徒反覆

附和恬不知耻民以一石工獨能嚴邪正之辨不肯

鐫名姓于碑惟恐得罪後世匹夫之志不可奪如是

夫持爲京兆學官其文辭條達類南豐曾氏而宜之

之書亦稱入格迄今博聞之士或不能舉其姓氏民

則後生末學皆能道之以此見立身行己不可不爲

後世慮苟是非得其正雖百工技能之人反有榮于

當時之士大夫者嗚呼可感也已尹玉羽者京兆長

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鄒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

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秦中

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冊府

元龜惜歐陽子不爲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子

旣感碑文之出于民所鐫而題其後予友鍾淵映將

注五代史記并書玉羽之事告之俾附注于鄂之傳

焉 碑書 亭集

唐凌烟閣功臣畫像并讚

石二皆高二尺六寸六分一廣二尺五寸六分二十  
六行一廣一尺七寸二十二行行皆十字正書在麟  
縣

禮部侍郎永興公王珪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頽厦鬱

爲新棟輅車元袞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羣孽內蠹巍巍



識或揚者失之

涇陽縣孔子廟記

神道額高八尺六寸三分廣三尺四寸五分二寸四分  
行行三十四字隸書額題孔子廟記四字篆書在涇  
縣

涇陽縣重修孔子廟記

鄉貢進士杜德機撰

縣尉王驥書并篆額

先聖者道之所自出而道非學校不行故世之州縣因  
先聖有廟所以重道也卽廟有學所以傳道也涇陽廟  
學其衰已久矣栖栖乎塑像之居弊陋乎行禮之舍雖  
二時之有釋奠神之格思未敢信也先生之待問何所  
布席朋友之文會何所投筴遂使峨冠而長者去而就  
境外之傳總角之幼者分徒裂居或假館於佛宮或開  
戶於委巷欲風俗之全粹不可得也 奉議郎賈

公公明廉勤文敏威惠以雍容宰邑然自下車多見其  
執要以聽訟貴恕以用刑重士輕財禽姦縱善類以此  
爲務乃若廟學則踰年而始及何也廟所以重本學所  
以源教化凡士皆知之况 公良治之後其文學

之雄乎蓋儲思積慮填乎胷次時拘文而不得爲也日  
朝廷始有命修諸毀廢之祠廟 公

獨以孔子廟爲請則嗜善之有志可見矣嗜昔積之一  
朝擲之則何啻宿火之獲然積泉之遇決其所經畫豈  
幽莽齷齪而輒已哉雖然因錢於公府因材於故地因  
時於農隙因力於民從而上下一無傷焉及其嘯徒聚  
工則又以佚道悅使以明令申嚴以宿戒視成俾一心  
百身蜂還曩往築庫以爲高闕隘以爲廣缺斯完撓斯  
隆百日之工七旬之畢何其形壯而功敏也其闡革故  
從新神人異宅北廟而南學廟則加之四簷而翼其正  
室之楹敞之二廡而寬其拜獻之位內更塑像則聖括  
之神有依矣外益繪像則前賢之七十二後賢之二十  
四得以白其道矣先聖所以嚴也學則起正堂以待講  
解環齋宇以延聽讀人才所以育也若是則神之不格  
風俗之不全粹非所患也雖然廟也學也昔與吾宰之  
廡舍其弊陋均矣然廡舍之弊陋當時猶未能一新以  
聳衆人之觀望况有議及於廟學者乎 公於一

臺觀在華陰縣華山下

公於此乃能知之蓋知所以務本故也且孔子佛  
老分而為三教其趨善一也世之奉佛老者寺觀相高  
制侔宮室雕磨績畫窮力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瓌材竭  
於輪奐其費舉不下萬計至其事孔子則槩無髣髴此  
布韋之士每憤憤而不得有為者矣安得損彼之有餘  
少益此之不足乎噫益此不足而為之唱

公其

人也或曰事孔子以禮廟貌費宇不在觀人之耳目愚  
應之曰庸行翳路不知有吾道者紛如也不如此不足  
以鼓動激勸今有人焉解弊褐而鮮裾起衡門而華屋  
則必見之者改視親之者改容而况掃儒宮之積陋以  
鼎盛觀人又豈止有改視改容者應乎元祐五年十月  
初七日記

雲臺觀賜紫道士董宗卿刊

主簿謝敏

奉議郎權知涇陽縣事兼兵馬都監雲騎尉賜緋魚

袋賈公裕

按陝西通志載涇陽縣學在縣治西南宋元祐五

年建據此碑則舊有廟而弊陋元祐五年特重新

之耳知縣事賈公裕無考文為杜德機撰以廟學

碑而刊之者乃雲臺觀道士董宗卿亦賢矣哉雲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十八

草堂寺題名二十七段

碑高五尺八寸三面刻正面廣二尺九寸兩側各廣九寸題名參錯今按年代敘錄正面為唐定慧禪師

碑又附列另石二段並在鄠縣

側面三行行八字正書

轉運使杜孝錫元祐庚午十月十日來游男開孫君匯

待行

正面五行行十三字正書左行

劉銅公範張閔仲達李惇義行之惇禮彥中類彥明鵬

舉南公安常知德設天麟信臣趙彥詒叔嗣張閔孝卿

十人同宿紫閣過此元祐壬申秋社後一日記

又四行行五字正書左行

張保源澄之僧紹蒙紹希自此遊高驢潭元祐壬申

側面二段共七行行六字七字不等正書左行

薛紹彭同曹樸遊元祐口年五月初一日

後二十二年河東薛綱遊諸山獲觀 先公題字不勝

惘然已丑歲中元

正面四行行六字分書左行

清源王濟叔同杜陵白耘叟游此紹聖元年仲夏廿八日題

又五行行六字正書左行

通判府事河南朱光裔公遠簽書節度判官公事廣漢

王普德充同遊紹聖二年三月十二日

又石高廣俱一尺七寸五分十二行行十二字行書

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雨謁蘇君軾因與

蘇游口觀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

遂與二君過漢陂漁於蘇君旦之園池晚宿草堂明日

宿紫閣惇獨至白閣廢寺還復宿草堂間過高觀題名

潭東石上且將宿百塔登南五臺與太一湫道華殿趨

長安別二君而惇獨來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

惇題 供養主僧口口摸紹聖二年十二月初八日住

持講經賜紫僧口口立石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有卧筆間作渴筆遊絲

法亦道逸可存也

石墨鐫筆

文云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

軾者宋史惇傳惇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遊南山

抵仙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

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乘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



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即其時事也今仙游寺題名已失所存者惟此耳關中金石記

又二段共七行行六字七字行書左行

范攄自長安祠太平宮率張秉同至此丁丑仲夏廿二日

後三日王霽奉祠高觀覽仲成留字段勺同來齋題

側面四行行十字十二字不等行書

衛國李諱才孺口誼彥賈絳臺薛幾口微之元符戊寅

冬十月乙未日遊逍遙栖禪寺

又四行行十七十八字不等正書左行

博陵崔伯宗元符己卯二月解官平涼潘原尉三月中

被漕檄從軍城臨羌天都西安州五月初入馬分屯

月末還雍七月初四日孳家游栖禪淨境弟安仁同來

又四行行六字分書左行

李援蘇炳寧祖武陳去華段勺元符三年二月口口口

口草堂

又二行行十文字正書

李革孫求呂景山至山邂逅同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

十四日

正面四行行十一十二字不等行書左行

路允蹈聖由祠于高觀張秉持正劉繼化鵬同往觀龍潭薄暮還宿逍遙寺詰旦之寶林建中靖國改元四月

廿三日

又石高廣俱一尺三寸共八行行八字行書左行

高郵孫竦子敬埃居易自太平宮致醮迴郭宰劉希亮

彥輔尉李革仲孚相率遊白雲過紫閣遂宿草堂翌日

二公還邑子敬居易歸長安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九日

題

此終南草堂題名首題孫竦子敬埃居易而于劉希

亮彥輔李革仲孚稱二公則題必孫筆也然二賢昆

季以為讓能合屬兄以為服勞則合屬弟不可攷已

年乃建中靖國之元此時蘇黃之名未至令海內風

靡固宜有頗存古道如此者及玉局力雄而老顛又

苟率以濟之此義遂紛披不可復見亦書之一大厄

已墨林快事

又四行行六七字不等行書左行

崇寧四年仲秋廿有三日景興宗祀 高觀劉琬寧祖

武來會

又二行行七字篆書左行

魏都王仲孚游崇寧丙戌孟秋一日

又四行行九字  
正書左行

百泉張壽翁與男縣尉口遊雲隆雲口紫閣觀口口口

口草堂歸邑崇寧丙戌口月十有二日

又三行行十字十一  
字不等正書左行

李逸老政和王辰上已後一日自百塔過翠微宿草堂

明日將游紫閣白雲趨終南

又四行行四字  
正書左行

寶淵深甫蒲澄庭王政和乙未初春同遊

又二行十六  
字正書

呂湘西遊是寺宣和二年六月初四日題

側面三行八  
字分書

長安解益王佐河南邵伯温同遊宣和六年七月二十

五日僧永奇偕

正面四行行五字  
正書左行

王頤顯夫劉雍彥甫靖康丁未四月日投宿草堂

又正書

王著遊

又正書  
二字

紫陽

側面二行十四字  
正書左行

堅之正叔公亮集之曾來觀此經宿

按此碑題名三面其正面為唐定慧禪師碑磨舊

碑刻之隱隱有先聖題延陵季子十字其所由來

不可知矣草堂寺在鄂縣東南四十里唐改禪

寺崔伯宗題記孛家游栖禪淨境者是也縣東南

三十里有高冠峪峪內有高冠潭王齊題云奉祠

高觀當即高冠以音同而訛也張保源題云自此

遊高驪潭似即高冠潭亦以音近而異又縣東南

三十里有紫閣峯杜工部詩紫閣峯陰入翠微者

是也劉銅題云十人同宿紫閣即此路允蹈題云

同往龍潭疑即高驪潭又云薄暮宿逍遙寺寺在

長安縣西南三十里甫張村陝西通志云創時碑

志無攷據此題則宋時已有之矣李逸老題云自

百塔過翠微宿草堂明日將游紫閣白雲趨終南

百塔寺在長安城南五十里翠微寺在長安城西

南翠微山上唐武德八年建太和宮太宗葺改為

翠微宮元和元年廢為翠微寺其白雲山在鄂縣

南二十里其下有白雲觀終南山在鄂縣東南二

十里東接長安西接藍屋葢逸老此游往來於長

安鄆縣盡兩日之興而歷諸勝也題名綜計五十

八人內見於史傳者轉運使杜孝錫之子開史附

忠義趙叔憑傳云叔憑建炎間任陝州都監金人

圍陝州城危死之時職官杜開等五十一人俱死

無降者疑即其人薛紹彭即書樓觀詩者監上清

太平宮元祐某年同曹樸來遊碑泐其年據後二

十二年已丑歲其子綱來遊觀先公題字已丑為

大觀三年推前二十二年則元祐三年也今姑附

元祐末章惇與蘇軾遊仙遊潭事關中金石記已

詳范埴以丁丑仲夏率張秉同游丁丑是紹聖四

年史有兩張秉一是昭允之子太宗時人一字孟

節新安人景德時仕終樞密直學士又宋詩紀事

有張秉官監察御史知鄭州與王禹偁在鄭州聯

句詩附見小畜集似皆非此張秉此張秉在王霽

來游之前三日王霽見宋詩紀事引成都文類載

其和吳仲庶遊海雲寺詩蓋與范純仁同時也李

諱以元符戊寅來遊戊寅是元符元年史附李南

公傳南公子鄭州人哲宗朝累擢顯謨閣待制任

鄜延帥復徙永興偽為蟾芝以獻徽宗疑之坐罔

上貶散官安置此題蓋徙永興時也但傳稱諱字

智甫此題作才孺為不同未知即一人否蘇軾以

元符三年來遊史道學傳稱炳字季明武功人始

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中薦之起

布衣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

上書係元符三年事入邪籍係崇寧元年事其遊

草堂殆未上書時也呂景山以建中靖國元年來

遊史附見呂大防傳大防子藍田人紹聖四年大

防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

語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

此時來遊蓋歸後四年矣河南邵伯溫以宣和六

年來遊史道學傳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

雍之子也累官永興軍鑄錢監徽宗即位日食求

言上書數千言又著書名辨誣後以上書入分邪

正等伯溫在邪等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陝州

靈寶縣徙芮城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

白渠公事此題當在是時元祐黨籍碑不列知伯溫名末王著

遊三字不著年月史有兩王著一字成象單州人

仕周八宋開寶二年終兵部郎中一字知微世家

渭南攻書仕偽蜀入宋至端拱時終殿中侍御史

此題當是端拱時之王著耳附於末餘俱無攷

遊師控寺題

不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二尺四寸八分共九行行十字正書在咸寧縣

具次程奇

塵中總總誰青眼黃髮蒼顏世情短坐看前溪一片雲

安得相從任舒卷浩歌聊詠北山薇不有歸心真自欺

欲借養和延晝夢數聲啼鳥日平西

元祐庚午冬十二月中澣寺僧惠元立石 李輔刊

觀音像並讚

石二均高二尺三寸五分廣二尺一寸四分各繪像一尊讚刻第一像下截二十四行行四字六字不等

正書在西安府

吳道子筆

惟觀世音手持柳枝圓如滿月瑩如琉璃明如慧日能

破諸暗住清淨觀除煩惱妙音所薰慈目所覩一切

障魔永為依怙

二觀音乃唐吳道子筆余以 母氏苦目疾訪求累

年近方獲于長安僧惠諱因摹刻諸石又繫之以二

贊且俾世人瞻敬供養同結善緣云爾元祐辛未仲

夏望日河南呂由聖遵古題

伯夷叔齊墓碑

碑高七尺五寸廣三尺八寸共十五行行四十字正書

廬江文助象額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

考不妄其即墓為廟則不知其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

為唐晉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苗王闢

之為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教書以公錢七

萬及廢徹洛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

聞者興起頽象祠器皆中法程五月辛未有事於廟乃

相與謀記歲月來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

蓋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

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

也其宗與國人亦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紂又在上虐用

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紂耶二子雖去其國其社稷

必血食如初也事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

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

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

死之日民無惠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

於今稱之孟子以為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

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

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而不用去而餓

死則予疑焉陽夏謝景平日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

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於莊周空言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爲智者道也予觀今之爲吏揭日玩歲及爲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今河東爲縣吏治庸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爲之書并書余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六月丙申豫章黃庭堅記

雒陽李宏立石

碑稱夷齊之不立必其宗與國人有不說者又云二子之事孔孟之所不言不足信則宋人迂謬之談往

往如此

石墨  
鐫華

豐樂亭記

碑共三石各高九尺六寸六分二廣三尺八寸八行一廣二尺七寸五行行皆二十二字正書在全椒縣

豐樂亭記

宋廬陵歐陽脩撰

眉山蘇軾書

脩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數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嶮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旣得斯泉於山谷之閒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撥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云

坡公所書醉翁豐樂二亭記肇稟書法出顏尙書徐

吏侍結體雖小散緩而道偉俊邁自是當家兗州山人

按豐樂亭記歐集及宋文鑑皆有之今取以互校

其不同者得于州南數百步之近集本州南注云

一作城西無數字同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集

無則字同鑑特立集作獨立湧然而仰出集無仰字

而與滁人往游其間集游字下注云一作還其間

上注云一有於字於滁東門之外鑑無之字修嘗

考其山川按其圖記集注云一作按其山川攷其

圖記所在為敵國集所在上注云一有而字下注

云一有自字敵國下有者字鑑亦有者字休養生息集

注云一作覆被休養乃日與滁人集注云一無乃

字四時之景集注云景一作美使民知所以安其

豐年之樂者鑑使民上有而字又安其作安此遂

書以名其亭云集鑑云俱作焉集本此下有云慶

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

陽修記歐公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傳不著年月攷

其左遷之由以諫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之不當

罷政府宰輔表事在慶歷五年歐公之作此記在

慶歷六年為治滁之明年則歐公以五年知滁州

矣慶歷丙戌東坡年纔十一其後不知何年書此

記年譜不載書記之事此碑又不署書記之年惟

滁州有坡書醉翁亭記為元祐六年十一月所書

据年譜是時到潁州任有祭歐陽文忠公文又有

十二月二日與歐陽叔弼季默夜坐記則其書此

記或與書醉翁亭記同時寰宇訪碑錄云豐樂亭

記蘇軾正書無年月明嘉靖間重刻在全椒正謂

此碑也與醉翁亭記之無年月者並列可知此記

初刻者必在滁州佚不可見嘉靖重刻時刪去年

月遂不能攷耳記云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

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

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宋史太祖紀顯德三年春

從征淮南南唐節度皇甫暉姚鳳家號十五萬塞

清流關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

直入手刃暉中腦并姚鳳擒之薛五代史周世宗

紀顯德三年二月壬申今上謂太奏破淮賊萬五

千人於清流山乘勝攻下滁州擒偽命江州節度

使充行營應援使皇甫暉常州團練使充應援都

監姚鳳以獻歐史最簡但云壬申克滁州注引王銍默記李景

聞世宗親至淮上而滁州其控扼且援壽州命大

將皇甫暉監軍姚鳳提兵十萬扼其地太祖以周

師數千與暉遇於清流關隘路周師大敗暉整全

師入憩滁州城下會翌日再出太祖兵聚關下且

虞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趙學究在村中教學

多智計太祖往訪之學究曰我有奇計今關下有

徑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之乃山之背也可

以直抵城下方值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

敗之後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

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可以得志太祖大喜且

命學究以指其路學究亦不辭而遣人前導即下

令誓師夜從小路行三軍踴馬浮西澗以迫城暉

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暉始聞之率親兵擾甲與太

祖巷戰三縱而三擒之遂下滁州據此則暉鳳就

擒之所亦略可見矣十國春秋皇甫暉傳注引史

纂左編云趙學究即普也又傳云暉見世宗後數

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後除人感暉意一日輒五

時鳴鐘以資薦暉云并附識於此

蔡安持靈巖詩

石高四尺七寸七分廣二尺八寸六分行行十字九字  
行書年月上空處有劉德亨題記四行行七字在長

清縣  
靈巖

四絕之中劇竅先山園宮殿鑲雲煙當年鶴馭歸何處

世上猶傳錫杖泉

元祐壬申十月中泚雖陽蔡安持資中題

北安劉德亭安禮携家之泗水任飯僧於此正隆二

年三月十有七日書

按長清縣靈巖寺有絕景亭為宋僧仁欽建景有

四曰羣峯獻秀曰甘泉漱玉曰松舟挺翠曰巖花

啼鳥見王在晉遊靈巖記即詩所謂四絕也長清

縣志載卓錫泉魏僧法定開創靈巖苦近菴乏水

遁謀於佛圖澄澄曰何地無水至一處曰此下有

甘泉以九環錫杖卓之得泉甘冽即詩所謂世上

猶傳錫杖泉也蔡安持宋史無傳壬申為元祐七

年此詩又見宋詩紀事引求古錄錄之亦不詳安

持事蹟

魯公仙跡記

碑高五尺一寸五分廣四尺十  
八分行行二十六字行書在費縣

魯公為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

宗問杞對曰真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懼服臣

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為賊憚則辱國紛紛之言豈足聽

陛下當自斷之無惑衆意德宗不能棄遂遣之人知公

不還矣親族餞于長樂坡公既飲乃躍上梁躑躅謂錢

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入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于羅浮山此行幾是歎次汜水悅遇陶笑謂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于賊賊平家人啓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之問曰子何所來賈人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託書達吾家許諾卽扎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冢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皆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曠發棺已空矣嗚呼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也希烈杞等賊耳賊之殺人有常刑公死且不朽又况仙耶元祐三年九月余遊吳興適觀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英氣仙骨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考史所載杞拜公于中書與對德宗之言姦人表裏無迂則公之仙復何疑焉公之大節紀載甚多而論次于林公之文爲備固已激忠義之頑風沮陰邪之羞魄至仙真事吾又以刻于碑陰以貽續仙傳者襄陽漫仕米徽記

米老爲魯公書碑陰卽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至碑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說亦新余以爲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予公以千古固無論

公之仙與不仙也庚子錦

此碑吳興掌故錄及歸安邑志皆云在湖州府學蓋

公嘗刺湖州故湖州宜有碑米元章遊吳興適睹郡

人新公之祠因得拜公之象而作是碑然吾友裘思

芹爲歸安令徧訪湖州並無此碑邵陽禧千峯云碑

在今山東顏廟魯公爲顏氏巨擘顏廟固應有碑然

元章記必非妄語意當時湖州亦有一石不知毀自

何年耳虛舟

按唐書顏真卿傳不詳里居但言爲顏師古五世

從孫而師古之祖之推自琅邪臨沂居關中遂爲

京兆萬年人此碑稱魯公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則

又不知何代之先塋也公於乾元二年拜浙西節

度使故吳興人爲公立祠宋史米芾傳敘其生平

宦蹟未嘗至浙不知何因而遊吳興據此記是因

吳興郡人新公之祠拜公像而作記則宜刻於湖

州今此搨本乃在費縣魯公祠內曹輔撰新廟記

之碑陰正碑建於元祐七年此碑無年月當亦七

年所刻據費縣志云真卿五世祖廟古居費縣東

朱滿村新廟記亦云顏文忠公有廟在琅邪之費

距縣治東北五十里曰諸滿村元祐六年縣令楊



君建言于州請新此廟其十一世孫安上者買地而徙置之廟成立碑而此記遂刻於碑陰其所由來不能詳矣

邵陽縣學記

碑高六尺三寸廣三尺八寸五分十八行行四十二字正書篆額在邵陽縣

同州邵陽縣學記

京兆王寔書并題額

邵陽邑小而僻有為者所不當至至者以謂不足為而不為也官事職業不可須頃怠者且廢不舉因循不急之務從可知元祐辛未有令來閱事先後緩急為紀綱法度以其序治之累月獄訟表農事勸號令行期會應邑用翕然稱治越明年理孔子祠為學舍以教養邑子弟且以來四方士而邑之人乃始相與疑曰令寔健矣而更迺奈何令李不願學克成堂室齋廡祭器什伯略具乃以書抵藉田令王寔仲弓求余為之記余曰令不迺矣夫學校者禮義政事之所自出古之為政者之所先務也未流之敝遂為不切於時而間有桀然自異於薄俗之中則彼不能者必忌而昧之曰是迺疎者不然俗吏邀名耳地大人眾且不免昧則一邑之小以是迺其令尚何惟然而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

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十室至小邑耳雖孔子不以小故無其人况不為孔子者乎惟不知所以學則雖大必廢而彼小者亦何足道且天下十室之積也老子曰小國寡民蓋小者易以道治而大者或道之所不載則治天下者在所積而已今天設官置吏布滿天下皆上之人所與治天下者也顧惟縣令為取親於民後世縣令官小無權而猥事擾之使不得行其胷中以與古人等於是縣令始賤可厭而士或俛仰為竊祿計至則數日代去別希其所欲雖或才智不肯苟簡慨然思有所作為而齟齬階級勢不得便或者凡庸操制要領而妨忌兼至黽勉聲氣求閱朝莫且恐弗暇奚暇求其所以治哉然則上之人蓋亦不可以不知也當使天下之士不鄙小官而為之縣令者有以自思曰是百里有民社足以為政曷可苟又曰令可暫也縣不可暫也上之人所以委以與我者為能治之耳必求所以治而不可暫則豈待簿書期會而已蓋將有以本教化美風俗善吾人以士君子之道然後出禮義舉政事而無不可者推一邑之小以達天下之大則其於為治也何有執謂知此而迺乎令不迺矣邑人其無疑令左宣德鄆河內李百祿祐之實余之友人云元祐癸酉正月庚寅陽武時彥記

主簿張价縣尉劉熙立石

按陝西通志邵陽縣學在縣治南宋元祐六年知縣李百祿建武陽張价有記据此碑云元祐辛未有令來闕事越明年理孔子祠為學舍辛未即元祐六年其時令初視事明年建學則七年也撰記者時彥乃通志不云時彥有記而云張价豈別有張价碑耶抑即時彥之誤也時彥史有傳云字邦美開封人碑云陽武舉進士第簽書頌昌判官入為祕書省正字累至集賢校理碑不署其官位文之略也記刻于癸酉為元祐八年令李百祿及書者王寔俱無攷

曹娥碑

碑高六尺六寸三分廣四尺四寸八分十八行行三十字行書在上虞縣

後漢會稽上虞孝女曹娥碑

上虞縣令度尚字博平 弟子耶郢淳字子禮撰

蔡邕題其碑陰云 黃絹幼婦外孫壘曰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末胄荒

沉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五月

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娥時年十四

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

父屍出以漢安迄于永嘉青龍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設

祭諫之詞曰 伊唯孝女睢睢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

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室家在治之陽大礼未施

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

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

或泊洲嶼或在中流或越湍瀨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

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動國都是以

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刻面引鏡勞耳用刀坐臺待

水抱柱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情何者大國防礼自脩

豈况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斷自雕越梁過宋比

之有殊哀此貞勵千載不渝嗚呼哀哉銘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于后土顯

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恨花落飄零早分葩艷

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為湘夫人時效髣髴以昭後

昆

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請耶充龍圖閣待制知越州

軍州事蔡十重書

江南東道越州上虞縣曹娥碑按夏侯會先地志云

餘姚縣有孝女曹娥父沂濤溺死娥年十四號哭入

水因抱父屍出而死縣令度尚使外生耶郢子禮為

碑文後蔡邕過讀碑乃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薑

曰此碑今在上虞縣水濱

太平寰宇記

北海曹娥真碑傳世甚少皆摹刻也此蔡下于元祐

間書頗得其神而精采勝之以其宋人弗貴也且石

在越迄今尚為完善此揭更蚤字更全尤覺奕奕射

人豈孝女之神常在山川間有志為書者則精英即

附助之邪

墨林快事

曹娥碑右軍北海皆曾一書子見查查捕陸其清家

有宋揚本查瘦塵肥不知其果出王李手否也而世

共寶之幾與隋珠和璧等此本近查而揚不甚舊或

曰真賞齋物也故附於真賞黃庭之末云

鐵函齋書跋

按後漢書列女傳曹娥會稽上虞人父盱能絃歌

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

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

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

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為立碑焉此語與碑小異碑

云能撫節按歌婆婆樂神婆婆謂跳舞非謂婆婆

神也碑云時迎伍君逆濤而上非迎婆婆神則碑

較傳為確漢安順帝年號度尚立碑之年碑云永

嘉青龍辛卯則拓本誤也永嘉為晉懷帝年號無

辛卯干支固無論矣據紹興府志所載碑文竟作

元嘉元年與傳合元嘉為後漢桓帝建元恰是辛

卯則此碑舊揭原是元嘉也立碑之歲距娥死後

九年碑題不云曹娥廟而銘詞則云歲數歷祀立

廟起墳是當時葬所有廟萬歷紹興府志曹娥廟

初屬上虞後改隸會稽在府城東九十二里今紹

興府志曹娥廟係下注云漢元嘉元年上虞長度

尚為石碑屬魏朗作碑文久之未就時尚弟子郗

鄆淳年二十聰明才膽而未知名乃令作之揮筆

輒就下載碑文互校惟銘朗至尚以示之朗大嘆

服蔡邕聞之來觀值夜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題曰

黃絹幼婦外孫薑白又曰三百年後碑當墜欲墜

不墜遇王叵後魏武帝見之謂楊修曰解否曰已

解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而喻乃令修

解之修曰黃絹色絲也幼婦少女也外孫女之子

也薑白受辛也蓋曰絕妙好辭帝曰吾亦意此但

有智無智較三十里此注大約本之會稽典錄而

詳略不同後漢書曹娥傳注引會稽典錄上虞長

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見尚

向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

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定未

則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

幼婦外孫董白然多可疑者度尚後漢書無傳固已紹興

府志既不列於名宦傳復不預於名宦祀何志乘

缺略也水經注云上虞縣有曹娥碑縣令度尚使

甥邯鄲子禮為碑文以彰孝烈太平寰宇記亦同是邯鄲

淳為度尚之甥而與言弟子者異邯鄲淳三國志

魏書附見王粲傳注引魏略一條不言度尚之甥

與弟子亦不言為度尚撰碑文故其事無攷揚修

後漢書附楊震傳不及黃絹幼婦云云又三國志

魏書附見陳思王植傳注亦不詳黃絹語即魏武

帝紀亦未見魏明見後漢書黨錮傳朗字少英會

稽上虞人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

報警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卻仲信學春

秋圖緯又詣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多

爭從之由辟司徒府累出為河內太守復徵為尚

書著書數篇號魏子亦未載其令長屬為碑文之

事又蔡邕傳但載其髡鉗徙朔方有還本郡慮卒

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

十二年於吳吳人有焦尾琴事注引張騰文士傳

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可

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而亦不載到上虞題碑事

以上諸書所載魏期係上虞縣吏宜為令長撰碑

然不久亡命從人受經則其能文亦當在亡命以

後既已亡命自不復到縣為令長撰文蔡邕在吳

又到會稽宜乎可以題碑然傳與注俱無明文其

他之無因者更無論矣攷邕之亡命吳會在光和

二年下距獻帝之世魏武與楊修解幼婦之時約

三十年按之于理碑在越魏武在洛其文何由得

經魏武之目且邕之亡命上距元嘉元年亦約三

十年若如府志注文并據後漢書李賢注所云蔡

邕夜闖手摸其文題字之語竟似碑文書刻甫就

邕聞而乘夜來觀以手摸文而讀之因題八字况

讀文尚用手摸安能題字此理之顯然者其周如

此府志絕不加辨證何耶邕生平從未嘗作隱語

且文辭與辭受自是二義邕既工書辨之必審不

可權宜而通用也說文辛部既有辭字云不受也

又有辭字云理辜也邕何必借辭為辭字種種疑

義從未經人論及因詳識之以質諸博識者紹興

府舊志載曹娥廟舊有王右軍書小字本新定吳

茂先嘗刻于廟中後為好事者取去今所存者四

本一為宋蔡卞書大字本一為明賴恩集李北海

書大字本一為明賴恩集李北海

書大字本一為明賴恩集李北海

書一為康熙間王作霖重摹右軍本一為近時所刻此本即蔡卞書大字本也刻于元祐八年正月蔡邕題其碑陰云云一行當卞所加或別本亦有之卞字元度京弟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從江寧府歷揚廣潤越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灑衣送之下與京同列姦臣傳而史于卞不掩其清然東都事略不載此事史或別有所本未足信也其在越能刻此碑以表孝女有足取者

宣仁后山陵採石記

碑連額高一丈五寸廣四尺一寸十九行行四十二字連額並正書在偃師縣永慶寺

宣仁聖烈皇后山陵採石之記

河南緱氏鎮之西南二十餘里有山嶺最高形如委粟俗号粟子嶺嶺之東北下有廟榜曰山神載在祀典而不知是山何名歷詢故老莫知其實按東漢和帝記稱永元十六季十一月己丑行幸緱氏登百岨山注云卽栢岨山也在洛州緱氏縣南又今緱氏之南二十里山名栢崖以此考之則粟子嶺諸山卽咎日所謂百岨者也 本朝列聖及 母后登遐例遣官採石于

山下崇奉 陵寢自乾興元年以來始有碑刻可考宣仁聖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寅上僊太史奏請以來歲二月七日 山陵復土 詔以 丞

相呂公爲之使安持受 命與如京使林元莊宅副

使交文炳同董役于緱山卽以其月癸卯開山凡取巨

細石一萬有畸而訖于十一月之壬午四十日而功畢

用石匠二千九百七十四人按故事鳩工十六萬五千

二十有六當用四千人期以兩月而京師匠者十無一

二餘悉取於諸路議者患其回遠不能以時至蓋開山

之日始有來者三百六十四人而已至十月四日纔得

一千二百九十九人逮逾月然后及二千九百七十四

人止以是數又十日而訖事餘悉遺之所省八萬九千

九功前此工不集上下憂之乃募作者能倍功卽賞之

優給其值於是人情忻然罔不悉心不待有司董戒程

督竭日力而後止故無逃者晨起爲糜粥煮藥時其食

飲而嚴禁其攘竊架竹引泉使無渴飢故少病者爲密

室南向以就天陽有病則遣官挾太醫診視相屬于途

不謹則嚴其罰故斃死者蓋自癸卯至壬午吏民兵匠

母慮五千餘人而無一人逃者以疾斃者二人而已橫逆者無有也噫何其幸也凡此數者皆 朝廷授以

成法故有司得以奉行而又數下

恩詔加賜吏

十蓋無虛月所以戒敕愛養無所不至是宜和氣浹洽

人不告勞方盛冬之時天氣晏溫雨雪不降以迄大事

有以見

天人相應昭示

聖心純孝傳諸

無窮之意下臣姑謹職事以紀歲月云其餘佐吏具列

于別石十一月九日左朝請郎試太僕卿兼權都水使

者都大提舉採石吳安持謹記

大將楊仲卿書

前

土冊官口永昌刻

億按碑在寺後殿之西宋吳安持都大提舉採石于

當時職事歲月詳記其巔末如此宣仁聖烈皇后上

仙記云詔以丞相呂公爲之使宋史哲宗本紀九月

甲申命呂大防爲山陵使是也禮志云四月一日葬

永厚陵紀云二月乙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

案之此記宣仁聖烈皇后以元祐癸酉九月三日戊

寅上仙太史奏請以來歲二月七日山陵復土然則

紀爲得實而如志所書四月蓋必其謬也記後云數

下恩詔加賜吏士蓋無虛日據紀十一月壬寅賜勞

修奉山陵兵士與此所記合然記亦有虛崇過爲無

實之詞攷是年冬十一月以雪寒振京城民饑自偃

師抵東京計里三百五十有餘不應節候頓異若以

記所謂盛冬之時天氣晏溫雨雪不降則其然豈其

然乎記又云佐吏具列于別石今沒不可見

偃師金石錄

游師雄玉泉院題名

石高一丈一尺五寸六分廣一丈

五寸五行行五字正書在華陰縣

陝西轉運副使游師雄元祐九年正月廿二日觀太華

三峯

右在山孫亭下字徑一尺五六寸景叔書莫大於此

關中金

石記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終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石

金石萃編卷一百四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宋 十九

蘇軾雪浪石盆銘

盆口闊二丈一尺四寸寬八寸  
橫題五十六字行書在定州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翻  
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  
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按雪浪石盆在定州學雪浪齋畿輔通志宋蘇軾

得石於恒山狀如雪浪鑿石為芙蓉盆盛之置於

學中因以名其齋東坡後集雪浪齋銘有引云予

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

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為大盆以盛

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蓋銘詞刻於盆

口而載入集中則并有此引也銘云四月辛酉紹

聖元東坡先生年譜元祐八年任端明侍讀二學

士尋出知定州註引紀年錄云十二月二十三日

到定州紹聖元年知定州落職惠州安置以十月

三日到惠州而不詳其離定州在何月據此銘則

四月尚在定州任也是月壬寅朔辛酉是二十日

昭陵圖記

碑連額高七尺四寸八分廣三尺五寸分作二截上  
記下圖記四十一行行十九字正書篆額在醴泉縣

唐太宗昭陵圖 肅宗建陵附

余觀自古帝王山陵奢侈厚葬莫若秦皇漢武工徒役

至六十萬天下稅賦三分之一奉陵寢秦陵繞高五十

丈茂陵十四丈而已固不若唐制之因山也昭陵之因

九嶷乾陵之因梁山泰陵之因金粟堆中峯特起上摩

煙霄岡阜環抱有龍蟠鳳翥之狀民力省而形勢雄何

秦漢之足道哉昔貞觀十八年太宗語侍臣曰漢家先

造山陵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煩費我深是之我看

九嶷山孤聳迥絕實有終焉之志乃詔先為此制務從

儉約九嶷山上足容一棺而已又慕漢之將相陪口自

今後功臣省戚各賜塋地一所至二十三年八月畢工

先葬文德皇后長孫氏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蕃僧之

形琢六駿之像以旌武功列於北闕規模宏大莫若昭

陵按陵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園記云在縣東二

十里蓋指舊醴泉縣而言之也其封內周圍一百二十

里下宮至陵十八里今已廢毀陪葬諸臣碑刻十七八  
九悲夫因語邑官命刊圖于太宗廟以廣其傳焉紹聖  
元年端午日武功游師雄景林題



陪葬諸臣一百六十五人 諸王蜀王愔已下七人

公主清河公主已下二十一人 妃嬪越國太妃燕

氏已下八人 宰相李勣已下一十三人 丞郎三

品戶部尚書唐儉已下五十三人 功臣大將軍尉

遲敬德已下六十四人內蕃將阿史那忠等九人

諸蕃君長貞觀中擒伏歸和者琢石肖形狀而刻其官

名凡十四人 突厥頡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咄

苾 突厥利可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 突

厥乙診泥執俟利苾可汗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

尔 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贊普 新羅樂浪

郡王金真德 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拔 勒豆可

汗慕容諾曷鉢 龜口王訶黎布失布失畢于闐信

焉耆王龍突騎支 高昌王右武衛將軍趙智勇

林邑王范頭利 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那順

太宗所乘六駿刻石於北闕之下

肅宗建陵 陪葬功臣尙父汾陽王郭子儀一人

縣尉張勺 主簿李亨

右宣德郎知醴泉縣事傅寤立石

唐太宗昭陵圖宋紹聖中直閣游公景叔所勒石也

置于太宗之廟直閣題詞于上閩人黃莘田有詩曰

際會風雲自古難始終恩禮美貞觀漢家多少韓彭

將不得銘旌一字看其語絕工予為錄之碑尾 銘琦亭集

攷昭陵陪葬例子孫願從其祖父者聽如姜遵為行

本之子行本在陪葬諸臣之例遵得從其父葬又陸

先妃葬于麟德中特請陪葬此皆在常例之外者故

諸家互有不同也惟是當時各家皆有穹碑夾以蒼

松翠柏巨槐長楊下宮寢殿與表裏山河其成形勢

一時君臣際會之隆號稱極盛自朱梁盜發而後再

歷千年金虎石麟淪沒榛莽不但基址荒蕪即金石

文字亦漸剝蝕無存余以乙未春季閱視涇陽龍洞

渠道出醴泉瞻拜元宮周覽封城因飭地方官重加

修葺並為釐正疆界建立碑亭庶使樵牧牛羊知所

禁避而遺徽先烈得以垂諸永久云 關中金石記

按此碑上記下圖圖今不錄記錄於右畢中丞沅

校刻長安志此圖與記附刻卷後內諸蕃君長十

四人而石刻所列祇十二人蓋誤合利苾可汗及

阿史那祚尔為一人又合真珠毗伽可汗及吐蕃

贊普為一人又合訶黎布失布失畢及于闐信為

一人誤分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拔勒豆可汗慕

容諾曷鉢為二人改正其誤方合十四人之數也

又案唐會要云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十四人列於昭陵司馬門內又案金石錄云諸降將名字乃仲容書以上諸條皆詳注於記中碑云茂陵十四丈而已據原本乃四十字之訛記作於紹聖元年端午日張舜民撰墓志元祐七年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九年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召赴闕除衛尉少卿改元紹聖在元祐九年四月癸丑其遷官丐郡尚在九年而作記以端午日則在改元以後故題紹聖元年其時將赴闕而猶在轉副使任也肅宗建陵亦在醴泉故附昭陵後

### 高陵重修縣學記

碑高八尺二寸二分廣三尺四寸十六行行三十七字正書在高陵縣

左承事郎知高陵縣事朱建并書

三代而上學校徧於鄉黨壯者以暇日弦歌肄業故士不涉義則輿臺笑之周衰道術蔽於申韓儒者亂於楊墨風俗寔久則生徒散而子衿歌學校廢而城闕聚嚴刑峻扑日施於前民之姦詐益滋而法亦莫能禁也高陵附長安古之斥縣今其俗彫弊民陋而朴介於涇渭之間者負河隈以爲姦齊民方且防虞戒寇之不暇孰

能治學校耶紹聖之初

天子以憲章繼述爲念

邑令朱公思欲奉承 聖化而新之始至推抑兼

并強梁者束手遠遁踰年政成境內安堵士人始欲向學而患無以居之會 運使張公按臨斯邑即以建

學爲請得錢二萬鳩工治材不督自勉浹月而功告畢闕廊宇相對十二楹面宣聖殿爲講堂各三間西廡東

向之間爲門三楹東其戶門之兩翼爲二齋中爲亭以限內外前墉後庑上楹下礎重簷疊砌丹楹墨牖松栢

櫺比四維如飛步以匝廊敞以宏闔奐然一新遠近輝映落成之初邑民大悅悉以謂非 運使張公資其

財令尹朱公致其力則吾民安得受賜耶觀漢唐文物之盛雖期門羽林悉能通經諸蕃子弟屢請入學夫學

者之性如泉源導之爲江河塞之爲汙池豈天之降才爾殊邪習使之然也吾徒被育德化非若武夫夷狄之

比亦當晚漢唐之烈以爲卑宜乎禮義以脩之間學以崇之期於致遠而後已無以衆人之所忽而自陋也則

令尹待吾邑之最厚者庶可以少伸矣柔嘉備貢邑佐無補於事猶得樂道其實而書之紹聖元年五月十一

日縣尉吳柔嘉記

刊者安永年

石門題名十八段

高二尺廣一尺六寸五分五  
行行六字正書在褒城縣

賈公直正之俞次臯伯謨歸成之何賁元素紹理乙

亥中春望同遊伯謨題

又高三尺四寸廣一尺五  
寸三行共十四字正書

楊達口口同遊崇寧乙酉閏月九日

又一行十  
字隸書

李峯魏拱之張應郊同來

又高二尺廣一尺四寸五分共七  
行行五字至七字不等正書

府從事文王恩邑令鮮于翔崇寧五年丙戌九月廿四

日遊

口口趙口口口庚寅侍 家舅令口口來

又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一尺  
六寸三行行十三字正書

郡丞潞國文罔脉堰役同邑尉舜都張海臨洮魏機東

嘉李燾淳熙丁未仲春十有三日來游

又高三尺八寸五分廣一尺四寸五分  
僅存三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

古耶張伯山閩中郭彥輔晉原樊子南長江趙仲成同

款石門淳熙己酉閏月拾下

又高三尺二分廣一尺七寸五  
行行七字至九字不等正書

慶元丙辰暮春止餘三日趙公茂朱口志張壽卿宋咏

口口公茂一子符拔同來觀漢刻口口于此

又高五尺一寸廣三尺五寸八行  
行十一字十二字不等行書

成都宋積之攝袞中令廣漢章以初彭城真公肅渭南

任子飛資中口口從訪之爲石門之遊口口口口上

觀玉益夷猶極口口口口口口口石門漢剌酌酒口

口而歸任明口章龍父子口口口口口口也慶元丁巳

夏四月十有下

又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五  
寸三分三行行六字正書

范甯任沂孫李揆慶元丁巳重陽後一日來游

又高三尺七寸六分廣一尺一寸  
七分僅存二行行九字正書

慶元戊午中春王還嗣范甯李師章郭拱因修下

又高五尺廣二尺五寸三  
行行八字左行正書

郭公緒張伸范子進郭中珪嘉定庚午清明前一日同

來

又高六尺二寸五分廣一尺  
一寸四行行十六字隸書

嘉定三年三月辛丑唐安鮮子申之少謨跡堰山河沂

麥水登石門幕客眉山史明誠父成都李廷允德文李

伯午澹叔普慈張汝嘉亭可全郡趙應龍辰父偕來

又橫廣二尺高一尺五寸五分五  
行行六字七字不等左行隸書

成都劉參希曾嘉定辛未春閏十有三日挈家後遊男

兼善口記同記喜待行

又高四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九寸四分七行行十五字隸書

紀國趙彥口口若眠堰脩祀事閩中口隆之景南普慈

劉炳光遠廣漢取吳謙叔新沔程口厚伯威左縣口口

之西村口繁彭順成季行潼川口巨濟口芬徠玩玉盆

口竹潭艤舟口雪步犖確登石門拂石口從容淪茗而

去口雪舊有亭須復規度云寶慶丙戌前發食五日

又高二尺三分廣一尺七寸三行行六字正書

曹濟之龐公異曹璋李稟紹之己丑發食日識

又高二尺四寸七分廣一尺二寸七分共四行行四字左行正書

郭仲辰辛未清明挈家來游 章復之來

又高三尺三寸廣一尺七寸二行行六字隸書

李炳文張孝升王敬仲范季味

又橫廣二尺五寸五分高二尺四寸二分四行行四字正書

宋之源李師章王譜來修山陰稷事

按石門在陝西漢中府褒城縣水經注褒水又東

南歷小石門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

永平中司隸校尉楊厥所開建和二年太中大夫

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此題名中有慶元

丙辰趙公茂等同來觀漢刻即指建和二年王升

所刻頌也司隸校尉楊孟文頌水經注又云褒水

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與

地紀勝云山河水即褒水出太白山有白玉盆在

水中大石光白其中可實五斗漢中府志云褒水

東岸有石自然如盆光潔如玉又堰界石在縣東

三里龍江中上石橫刻使府打量到下鑄石古界

從此石至南大宋乾道元年十一月初五日眉山

史可觀記下一石鑄制置大使司提修造張儀准

相命檄自嘉定三年至七年督責軍人董工治堰

嘉定七年二月記今此題名有慶元丁巳成都宋

積之等來遊觀玉盆即輿地紀勝所稱白玉盆也

又嘉定三年鮮于申之跡堰山河泝褒水登石門

又寶慶丙戌趙彥口等跡堰修祀事徠玩玉盆登

石門所謂跡堰即府志所稱之堰界石也蓋堰在

褒水中為水利之所重故界石鑄乾道元年及嘉

定七年二記此題名正當其時趙彥口題又有口

竹潭口雪步口雪舊有亭云云地名缺泐不可攷

矣題名共十八段綜計姓名可見者得五十九人

泐者不與焉其中見於史者有李燾一人傳稱燾

字仁甫眉州丹稜人題名作東嘉乾道八年直寶文閣

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淳熙改

元被召此後未嘗歷外任而以前亦未嘗官漢中  
不知與此李燾是一人否姑識之餘俱無攷

李行之題名

石高二尺七分廣一尺二寸五分  
三行行五字行書左行在扶風縣

洛陽李行之岐山劉唐口全觀紹聖二年四月望日

草堂寺詩刻二段

石高廣俱二尺七寸八行  
行十六字正書在郿縣

宿草堂寺

馳車晚叩古禪林喬木參天一徑深門外亂山連翠色

竹間流水漱清音幽懷暫喜來栖處高士遺蹤悉訪尋

誰會宗風當日意庭前蒼檜尚青陰

紹聖二年乙亥季秋月二十有二日京兆薛嗣昌九

宗題 住持賜紫僧紹利立石

石橫廣二尺七寸四分廣二尺二寸五分  
分十四行行十字十一字不等正書

詩四十字留題草堂逍遙寺

南幽從事權縣事李章上

羅什留真嗣重扉掩碧松鄰僧來紫閣遠送接圭峯雨

氣晴先潤庭陰午後濃依倫祖師意瘦倚一枝筇

百堅紹聖二年秋九月到宮奉祠 高觀神廟過道

遙寺主僧紹利出 先人中散昔權邑日留題今而

獲覽不勝悲悼恐歲月之久將遂湮沒謹刊於石男  
宣德郎知縣事百堅敬題

此紹聖中刻詩未甚越字亦平乃李百堅以子知其  
父所權之邑以數十年後觀其留題之章而刻之石

惟時衰違跡在存亡惻愾真如見之亦可悲可喜之  
奇也墨林快事

按薛嗣昌乃薛向之子紹彭之弟也傳稱其以吏  
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轉運副

使而不詳崇寧以前所歷何官此題在紹聖二年  
不署官位或未入仕時也李百堅亦以是年來知

鄂縣事見其父章之詩題而刻之惜父子俱無傳  
可攷

王公儀碑銘

碑高九尺七寸廣四尺六寸三  
十八行行七十四字正書篆額

宋故左中散大夫知涇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柱

國清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公神道

碑銘 并序

口口郎提舉利州路常平等事飛騎尉借緋王森撰

朝奉大夫都大管勾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兼

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權管勾秦鳳路經略安撫

口總管司并秦口公事上輕車都尉借紫宋構書

朝奉大夫充實文閣待 制汪原路經略安撫使兼

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上

柱國口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

忠篆額

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天下之

達德三智仁勇是也道之達者常由之路也德之達者

所以行之之與也智足以知之非仁無以守也仁足以

守之非勇不能行也是三口蓋常相須而成則不惑不

憂而至於無懼雖任之有輕重行之有近遠然各資其

道以盡其令故載於中庸而謂之達德中庸鮮克久矣

蓋未之見也今見於 王公其資道盡口而近於

達德者歟 公世為岷州長道白石人生天聖元

年二月十五日己酉曾祖珪祖維高皆以令望稱鄉里

蓋君子之富也父振尤能傾貲待士以教諸子故諸子

相繼而仕於朝遂累封官至司空而列三公之貴人以

為能知義方者矣 公即司空公之第六子也幼

而穎秀不為戲弄長而嚴整望之峭直曾未鬚亂以童

子舉被召口口口待傑然自立又中慶曆六年之詞科

調官之初掌京兆府典平縣之版籍府史以 公

尚少而易之嘗試以隱訟

公即與奪無滯也府

郭之民生產之序薄貧富之次第久不能口口口

公定之遂得大均之法有婦人者死而不明凡欲

掩壅而

公視其疑親以手捏而得巨釘入服其

神明而死者可無憾蓋始見乎明辨不惑勤郵物隱而

無勢利之憚也自茲入口口口數所蘊故所至有能名而

薦者亦交於公上矣移河中之河西令河西居府城下

庫有纒帛之失陷者長吏訐主庫吏則曰府僚上下均

口貸數獨河西令不預焉眾雖口而上官嘉之其清節

又始口於河西也不惟心服於人名公亦多叩其所以

為治之術用梅公摯七人薦改著作佐郎知鳳翔之岐

山縣三府之縣皆繁邑也五陵豪俠之風習染猶在由

公以束吏愛民之故不勞而政平訟理民到于今思之

其後子舍有過其邑者亦權呼喜曰

王公之子

也猶周人之思愛及甘棠古人曰況其子乎正謂是矣

其得民如此遷祕書丞就知渝州巴縣蠻族屢為邊患

舊每議事必嚴武備

公至則一以常禮會于境

上宣諭

朝廷恩信衷心感服縣多大姓有杜

生者擅置官刑笞撻僕隸至死而郡胥受賄不直其訟

川峽風俗大率貧細無赴愬之地

公口禽賊吏

然後白守而推治之豪右欲迹非不畏彊禦不克至是遷太常博士通判耀州賜緋衣銀魚州有白渠歲起利夫以治之且盜水爭競或擲瓦礫以害邑官或至殺傷以起大獄 公董役口口省丁萬計而後無水訟

英宗皇帝入繼大統舊勞于外及其卽位

庶政勵口遂用 公爲御史推直官委决留獄多

稱明允加屯田都官皆外郎也 神廟登極

再加口方員外郎遷屯田郎中謀殺從按問自阿雲謀

夫始會 公首當詳定則曰法無許從之文出知

商州州居山百貨叢委往時爲吏者或多半漁於下且

圭田無藝 公則一切蠲滅之官吏亦縮手不敢

取自邑至郡皆典學校轉都官郎中求領南都之御史

臺改除知池州轉職方郎中知口元府會盧南用師慎

選守臣 迺以 公知資州兼梓夔兩路兵馬事止

造舟之役以惜民力供饋不乏而下不知擾去有遺愛

咸頌建碑以紀在民之德先是兵馬事委武臣以

公之至迺復帶知遂州遷朝議大夫賜佩服金紫封

清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室 今上卽位加

中散大夫除知涇州用大臣 薦改除襄路轉運使施州

幸則殺降累劾不就 詔公按之得其情復旣以

有邊切乞薄其罪 口廷從之繼請便郡得鳳翔

府制撲繁劇庭無留訟加左中散大夫上柱國還 朝

除知邠州未替移知涇州方議置帥遽以告老聞命未

下而以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甲子終於官舍享

年七十一用九年三月十三日甲申葬于白石之西原

從先司空之兆禮也先娶李氏觀察使士衡之猶子贈

金城郡君次娶劉氏工部尙書渙之子贈和義郡君次

娶李氏中散大夫舜卿之子今封隴西郡君男子七人

嘉禮雄州防禦判官嘉謀通直郎嘉猷宣德郎嘉錫太

廟齋郎嘉問嘉言嘉瑞皆假承事郎女子四人長適承

議郎司馬元次適進士黃本道次適內殿承制姚宏次

適斯州法曹李敏思孫男八人儻假承務郎壽壽宗壽

知常三尙幼孫女十人長適主簿張潛餘皆在室惟王

氏世爲王者子孫之後其姓訖著散之天下而

公家世以貴高於西方惟西方之強稟金氣之義人多

尙武而 公家伯仲以文顯於 朝廷非

積行之後曷以蕃行盛大至 公而顯耀門戶如

此其光實 公識明而濟之以學性序而充之以

仁忠於國而孝於家利於人而愛於物其持身也以儉

其行己也以恭其勤足以幹事其清足以厲俗見義可

爲也則有不奪之志臨事而懼也則有不懈之心然且不競不絀孤直少與雖服賜三〇勳〇〇〇莫非按資循格而恬無躡等之榮故盤桓郡寄一爲路使而已復請麾無力小任重之虞有器博近用之歎此又樂天知命難進易退之高風也所以夙夜在公施設注措者詎可一二爲 公道亦見於誌銘者此不復書初

公爲商州方

朝廷患天下之事承平歲

久有偏而不起之處

主上慨然思欲振起

而鼎新之邇尊用儒術曠然大變首差役之議推叢斂

之術使者相望交於道路責在郡縣專奉 新法

公於是時不比不異抹偏補弊歸於中道而已森亦

方以屬邑主簿事 公而屢委之以數邑之法故

一薦之又薦之寔受知於門下者爲韋序暨 公

捐涇州之館舍其諸孤以書抵余曰先子平生事業君

知之爲詳不孝無以答昊天願假忱詞以垂不朽余既

復書以慰且勉之曰古人有云孝子之親沒當求仁者

之粟以祀之夫祀時思也尙求粟於仁者况顯揚先烈

刻之堅石不求諸當世聞人則何以昭示前烈取信後

世重爲先府君羞敢以固辭又書見諉且遣其昆弟以

來曰當世前古固有名聞之士載於論譔然聞諸禮曰

無善而稱之是誣也伊欲昭示先烈取信後世莫若無愧於泉下則當求知者以紀其實故禮又曰有善而不

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今以雄州防禦推官郭拱

狀其行事編次本末不敢以片言隻字辱誣我先子且

於 格得之君蓋許我乎義不獲避則應之曰諾遂序

其本事表於隧而銘之曰 有宋達德君子

王公諱公儀字子嚴之碑銘曰

惟西方之鎮兮其山曰岷 惟少皞之氣兮是爲蕭辰

惟金神則義兮俗尙多武 惟王氏之子兮家聲富文

惟司空之教兮能大其後 惟上柱之生兮克材以秀

第循良之效兮著見于有勇之仁 無懸歎之聲兮

有愷悌之在民 我政兮如神 我澤兮如春 道之

遠兮任之宜重 器之博兮止於近用 爲上以德兮

爲下以恩 不在其身兮或在子孫 岷之山兮峻極

于天 岷之水兮涘泉如涘 豐碑道傍兮聊紀歲年

天淵可平兮名不愧乎永傳 紹聖三年歲次丙子五月庚寅朔十二日辛丑建

按王公儀世爲岷州長道白石人宋史地理志岷州屬熙河路長道縣熙寧七年自秦州來隸而無



白石字岷州今屬甘肅鞏昌府長道縣今改為禮縣屬秦州此碑撰者王森書者宋構史俱無傳篆

額者呂大忠字進伯大防之弟傳稱其紹聖二年

加賈文閣直學士知渭州此碑結銜充寶文閣待

制碑刻於三年故不同也公儀亦無傳碑文稍冗

泛但叙其辨冤獄有婦人死而不明視其髮得巨

釘人服其神明死者無憾此一事差足採也碑書

臣字俱小字旁注初見于此又叙其生年月日及

女子之嫁者詳其婿家皆從前碑銘所略者又諱

字不書文內特於叙末銘前別為銘曰有宋達德

君子王公諱公儀字子嚴之碑此例亦他碑所無

關山雪月詩

石橫廣三尺八寸高三尺六寸五分十四行行十五字行書在隴州大佛寺

成都宋構承之紹聖丙子歲按部過隴山偶題以補

樂府之闕

關山月關山月千里寒光射冰雪一聲羌笳裂青雲隴

上行人腸斷絕腸斷絕兮將奈何為君把酒問常娥冰

輪桂魄圓時少應似人間離別多

右關山月

裏高低都一色日高融液流車轍凍作堅冰敲不裂早晚春風動地來消盡寒威百花發

右關山雪

監郡扶亭王希聲器之

郡守河南韓渥承之立石

右關山月關山雪詩題云成都宋構承之紹聖丙子

歲按部過隴山偶題按宋史不立構傳而東坡集有

送宋構朝散知彭州迎待二親詩施元之注宋彭州

名構紹聖間為金部員外郎是時都大提舉川茶事

陸師閔移漕陝西謀代之者曾子宣李邦直僉曰宋

某可遂使權都大管勾致熙寧中設成都茶司其後

改名都大提舉茶馬司凡市馬於蕃夷以茶易之此

刻於紹聖間構雖管勾川茶而市易常於秦隴故有

披部隴山語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蘇氏墓誌

石高四尺廣三尺八寸八分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江寧府祈澤寺

宋仁壽縣君蘇氏墓誌銘并序  
承議郎句當亳州明道宮劉次莊撰并書  
次莊少時先人遇客名儒必奉卮酒接慇懃講儒學事  
列次莊昆弟侍莫得萬一教訓其中故湖北轉運使秘

閣校理趙大夫公揚於次莊葦室獎飭誨勵後公迎婦廣西往來道長沙益爲曲折熙寧中公通判潭州次莊爲屬縣尉公諭次莊士當自奮振即教上書

天子因召見留中都紹聖四年次莊來居陳公之夫

人仁壽君適卒於陳之項城其子將護 夫人之哀耐

青龍山校理之墓論誤次莊職也謹誌而銘之

廣西轉運使贈禮部侍郎蘇公安世慶羅中以三司戶

部判官治歐陽脩冤獄白備無罪以此名聞天下丞相

王文公嘗誌其墓曰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

夫人其季女也少喜誦詩書黃老之言趙氏名族及

歸以敬肅範儀其家兒女子稍長校理與夫人共訓導

使學不得怠弛趙疎戚有女失怙恃 夫人取之養育

迨笄爲具資嫁表姪梁傳無所倚仗與之娶致貧緣得

祿交趾陷邕州禪將死其妻脫身丐食北走至邵陵

夫人厚撫遺翼送千里還其家太原郡君王氏其子敗

官客商水乏食歲時爲賑活平生囊無餘資槩以此存

守吐納鍊氣服餌之術 夫人悉曉通之晚復究明性

相寐城之理紹聖四年十月十四日將奄棄疊足屈指

若釋氏結印狀神色凝芝後七日家乃敢殮子三人岫

德順軍司法暴軍囂朝城令岫項城尉女三人適長社

尉毛球宣德郎知長安縣陳祐通直郎知邵州張諤云  
銘曰

蘇世武功 裔于蠶叢 蜀亡其東 有顯秩宗 迺

生淑女 峻厥軌度 囊解不儲 職施之故 宅彼

高崗 雲木蒼蒼 以永其歲 莫窒其光

右仁壽縣君蘇氏墓誌湖北轉運使祕閣校理趙揚

揚字不全之妻廣西轉運使贈禮部侍郎蘇安世之女也

慶歷中歐陽永世以孤甥事爲言者所訐安世爲三

司戶部判官直其寃以是知名而史不爲立傳王荆

公爲安世墓誌云女子五人其適單州魚臺縣尉江

山趙揚者卽仁壽君也劉次莊元祐中御史嘗模刻

閣帖於臨江軍又爲釋文十卷行世顧其書世不多

見此誌特完好文與書法皆可觀在江寧城外所澤

寺壁間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蘇氏爲趙揚之妻揚爲抃之弟史無傳抃有二

弟一曰抗一曰揚皇祐間抃爲江源令縣有江綜

治廨北來園亭堦廡間環迴旋繞公暇事休抃與

抗揚坐東軒樂然盤桓引流聯句抃爲序并詩並

見名勝志揚三子岫嶧岬書譜引陳田夫南岳總

勝集載趙岬徽宗時人移建本命碑大觀二年三

月通直郎權潭州通判兼軍州事趙岍文并書此碑作於紹聖四年岍初官項城尉也此文先叙次莊與揚交涉始末於前然後別起爲誌銘之序而系以銘詞亦與他誌別

游師雄墓誌

石高廣俱四尺九寸一分六分八行行六十七字正書在長安

宋故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州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兼提舉商璠等州兵馬巡檢公事飛騎尉賜緋魚袋借紫游公墓誌銘

朝請郎直祕閣知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荆湖南路安撫充本路兵馬鈐轄驍騎尉賜紫金魚袋張舜民撰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權知秦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兼權發遣秦鳳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公事騎都尉賜紫金魚袋邵劼書

端明殿學士中散大夫充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渭州軍州事管內勸農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章彙篆蓋

公諱師雄字景琳姓游氏世居京兆之武功曾祖永清祖裕皆潛德不仕考光濟始爲大理寺丞贈朝請郎公

爲兒時不妄戲咲聞弦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習握筆爲詩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也學益自刻勵蚤暮不休全舍生始多少之已而攷行試藝屢居上列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游益得其奧由是名振一時豪俊皆慕與之交宿望舊德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儀州司戶叅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從而新之士皆就業其後登科者繼踵丞相范公爲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識與不識爭薦其能忠獻魏公在長安遣公督芻糧築熙寧寨及使相視乘燹會胡盧河定西三川之地復中利病魏公愛其才蔡挺師涇原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時初議役法常平司以公相度秦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朝廷下陝西役法悉用其說韓康公爲宜撫委公同提舉常平劉瑋往鄜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瑋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過緩平寨地逼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它道已而謀者至言西夏嘗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機事瑋驚日向非公墮於虜矣趙高師延安以公權管句機宜文字夏人將擾邊時鄜延之兵與戰具悉爲保安囉兀二將所分據自延州龍安以北諸寨無屯備尚

患之公爲謀義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寇夏人聞其有備迺引兵入麟州巖荒堆三泉而歸韓康公嘗遣公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市公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陷賊中囉兀終棄而不用丁母艱服除充郿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復從趙高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溢壞永寧關寧和橋商賈道絕河東之粟不入於郿延有詔治橋甚急議者謂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往經度兩月而成人皆服其神速時旱甚尙委公以行諸壘振貸公使弓箭手漢蕃戶磨鎧運石浚溝完壁計口而授糧人無殍亡邊備因之以固八年王師征安南趙高爲宣撫招討副使首辟公舍于同文館高方迫奏稟不暇省文檄皆倚公以辨王詔爲樞密副使謂高曰幕中得士良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憂有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可

當公事軍駐靈武餽餉之計公力爲多陞忠武軍節度推官充涇原路經制司勾當公事未幾以疾辭歸趙高帥慶陽再辟公管勾機宜文字環慶當用兵之後扶傷補弊師壯民安皆公之贊畫高移延安范永相代之留辟事無巨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主簿朝廷以夏人久爲邊患思有以懷來欲以四寨歸之未決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問之公曰四寨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夏人者也上當守而勿失奈何輕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啓蠻夷無厭之求四寨旣于瀘南荆粵如有請者亦將予之乎非特此也若燕人遣一介之使奉只赤之書求關南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以爲恥安有以天下之疆盛而棄地以悅夷狄者哉因進分疆語錄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夷其地而不有侮侵加前二年春選軍器監丞夏四月吐蕃寇邊其酋長鬼章青宜結素號桀黠熙寧中陷河州踰白城殺主將景思立者也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乘間脅屬羗結夏賊爲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患之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僉以公行公奏以謂奉使絕塞兵謀軍勢間不容髮俟中覆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

疆之事 上允其請許以便宜從事公既至諜知西夏

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

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公將先漢以制之告於熙

師劉舜卿舜卿曰彼眾我寡奈何公曰在謀不在眾關

智不關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儻不濟焉願為首戮議

三夕而後從之廼分兵為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六通宗

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宋城斲黃河飛橋青唐十萬

之眾不得渡種詎將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

人斬首一千七百級餘眾奔潰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為

之不流遺鎧仗芻糧數万於是奏捷曰臣聞憐天威震

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授策而弗謝輒陰援吐蕃

鬼章結黨搆姦欲為邊患臣與宋師合謀將義兵行天

誅賴 陛下聖神陷陳克敵斬獲以万計生擒元惡係

送 北關下殫戮尸棄街蠻夷邸間以示万里書奏百

寮班賀遣使告 裕陵 朝廷欲厚賞公而言者謂邀

功生事必開邊隙甚則欲坐以擅興遂薄其賞止遷奉

議郎賜緋先是青唐酋長來告主帥曰董璫死阿里骨

祕不葬喪許以為嗣當立請封於 朝廷已而復殺董

璫妻心牟氏囚温溪心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

兵問罪於境上當煞阿里骨以獻願立董璫之後以安

國人主帥未納公方使而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以利

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青唐城依府州折氏世

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會鬼章就禽其事遂

寢出為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首與庠序過田里則

親勸農乘新驛傳四十餘區輪奐之美甲於天下自周

秦已來古迹之埋沒者皆表之以示往來鑿故關山道

為坦途便熙秦之飛輓長安之北涇陽櫟陽沃壤千里

而水不浸灌公教民浚溝洫引涇渭之流於是溉田數

千頃自陝以西水利之興者復万餘頃民賴其惠熙河

地不種粟粟由它道往者常高其直而後售而馬亦病

於無草公以粟與農具給漢蕃口民而教以耕種之法

不數年所收富於內地又課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

公私材用皆取足焉五年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

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授以唐張說獄箴

使置之坐右朝夕省觀盡心於聽訊買書以給學者開

大散關路利巴蜀之行人自 朝廷棄四寨之後熙河

與夏人分疆至是未决命公往視之具利害以聞由是

形勢之地皆為我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河殺掠

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托土為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

以和戎為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

還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複嶺爲之限障犬羊之勢  
得以潛窺而輕安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州定  
遠城東抵通遠軍之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汝遮納迷  
結珠龍三寨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使寇至而不  
可犯此邊防無窮之利也既入不報公又論士民之親  
死而不葬寓骨於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  
以禁之其貧而死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閑田以聚葬  
如周官墓大夫之法又言州郡奏疑獄下其案於刑部  
大理寺往往歷歲時而不降淹獄緩刑宜有以普之又  
上役法廿條 朝廷多行其說七年占拜祠部員外郎  
言天下祠廟多類繁春秋薦享牲瘠酒滯非所以敬鬼  
神嚴祭祀也願申戒州縣改工部員外郎郎延闕師  
上欲用公湘延和殿諭宰執 上三問不荅既而對以  
資淺姑再使以待之迺除公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  
使同列欲變民租爲錢意在收羨餘以獻公面折之曰  
五路宿兵以待餉反令輸錢錢可食乎借若斂藏盈積  
而倉廩空虛邊陲有警師徒霧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  
無以應內州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爲病公爲奏曰  
在昔邊土不耕仰粟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沿邊之粟  
既多糴之軍食自足宜令內州稅戶隨斗升計地里輸

脚乘錢以免支移之勞既可以休民力又可以佐邊用  
公私便之九年遷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 旨  
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乃占赴 闕 上謂輔臣  
曰有自西方來者言游師雄已安旦夕當至矣輔臣初  
皆不知及將 陛見班當第四 御筆陸班第一既賜  
對 上顧謂曰知卿所苦已安殊可喜也公方謝 上  
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恨賞太薄耳公對曰平黠羌  
執醜虜皆上稟 膺筭臣何力之有焉叨被寵光實已  
過其分矣但當時將士奮命力闢而其勞未錄此爲可  
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中嘗議築汝遮等寨 上皆  
然之復面諭公將付以邊闕公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  
上數問公邊防利害公卽具慶靈以來邊臣措置之  
感否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扞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  
上進曰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補以公知邠州  
未幾改守河中府時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卽大雨民皆  
歡譁又自中條山下立渠堰引蒼陵谷水注之城中人  
賴其利三年春遷直龍圖閣權知秦州兼權發遣秦鳳  
路經略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被  
旨攝師熙河時夏賊寇延州塞門寨諸路皆屯將兵  
於境上以防不虞久而衰罷公至則命解嚴徹備以休

士率已而虜亦不犯人皆服其持重西鄙自破洮州之

後如于闐大食拂林遼黎等國貢奉般次道常不絕

朝廷憚於供養抑留於熙河限二歲一進公奏曰夷狄

慕義万里而至此太平之盛事漢唐欲之而不得者今

抑之使不即朝於闕下恐非所以來遠人也 朝廷遣

從之於是異國之使接踵於中都焉夏五月 朝廷遣

使與熙河汪原秦鳳之師合謀以制夏國使者銳於成

功意在討擊公以謂宜且進築城壘以爲藩衛席卷之

師未可輕舉因上疏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

以迫公公度不可其事迺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命

還秦再求內郡移公知陝州其後使者悟攻取之難本

用修築之議如建汝遮秦金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四

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霑霈境內獨

豐民無流徙而旁郡飢殍相枕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

兵民繁夥使傳旁午爲守者憚之公撫治有經應接多

暇不見其勞擾居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

諸生七月六日以疾卒於治享年六十公初寢疾有星

殞于州宅思邵堂下光焰炯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

公娶張氏承務郎程之女封仁壽縣君賢淑有婦道先

公六年卒子八人靖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管勾書寫

秦鳳路機宜文字並議苻疎皆舉進士端翊部奴早夭

女一人適前蔡州遂平縣尉李圭孫男四人孫女一人

尚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京兆府武功縣西原鳳凰

岡之先塋以仁壽夫人附焉公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

卷藏於家公幼喪母東陽縣太君習氏惇然悲啼人不

忍視及事繼母江陵縣太君楊氏尤以孝行著於里中

嘗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旣孰喪毀瘠過制朝請君歿

于延安公被髮徒跣躬負其親而歸行路爲之傷惻友

愛其弟師韓甚篤嘗遇 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

韓爲請 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不喜聚貨財廣田

宅爲子孫計獨以嗣給親舊爲心族人無以贖死無

以葬者皆公是賴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官二十餘年

率常在邊塞其蕃漢情僞將佐才否以至熟羌生畧住

坐山川險易種落族姓靡不周知拊循勞問下逮孩幼

故遠蕃之人莫不懷附及攝鎮洮羌人歡呼爭迎於境

上比其去漢蕃士平泣訴于走馬承受曰爲我聞 朝

廷使公且留此所至民尤愛戴其歿也陝民踴勸如喪

其所親而蒲人之哭莫者相屬於路羌酋邊率舊將故

吏多繪公之像而事之者其後于闐之使人貢必過公

之墓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敦文不事邊幅肅

然莫窺其涯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毅然正色辭勁而不撓雖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忍懼而公言益奮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度量風槩瑰奇卓絕如是而不得盡所蘊焉可不為惜哉銘曰

游本姬姓吉興于鄭元魏靖侯儒風聿修修修千禩典刑孰繼疑生快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其武伊何矢謀于軍書勞實多在昔熙寧鬼章方命先帝不誅以待

嗣聖 嗣聖繼明公初請纓指蹤將士機發

雷霆既被洮州仍執醜虜告慶 廟陵百寮蹈舞窮髮

鬼區誓我 皇武桓桓奇功焜燿海寓乘輅關隴剖竹

蒲幽省曹卿寺出入拖紳忠以利國仁以愛民其所施

設同風古人懔彼夏羌屢誓西境公提將符嶽立山挺

忽從一邦志不獲湧乃令犬羊向保要頸大勳不遂非

公獨然廉頗去趙樂毅離燕惟有令名炯如星懸刻銘

幽宮萬世哀焉

京兆安民安敏姚文安延年撰刻

仲恭從學于蔡魯公京京教仲恭學沈傳師遂自名家

鐵圃山叢談

仲恭書秀有餘而老不足姑溪集

游公表章古蹟自周秦以及唐無不有題識至今尙存焉志亦云然志多與史合蓋修史時采志語入也志張舜民撰頗盡闡揚之致書者邵飭清園秀勁大足名家所可恨者傷佻耳其書只尺作尺赤亦與尺通楊用修以尺牘爲赤牘本之禽經雉上有丈鷄上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丈二赤平寺碑云高二丈八赤而疑其隱僻欲改作尺據此志則宋已多用之非僻也石墨 鐫華

游先生墓志雖言與橫渠游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

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飭其篆則章公案

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鐫工人爲安民尤可珍予

方修宋儒學案得之爲之喜而加食結詩字集

右游師雄墓誌題云宋故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知陝

州軍府陝州稱軍府不云軍州者陝爲大都督府故

也文獻通攷大中祥符六年詔龍圖閣學士直學士

結銜在本官之上此碑惟章案以學士結銜在散官

上師雄舜民餼皆直閣故結銜在下宋史職官志安

撫總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或曾歷

侍從乃得之品卑者止稱主管某路安撫司公事案

以侍從故得充經略安撫使餼但稱權發遣安撫使



公事亦不正授之稱也。潭秦渭三州守臣並帶安撫使。舜民餼以知州而兼安撫。系以安撫使而兼知州。

結銜前後互異亦正授不正授之分也。潘研室金石文跋尾

師雄橫渠弟子治平元年舉進士為儀州司曹參軍。

自治平迄元祐二十餘年皆在邊帥幕府始因范忠

宣薦韓魏公委督築熙寧寨糧餉後歷蔡挺韓絳劉

瑋趙高諸幕而在高幕最久元祐以後屢經遷轉十

餘年始徙知陝州而公已歿矣神哲二宗知之未為

不深也而卒不得大用此議者所以有用不盡才之

恨歎宋史西夏傳載秉常嗣國後二十年中凡屬戰

守之事得失具見合此志攷之大略出之師雄者居

多。余集陝省金石目錄見晉遺筆跡幾至廿種其才

略風概瑰偉卓犖宋世少其儔匹採錄之餘令人企

慕久之。關中金石記

按此誌石方廣約五尺文約四千字宋人墓誌之

制寬廣而繁冗如此撰者張舜民傳載字芸叟邠

州人由通判虢州提點秦鳳刑獄台拜殿中侍御

史改金部員外郎進祕書少監使遼加直祕閣陝

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此文是知潭州時作也

書者邵餼書史會要稱其字仲泰丹陽人官至直

龍圖知蘇州工正行字體清勁此碑結銜知秦州當是知蘇州之前也篆者章彙傳載字質夫建州

浦城人累官江淮發運使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

命知渭州俘獲夏統軍鬼名阿埤西壽等哲宗為

御紫宸殿受賀累擢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

學士其篆蓋正在此時游師雄東都事畧宋史皆

有傳全採此誌有損無增事畧採之最簡惟云師

雄字景升與誌之作景叔者異是事畧訛也史傳

所採較詳而間有誤處如誌云鬼章又欲以別部

出熙州史誤作出熙河熙與河是二州是時吐蕃

欲改河州鬼章又欲出熙州不得云鬼章又欲出

熙河也誌云今蘭州距賊境一里史作距賊境一

舍一舍是三十里見左傳注史似以其過近而改

也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寨史作安遮權陝西轉

運副使史無副字及今捍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

史作六十事皆不能定其孰是孰非是就其被旨攝師熙河史

作熙州時熙河蘭岷岷路置經畧安撫使稱之曰熙

河帥隱括之詞不得單舉熙州也公有文集十卷

奏議二十卷傳既不載藝文志亦未見則史略也

傳載師雄事蹟多詳邊功而於善政槩不叙及如

誌云公論士民之親死而不葬，萬骨於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而死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閒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法，此則澤及枯骨之仁也。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霑霈，境內獨豐。此爲民請命之誠也。皆可爲守土法。豈宜槩削？又云：年十五入京兆，學入學二字始見於此。軍將行，聞父憂，有旨給告百日，復赴軍。此亦守制百日之始事。雖瑣細不可盡畧也。故爲拈出之。